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壯悔堂集

(中)

侯方域撰

商務印書館發行

壯 悔 堂 集

(中)

侯方域撰

國學基本叢書

壯悔堂文集卷五

傳

太常公家傳

王父太常公諱執蒲字以康先世大梁人後徙宋三歲母李夫人卒又三歲父贈侍郎公卒育於伯璠少從里學道經土神廟神夢其鄉父老曰侯公貴卿每過吾朝之起立幸爲遷之三夢父老不悟神乃告之

點綴妙

曰貴卿侯氏七歲孤兒也年二十一同兄執躬舉戊子孝廉提學使者長垣李化龍謂曰吾授生時

點綴

飲鬼漿能前知二子皆列卿然長者聯第次者當後十年公果以戊戌登進士科李騰芳者公之座主也

點綴

公既第數以文進騰芳輒揮不錄最後私問其小豎公意屬同門生誰豎言獨見官進士應震文則大喜耳公乃求應震爲文三騰芳三稱善旣而歎曰官生雖善文詞吾陰相之其人後必敗侯生器識當建大

點綴

節何其文之類官生也吾不復相天下士矣公筮仕寧津令清淨簡易能惠其俗嘗出過里塾諸生皆誦習公所爲文公笑曰吾幸登科第雅不善此吾同門生官君文乃可法也寧津生自是誦應震文而得第

者四。前此天荒者且百年矣。公既以文推應震。後同領言職。益親應震。一日私邀公曰。鄭貴妃方有寵。青宮未可知。吾與公陰擁戴之。不世功也。公大怒。叱出之。曰。若向以鄙夫患得失。文叨省解。名天下。今乃若

大節。

大節。

自道。又欲污我。自此遂與應震絕。公嘗論李相廷機清而戾。方相從哲陰而邪。不副平章望。不報。又論僧達觀假佛法。搆煽禁掖。詞臣陶望齡首倡拜跪。稱弟子。爲辱官。壞風俗。而孫鑣手持書卷。坐大司馬堂。屬邊事方棘。非濟變才。皆侃侃特立。不隨時變易云。先是朱相廢之未罷也。御史陳于廷三劾其姦。詔慰廣

大節。

而諭諫官勿復得言。衆皆懼伏。公獨力爭曰。廣實姦。于廷言是。乃用例出公於楚臬。公與高攀龍善。攀龍後爲都御史。言之冢宰趙南星。卽家起公爲太僕卿。楚人吳亮嗣者。黨于官應震。言公驟遷非例。南星曰。例所以待衆人。侯公大賢。亦用例耶。少宰陳于廷颺言。侯公去國無他。以言朱相廢。于廷乃先言者。侯公既不當遷。于廷當先罷。時攀龍、南星于廷皆天下重望。更推讓公。公暇時時其攀龍講學。魏廣微嫉之曰。此囂彊老者。東林之魁渠也。未幾遷太常卿。會當祭祀。中人魏忠賢欲代行禮。公知之。乃先期上言曰。天壇寅清之所。皇帝所對越以事上帝者也。今輒有宮奴闖豎。連行結隊。走馬射彈。狂遊嬉戲。不容禁止。臣

大節。

職典禮不敢不言。竊謂刑餘不宜近至尊。而況天神饗祀之地乎。宜下所司論治。忠賢見之大怒。公遂致

結起處。文情欲絕。

政歸。公至孝。事伯如父。贈侍郎公與李夫人歿後之五十一年。而公爲太常卿。子司徒公爲御史。司成公爲庶子。公會其族人於家廟曰。吾父之生也。苦無襦。歿無葬地。豈見有今日乎。乃聚其所得誥命。哭而焚之。家本戍籍。司徒公佐司馬將去之。公貽書曰。人盡以爲苦。如國家何。若吾獨以爲辱。如吾祖宗何。卒不易其籍焉。五子。長司徒公。次司成公。次忭。有文學。次恕。次慮。

數行點綴處。數行大節處。兩兩照映。愈間愈朴。文逼馬遷。恭士

司成公家傳

叔父司成公諱恪。字若木。年二十四登第。不肯仕。更讀書爲詩賦。三歲而方相國從哲賢之。以爲翰林院

簡中密。

庶吉士。然立朝論議。終不肯苟同。方相國公性寬厚長者。嗜飲酒。不事生產。常家居。其門下生董嗣謨。爲郡太守。宋致林一柱之徒。各宰其旁邑。迭請間。願有以爲公壽。公固閉閣不與通。日召其故人飲酒。故人稍稍有言及者。益拒卻之。更飲以酒。數歲以爲常。以故歷從官通顯矣。而析產不輒豐。公爲詩推杜甫。而

洛陽人王鐸者。後公舉進士。能爲詩。旣第。家貧甚。公更推薦之。鐸以此得入館。後卒。以詩名當世。自唐杜

段中回折作勢。

甫沒。大雅不作。至明乃復振。雖李夢陽。何景明。倡之。得鐸益顯。公之力也。天啓間。公爲編修。而宦者魏忠

一路俱朴而潔。

賢竊政。日殺僂士大夫不附己者。公心重楊漣。而與繆昌期友。漣指忠賢二十四罪。條上之。天子不能用。

反爲忠賢所害。昌期亦坐死。尋有言忠賢二十四罪章者。故昌期傳趣公代具藁。忠賢大怒。坐曲室中。深

念欲殺公。而其假子金吾將軍田爾耕。顧素知公。進曰。是人頗以詩賦謬名公卿間。而能書米芾書。翁必

無意曲赦之耶。忠賢仰視罽窻。日影移晷。不語良久。乃顧謂爾耕。兒試爲我招之。爾耕退詣公。話故舊。因

敘得精采。

佯言我之遊魏翁者。欲爲士大夫地也。非得己者。公大悅。呼酒與飲。輒慷慨指當世事。爾耕默不得語。居

數日。又詣公。則益爲款言。伺公嬉笑。飲酒酣。乃促膝附公耳言。公且以楊繆故重得罪。我爲公畫計。某月

日。乃吾魏翁誕辰。公自爲詩書之。言未得竟。公大怒。推案起。酒羹覆爾耕衣。上淋漓。爾耕低頭慙慙。已而

乃大發怒去。適南樂魏廣微者。亦忠賢之假子也。以大學士掌貢舉。而公爲其下校官。廣微心嚙公。公所

薦取士鄭友玄。宋致輒有意摧抑之。以語挾公。公力與爭曰。人生貴識大義。恪豈戀旦夕一官。負天下賢

才哉。語侵廣微。而忠賢里人子御史智鋌。廉知之。乃力劾公。罷官。忠賢積前恨。更矯傳上旨。奪所賜誥。而

實事點綴。然於三出二十三人字見姿。

令公養馬。公卽日脫朝冠。自杖策出長安南門。而其門下生二十三人者。追止於盧溝橋。共置酒觴。公

飲酣。遍顧二十三人者。曰。吾歸矣。幸無覲顏以羞諸生。諸生第識之。異日有言諸生爲好人者。乃吾弟子

就兩人一小結。

也。誠不願諸生爲好官。二十三人者皆泣下。而宋致終工部侍郎。仗節死。友玄以御史直諫謫。當世名公

爲知人。公旣歸。則益召其生平故人者。與痛飲。不事事。而里人鄧生者。妄人也。搆小釁。託公謂若乃養馬

密有力。

而我職弟子員。冠儒冠。公門下奴客。忿欲歐鄧生。公大笑。悉召之。與飲皆醉。鄧生乃免。當是時。忠賢實欲

殺公不已。會誅死。而公復起爲庶子。鄧生大懼。更詣公。汗浹背。前匍匐謝。公又大笑。掖起之。徐飲以酒。一

無所問。鄧生亦醉。公爲人和易有容。不修苛節。見人無貴賤。皆與飲酒。然遇有所不韙者。輒義形於色。屹

不可奪。以庶子遷爲南雍祭酒。大學諸生聞之。曰。是故與南樂相爭。鄭友玄。宋致者耶。願入成均。近萬人

明興三百年。未之有也。滿歲。以病請歸。公生平善爲詩。每賦詩。輒飲。而前後慮天下事。有不當意。則又感

撮大處一復。不惟天下關係公。

憤。日夜縱飲。久之積病。竟以卒。年四十三。天下皆以公有宰相器。深痛惜之。當崇禎二年。公之爲庶子也。

之節概。卽一篇回合得體。

職記注有浙人溫體仁者。揣天子意。自爲書。訟言羣臣朋黨。得召對。對時體仁鈎挑詬誶。數睨望顏色。伏叩頭爲側媚曲謹狀。天子大悅。趣立以爲相。公跪墀下。纖悉疏其醜而出。颺言於朝。體仁病之。數曲懇公。願稍得改易。公固不肯。而謂人曰。體仁之奸。過李林甫。而僞強介若盧杞。果執政。天下且亂。吾所以颺言者。冀天子神明。一聞而感悟耳。體仁聞。恐。遂言之。乃出公於南京云。初。文相國震孟爲吳門孝廉。年五十餘。老矣。以書謁公於史館。公一見稱之曰。子慎自愛。終當輔天子。子必勉之。其後十餘歲。震孟與體仁同執政。以爭諫臣許譽卿事。不勝去。而體仁終相位者八年。卒亂天下焉。公著遂園詩二十卷。李自成破宋子方岳。從賊中搜得之。負以過河。公六子。方鎮。方岳。方巖。方聞。方隆。方新。而方鎮城破死。有才名。別傳。

次第生平直敘。而每事穿插照應。極密極老。敘法甚潔。卻以飲酒在在點綴作煙波。見文有餘地。恭士

賈生傳

賈生名開宗。商邱人也。少落拓不羈。十四歲。從其師學。師故儒者。喜繩墨。賈生慕司馬相如之爲人。學擊劍鼓琴。嗜遠遊。師以弗類已。誚之。賈生固謂我非儒。奈何以儒者責我。卽日除弟子籍。更去與里中少年。

傾生勳

伍間讀書爲文詞。干謁當世舉茂才弟一。是時賈生年二十餘。益負才不事生人產業。破家葬其妻。陳騰鳳來校士。寓意郡太守。欲賈生充餼縣官。賈生曰。我當不日爲卿相。何至謀升斗。卻不就。日共郡人張渭等約汗漫遊。傲阮嗣宗。縱飲六十日。白晝射箭。中夜擊鼓。宋俗上元夜張燈飲酒。賈生率其徒服尨衣。駕

生動

鹿車疾馳百餘里。漏下三鼓。抵睢陽。司氏者。睢陽巨族也。張銀瓢容酒數斗。約能勝飲者持瓢去。羣少皆醉臥。窘甚。賈生忽叱咤登階。舉滿一飲。卽擲瓢付奴持之。不通姓名。坐賓駭散。久之。賈生貧益甚。盛夏。服短褐。不完。過市。兒童隨笑之。賈生活歌不輟。會太原孫傳庭調商邱令。知賈生。下車引見。日往謁。爲計贖

寫出賈生本領。

財。復田舍。閱數歲。東平侯劉澤清開府淮陰。奏除翰林院孔目。掌其軍書記。賈生察其異趣。不肯就。澤清跋扈。內挾權相。嘗衣白衣從軍。因事調護。乙酉。澤清自海道來降。賈生乃辭歸里。凡七應舉。不第。作長歌云。自從廿載落魄餘。不信天上有奎宿。因大悟。盡焚其素所讀書。閉戶揣摩十餘年。馳驚于先達師說。十餘年。最後而冥坐窮思。與侯方域。徐作肅。往復辯論。又幾十年。卒軌於正。天下以純儒稱之。旣老。更追憶少遊京洛。集所聞見。述帝都君德相術三篇。走秦岱。觀日出處。述山靈地勢二篇。已買舟金陵。泛吳越。歸

本領

而星象占緯兵食圖籍各有論說。大概其學術行業。恢奇澆蕩。適於致用。然欲以輟迹求之。又不得也。常與侯方鎮、方域爲忘形之友。張渭、徐隣、唐、吳伯裔、伯胤、徐作霖、作肅、宋犖、爲文酒之友。張翮、沈譽、釋頂日、乘闕爲方外之友。又自稱爲野鹿居士。

侯方域曰。以余觀賈生。所謂羊質善變。每變必趨上者耶。抑依隱曼世。所稱大人先生者歟。少年類邯鄲伎。而後乃大雅卓爾。嗚乎。彼終身守一衆矣。倘非其與道屈伸。亦焉能知之哉。

行文潔而宕。恭士

吳伯裔伯胤傳

吳伯裔者。少貧。育於舅劉格。格長者。嘗舉孝廉。家饒於財。數推與伯裔千金。以此得讀書。交遊天下賢豪。

入伯胤。

從裔出胤。從胤轉裔。及兩劉氏。

伯裔淹通古今。高自稱許。夷然不屑也。弟伯胤。少裔八歲。而讀書與裔等。郡人劉瀚。格之族父也。嘗聞格

皆姿態。

又從胤出裔。

言。二子當富貴。乃以其孫女妻伯胤。而盡以其財產贈之。伯胤之妻亦賢。輒出私財。佐酒食費。而勸胤從伯氏學。胤早舉明經。爲鄉進士。而伯裔淹蹇。後丙子。伯裔乃舉孝廉。胤亦迄不第。伯裔爲人。沉練英博。慄

慨負大志。論者以其出處在郭泰、皇甫規之間，爲文章原本經術，歸於大家。嘗簡忽其時人，人以此憚焉。其實憐才好，獎引文士，見人有一言善者，未嘗忘也。伯胤風流文雅，美鬚眉，善書，生平事裔如父，其學亦皆裔教之。惟爲詩稍輕，不及裔。其餘制作，溫澁悉中矩度，皆不及見用。以城破死，而其父年七十餘，兩目

鏡得慘淡嗚咽。

皆盲，願獨在。賊去後，伯裔婦程氏嘗使人僞爲裔胤狀，立於父前，父輒以手摩之而喜。旣乃審其妄，坐土坑上，搏膺而呼曰：「裔胤皆何往乎？老人安歸乎？」哭大痛而無淚，不絕聲三日，亦以死。程氏自乞木爲棺而葬之。後其家求裔胤之死處，卒不得。而賈開宗曰：「有孔尙達者，裔之同年生也。嘗從闖賊，見伯裔死時，以

得昌黎中丞傳之體。

目視尙達不語，其色不撓。而程山人自云：「城破時，見兩賊以伯胤爲官，繫而牽之。伯胤抗聲言：『奴乃以我爲官，我卽非官。豈從汝賊耶？』二賊更嬉笑諧謔，疾驅之去。噫，可哀也。裔字讓伯，胤字延仲，後皆與徐作霖同贈官。」

徐作霖張渭傳

出張渭奇。

徐作霖者，有雋才，少不得志於有司，以入貲爲諸生。張渭曰：「朝廷歲一大縣補生徒百人，小者亦四五十

人每歲取天下之士。且逾萬數。而作霖以貨入。豈不異哉。張渭者。慕徐渭之爲人。因名渭。自謂狂生。人亦

又正提張渭一句。

宕。

狂之。使酒難近。獨推作霖。作霖短小精悍。高辭盛氣。遇人皆以奴蓄之。顧謂渭善也。渭鬚繞其面。髮毵毵

淨練有神采。

然。又騎馬折其左臂。常蹠曲。類世之兒童戲繪以爲冥官像者。短舌無正音。醉後談天下事。則袞袞不倦。

爲文敏妙。日成十餘篇。作霖好學深思。常偃仰臥。竟日。或草創後復毀之。然出而人以爲高文典冊焉。會

南昌萬元吉。知作霖。崇禎二年庚午。舉孝廉第一。作霖既就徵春官。而渭益落。常試居下。自袖其文。爭之

借實事敘。中有虛景。

提學使者潘曾絃。曾絃取熟視曰。子文誠善。吾猝未識也。竟高拔之。後數年而復袖其文。爭之。提學使者

任贊化。贊化怒。更黜渭。渭大噪。而郡之薦紳先生。亦有言渭實名士者。久之乃復其故。崇禎七年甲戌。作

霖入對策。言今天下劇賊窟秦蜀。蹂晉豫。孔棘殆矣。天子不可不及時收人心。若崇任苛深。責文法。恐天

下亂。傅冠得之以示文震孟。共嗟歎。署上第。而宰相溫體仁惡其言直。排之不收也。庚辰。作霖復罷春官。

深一步。

渭亦且摧挫老矣。每醉。則謂其友人曰。吾馬周也。天下方有事。胡不用我。天下且不知文士。況能知我。或
遂怒罵其坐客。或醉而哭。坐客益以渭爲狂。作霖忽怒罵曰。若富貴子。席父兄餘業。飽十數椀肉羹耳。天

折入兩吳

下亂形已成。無英雄能救之者。吾輩固且暮死。而謂渭狂。何哉。舉坐酒皆醒。而其友人吳伯裔、吳伯胤、侯方域。則皆哭泣。時方嬉遊。修春社於吳伯裔之家。因慘沮不樂罷去。閱二歲。而爲崇禎十五年壬午。宋城破。作霖不知所終。其友侯方域曰。作霖死矣。作霖慷慨意氣丈夫也。烏能鬱鬱溷迫脅乎。作霖必死矣。後甲申。弘光立。錄中外死者。宗伯亦廉知作霖果死。遂爲請。贈以爲祠部郎。而張渭當城破時。賊以刀斫之。頤張且斷矣。渭猶右手灑其髻之血。而以折臂手自承其頤。徐步行。口吶吶罵不止。又一賊從後至。斫以刀。乃仆而死。渭故貧。饒心計。縱橫術。立置產逾萬。而其子後鬻於市。僧狙猾者。不數月皆盡。無所得。作霖無子。有弟作肅。侄世琛。文行甚高。人見之。猶想見作霖云。

侯方域曰。嗚乎。古之死而不知其所者多矣。其懷材質者。或不得見用於世。而傳之亦異。又足悲也。四子之文學不具論。以余交當世之縉紳先生。以及知名士。未有如裔與霖之大略者也。胤稍文弱。然其死又何壯也。渭乃自比徐渭。卽禰衡何足道哉。嗚乎。而皆不幸而死矣。由今論之。豈其不幸歟。豈獨其不幸歟。

此與吳傳并奇。崑字句氣皆昌黎。而各兩人忽插忽散忽合。惟史記酷吏極擡引縈迴之妙。 恭士

湯御史傳

湯公名兆京，字伯闕，宜興人也。爲孝廉，有族人抵法者，賂以田，求爲解之，不應。旣而察其誣，乃力爲解而卻其田。壬辰，登進士第，官豐城令。豐城巖邑，公下車期月，立變其俗。有巨盜范紹九者，以都村爲巢穴，劫

筆力

掠袁臨、吉贛之間，令之左右，皆其耳目。輒捕輒先聞，公則密計而單騎掩之，擒紹九。豫章數千里之患以平。報最，徵拜御史。神宗皇帝將殺建言御史曹學程，命公臨決。公爭曰：「學程不當死，必殺學程，臣願同日死。」沈相國一貫傾其同官沈鯉，大興妖書獄，爲羅織計，屬會審。公獨以其事坐敷生光，獄得解。又嘗特疏請福王之國，寢奪嫡謀。公爲人孝謹，和易事父母，常爲孺子歡。與鄉人言，訥訥不出口，尤不與公府事。鄉

此一段留在此處，文章斷續有情。

人皆曰：「湯公長者。」及居御史，則慷慨言天下事，數面折廷諍，嘗論柄相，煩天子譴責。同事者惶恐，喘息汗下。公意氣自如，或今日譴責而明日更言之。公父家居，歎曰：「吾兒向循循書生，今乃能強項如此哉！」然性

可見父子猶不熟悉，狀湯公大節入妙。

素高介，當官則死其職，過卽澹然，無軒冕情。已而念父歿，母春秋高，嘗稱病，願家居。凡三奉使，皆天子嚴督之而後行。掌河南道日，給事趙興邦者，數挾太宰勢，軒輊臺綱，公連章劾之。當是時，元詩教，趙興邦官

好敘法。

連下見筆力。

應震、吳亮嗣，人謂之元趙官吳。比于四凶，迭居要地，無敢撓者。公視之蔑如也。而辛亥京察朝官，更力斥

復敘一段神采。

湯賓尹及其黨鄒之麟、韓敬，尤爲士君子所賴云。初賓尹有盛名，羣小欲擁戴之爲相。賓尹尤驚悍，陰制

別敘神采。

朝權。京察未勝之前一日，猶聚其黨招呼，思有所挾持。迨明，公獨袖出一單于吏部堂，羅列賓尹狼戾狀。

通篇俱動。

當事者錯愕，公昂首曰：「今察典欲黜幽，賓尹不黜，誰當黜者？」賓尹故不識公，一日朝會，問人曰：「孰爲湯伯

閱，人指示之。」賓尹悚然，既廢而歎曰：「吾目中空無人，向獨睹湯公意動，今果爲所中矣。」先是沈一貫欲殺

筆力。

天下賢士大夫，分立門戶，報復私怨，傳至賓尹，爲高弟子，卒未及有所爲而敗。其後屢起屢仆，又四十年，

至思宗任溫體仁，其黨始得志，則前此持之者，公力也。公以論太宰趙煥擅權，掛冠歸，病卒。年五十二。後

天子知其賢，常思之，贈官太僕卿。

侯方域曰：余王父與湯公同朝，爲言官，旣老致政，每見朝廷事有得失，輒歎曰：「今言路無湯公，卒無言者矣。」又言有僧達觀者，善言佛法，居京師，公卿見者皆膜拜。李太后方好佛，嘗取達觀所噴水入宮禁，謂之法水。湯公爲御史，大怒，捕達觀痛笞之，繫獄以死。嗚乎！公真骭髀丈夫也哉。

識力俱不愧史才。靜子

寧南侯傳

寧南侯者。姓左氏。名良玉。字曰崑山。遼東人也。少起軍校。以斬級功。官遼東都司。苦貧。嘗挾弓矢射生。一日。見道傍駝橐。馳馬劫取之。乃錦州軍裝也。坐法當斬。適有丘磊者。與同犯。願獨任之。良玉得免死。既失官。久之。無聊。乃走昌平軍門。求事司徒公。司徒公嘗役使之。命以行酒。冬至。讌上陵朝官。良玉夜大醉。失

寧南出身如此。

四金卮。旦日。謁司徒公請罪。司徒公曰。若七尺軀。豈任典客哉。吾向誤若。非若罪也。會大凌河圍急。詔下

史遷。

昌平軍赴救。榆林人尤世威者。爲總兵官。入見司徒公曰。大凌河當天下勁兵處。圍不易解。世威當行。今

敘有姿態。

旣以護陵不可。公且遣將。誰當往者。中軍將王國靖。書生也。左右將軍更不可任。司徒公曰。然則誰可。世

威曰。獨左良玉可耳。願良玉方爲走卒。奈何帥諸將。司徒公曰。良玉誠任此。吾獨不能重良玉乎。卽夜遣

奇遇。

世威前諭意。漏下四鼓。司徒公竟自詣良玉邸舍。請焉。良玉初聞世威往。以爲捕之。繞牀語曰。得非丘磊

史遷。

事露耶。走匿牀下。世威排闥呼曰。左將軍富貴至矣。速命酒飲我。引出而諭以故。良玉失色。戰慄立移時。

寫生神手·無一字懈怠·

乃定。跪世威前。世威且掖起之。而司徒公至。乃面與期。詰旦會轅門。大集諸將。以金三千兩。送良玉行。賜之卮酒三。令箭一口。三卮酒者。以三軍屬將軍也。令箭如吾自行。諸將士勉聽左將軍命。左將軍今

史遷

史遷

已爲副將軍。位諸將上。吾拜官疏。夜卽發矣。良玉旣出。而以首叩轅門。墀下曰。此行倘不建功。當自刎其

一總精采

頭。已而果連戰松山杏山下。錄捷功第一。遂爲總兵官。良玉自起譎校。至總兵。首尾僅歲餘。年三十二。是

時秦寇入豫。良玉當往勦。見司徒公。司徒公曰。將軍建大功。殊不負我。欲有言以贈將軍。將軍奚字。良玉

史遷

曰。無也。司徒公笑曰。豈有大將軍。終身稱名者哉。良玉拜以爲請。司徒公曰。卽崑山可矣。自此乃號爲崑

又提

山將軍。良玉長身。積而驍勇。善爲左右射。每戰身先士卒。旣至豫。則向所苦賊帥一斗穀。蝎子塊。滿天星

不爲寧南回護

等皆平。最後戰懷慶。與督府意不合。乃歎曰。吾卽盡賊。安所見功乎。遂陰縱之。而寇患始大。熊文燦者。繼

爲督府。嘗受賊金。而脫其圍。良玉尤輕之。以至楊嗣昌以閣部出視師。倚良玉不啻左右手。九調而九不

又卽寧南·見一時用人得失

至。嗣昌怏怏死。丁啓睿代督師。則往來依違於其間。爲良玉調遣文書。未始自出一令。時人謂之左府幕

客。然良玉立功最早。威名重一時。強兵勁馬。皆在部下。流賊憚之。呼爲左爺爺。壬午。大出兵。與李自成戰

朱仙鎮。三日夜而敗。良玉還軍襄陽。初，良玉三過商邱，必令其下曰：吾恩府家在此，敢有擾及草木者，斬入城謁太常公，拜伏如家人，不敢居於客將。朝廷知之，乃以司徒公代丁啓睿督師。良玉大喜踴躍，遣其將金聲桓率兵五千迎司徒公。司徒公既受命，而朝廷中變，乃命距河援汴，無赴良玉軍。良玉欲率其軍

可惜。

三十萬，覲司徒公於河北。司徒公知糧無所出，乃諭之曰：將軍兵以三十萬稱盛，然止四萬在額受糧，實

當日事勢，不得不慮及此。

又未給度支，今遠來就我，固善。第散其衆則不可。若悉以來而自謀食，咫尺畿輔，將安求之？卒不得與良玉軍會，未幾有媒孽之者。司徒公遂得罪，以呂大器代。良玉慍曰：朝廷若早用司徒公，良玉敢不盡死。今

以下寫出寧南跋扈。

又罪司徒公，而以呂公代，是疑我而欲圖之也。自此益離，遂往來江楚，爲自豎計，盡取諸鹽船之在江者，而掠其財。賊帥惠登相等皆附之，軍益強。又嘗稱軍饑，欲道南京就食，移兵九江。兵部尙書熊明遇大恐，請於司徒公，以書諭之而止。朝廷不得已，更欲爲調和計，封良玉爲寧南侯，而以其子夢庚爲總兵官。良玉卒不爲用，燕京陷，江南立弘光帝，馬士英、阮大鍼亂啓。良玉乃興兵清君側，欲廢弘光帝，立楚世子。

無限徘徊。

又爲世威結案。

至九江病死，而英王師尾其後。夢庚以其軍降，初尤世威爲總兵時，往謁薊遼督府曹文衡，文衡尊嚴不

少假更謁司徒公。司徒公諭令勿長跪。相見如弟子禮。世威感悅。願効死。後司徒公行邊。至黃花鎮上。遇火砲災。司徒公壓於敵樓下。背上積二十二死人。世威震而仆五里外。起立。卒不肯去。號而呼。求司徒公。

史遷

復至敵樓。適有電光照司徒公。世威乃趨而抱之。而以手起其二十二死人者。火及冠。脫其冠。及袍。脫其

感恩之報如此。

袍。遂燒其鬚。及其左耳。世威堅不動。竟袒而負司徒公以出行四十里。抵於山下。邊人謂之尤半耳云。丘

結丘嘉。

豪傑。

磊者。既坐。斬繫刑部獄十三年。良玉每一歲捐萬金救之。得不死。卒受知司徒公。後爲山東總兵官。

侯方域曰。余少時見左將軍。將軍目不知書。然性通曉解文義。勇略亞於黔彭。而功名不終。何歟。當左將

軍出軍時。有黨應春者。以軍校逃伍當死。司徒公縛而笞之百。應春起而徐行。無異平時。拔以爲軍官。復

逃。再縛之來。應春仰首曰。劊官實豈異軍校耶。司徒公異之。以付左將軍。爲先鋒。後乃立功佩印。爲山海

就應春遙結寧南。

大將。然則將苟有材。得其人以御之。雖卒伍可也。而況於公侯哉。

直是一篇史遷得意文字。恭士

敘寧南瑕瑜不相掩。史裁。靜子

李姬傳

一句結一小傳

李姬者名香。母曰貞麗。貞麗有俠氣。嘗一夜博輸千金立盡。所交接皆當世豪傑。尤與陽羨陳貞慧善也。姬爲其養女。亦俠而慧。略知書。能辨別士大夫賢否。張學士溥。夏吏部允彝。急稱之。少風調。皎爽不羣。十

點綴風調處。只須如此。

三歲。從吳人周如松受歌。玉茗堂四傳奇。皆能盡其音節。尤工琵琶詞。然不輕發也。雪苑侯生。己卯來金陵。與相識。姬嘗邀侯生爲詩。而自歌以償之。初。皖人阮大鍼者。以阿附魏忠賢論城旦。屏居金陵。爲清議所斥。陽羨陳貞慧。貴池吳應箕。實首其事。持之力。大鍼不得已。欲侯生爲解之。乃假所善王將軍。日載酒食。與侯生游。姬曰。王將軍貧。非結客者。公子盍叩之。侯生三問。將軍乃屏人述大鍼意。姬私語侯生曰。妾

奇。

少從假母識陽羨君。其人有高義。聞吳君尤錚錚。今皆與公子善。奈何以阮公負至交乎。且以公子之世

通史遷。

望。安事阮公。公子讀萬卷書。所見豈後於賤妾耶。侯生大呼稱善。醉而臥。王將軍者。殊怏怏。因辭去。不復通。未幾。侯生下第。姬置酒桃葉渡。歌琵琶詞以送之。曰。公子才名文藻。雅不減中郎。中郎學不補行。今琵琶

慧。

瑟所傳詞固妄。然嘗昵董卓。不可掩也。公子豪邁不羈。又失意。此去相見未可期。願終自愛。無忘妾所歌

琵琶詞也。妾亦不復歌矣。侯生去後，而故開府田仰者，以金三百錢邀姬。一見姬，固卻之。開府慚且怒，且

寫出田公。

有以中傷姬，姬歎曰：田公寧異於阮公乎？吾向之所贊於侯公子者，謂何？今乃利其金而赴之，是妾賣公

忽住。

子矣。卒不往。

事奇，而傳足以稱之。恭士

任源邃傳

寫出任生。

任源邃者，宜興之鄙人也。乙酉之變，逃入湖，已而往來羣山中，審其率皆無成，居久之不能忍，乃出就呂氏于青山柵，方酣戰，而呂氏遁。源邃被執，至溧陽，當事者命之跪，源邃瞋目曰：若獨非故明臣乎？我恨不殺汝，何跪爲？乃斷頭而死。其兄元祥間行號哭，求其屍以歸而葬之初，元祥爲儒生，以文行自厲，而源邃

開敘一段好。

負氣狂放，不相類。少時有羣兒戲爲泥龕于田間，設神像，謬以靈應相與煽惑，爲香火，閨里閉閤。源邃過之，怒則溺其龕，毀其神，鄉里苦之。年十五始讀書，輒析大義。兄元祥嘗爲無賴子所侮，憤曰：我卽出而仕，寧不能爲若所爲耶？源邃目止元祥，旣而謂曰：一朝之忿，終身之耻，失言矣。元祥改容謝焉。方乙酉，師南

結出大關係。

下時江北四大藩鎮其三解甲降二藩更隨豫王爲前導江南將相握兵者亦或竄或降而江陰尉閣應尉小傳。

元獨固守城八十日不屈死源遂以宜興布衣起與相繼云。

侯方域曰嗚呼源遂功不成節乃見矣故明養士三百年或得其報或否豈在貴賤哉源遂死時年二十五或曰以子之年盡少待源遂曰子惟其待乃不能死也余何待卒鬪而死悲夫。

寫源遂生氣凜然蔡士

馬伶傳

本傳馬伶·卻竟接入金陵一段·大手筆。

馬伶者金陵梨園部也金陵爲明之留都社稷百官皆在而又當太平盛時人易爲樂其士女之間桃葉渡遊雨花臺者趾相錯也梨園以技鳴者無論數十輩而其最著者二曰興化部曰華林部一日新安賈

鋪敘極

合兩部爲大會遍徵金陵之貴客文人與夫妖姬靜女莫不畢集列興化於東肆華林於西肆兩肆皆奏

大雅。

鳴鳳所謂椒山先生者迨半奏引商刻羽抗墜疾徐并稱善也當兩相國論河套而西肆之爲嚴嵩相國者曰李伶東肆則馬伶坐客乃西顧而歎或大呼命酒或移坐更近之首不復東未幾更進則東肆不復

奇人。

又提一句·得史遷之神。

能終曲詢其故。蓋馬伶耻出李伶下。已易衣遁矣。馬伶者金陵之善歌者也。既去而興化部又不肯輒以

一技乃鄭重如此。

奇舉。

易之。乃竟輟其技不奏。而華林部獨著。去後且三年。而馬伶歸。遍告其故侶。請於新安賈曰。今日幸爲開

一得嫻嫻嫻嫻·極文筆之妙。

讌。招前日賓客。願與華林部更奏。鳴鳳奉一日歡。既奏。已而論河套。馬伶復爲嚴嵩相國以出。李伶忽失

聲。匍匐前稱弟子。興化部是日遂凌出華林部遠甚。其夜華林部過馬伶曰。子天下之善技也。然無以易

奇想。

奇。

李伶。李伶之爲嚴相國。至矣。子又安從授之。而掩其上哉。馬伶曰。固然。天下無以易李伶。李伶卽又不肯

事。

授我。我聞今相國崑山顧秉謙者。嚴相國儔也。我走京師。求爲其門卒三年。日侍崑山相國於朝房。察其

舉止。聆其語言。久乃得之。此吾之所爲師也。華林部相與羅拜而去。馬伶名錦。字雲將。其先西域人。當時

猶稱馬猶。猶云。

侯方域曰。異哉。馬伶之自得師也。夫其以李伶爲絕技。無所於求。乃走事崑山。見崑山。猶之見分宜也。以

妙。

妙。

分宜教分宜。安得不工哉。嗚乎。耻其技之不若。而去數千里。爲卒三年。倘三年猶不得。卽猶不歸爾。其志

如此。技之工。又須問耶。

逸情妙景。史記中亦不多得。恭士

此等鋪敘。最難措手。文之雅潔神奇。真一字一金。靜子

壯悔堂文集卷六

記

重修白雲寺碑記

白雲寺者其先隙地也。或曰舊爲古刹。有遺址焉。在宋郡之郭西南五里。明崇禎之二年。中書舍人吳興

一路詳而潔。

君關之爲廬一廛。覆之以茅。以棲遊僧。旣一年。始門焉。而堂其中。置臥佛二。三年。乃創大殿。建立三佛像。

與大金剛羅漢韋馱伽藍之屬。廊廡齋廚。以及椽楹櫺檻之具。靡不森鮮。其後歲時增而不廢。迨思宗皇

帝建元之十五祀。而寇李自成益熾。攻破宋城。舍人奔金陵。僧亦散去。寺以壞。甲申。寇陷京師。金陵共擁

情致。

通篇點睛處。

敘置俱有

立弘光皇帝。舍人復補官於朝。居一歲。明亡。舍人棄其官歸。嘗往城之西南。觀故所爲白雲寺者。歎曰。天

下之變遷淪毀于吾前者。豈皆積劫不可救耶。予將爲浮屠氏以終老。於是盡出家財於寺。不期月。悉復

妙。

遺情。

簡得

其舊。僧請記。舍人曰。是非侯子不可姑待之。余旣歸自江南。以爲請。余惟昔者崇禎以前。實克承慶曆之業。閭左安富。擊壤之叟。垂五十年不見兵革。歲時伏臘。莫不思有所祈報。以答靈貺。小之則牽羊陳豕。奏

鼓吹竽而祭賽于村原之社。大者乃造爲梵宇宮觀。香火相續。余嘗北歷燕趙。抵齊魯。浮江淮。適吳越。所

大議論。

見通邑大都。金碧晶赫之區。何啻白雲寺。蓋天下人之財力。當其壯盈。必有所費。無以製之。且侈而溢。又或其甚者。乃至銷磨蕩滌於水火鋒鏑之中。而不能嗇而自禁。賴清淨之教。爲之疏通。施而舍之。所謂明歸到正當處。善於斡旋。

治以禮樂幽治以鬼神也。而後世博物如昌黎清河之徒。猶相與詆焉。無乃未之思歟。嗚乎。天下之變遷而淪毀者。若驪山之館。太液之池。金張之邸。封君世家之宮室。亦已多矣。曾不得如白雲寺者。復而新之。

無限感慨。

舍人昔嘗官兩都。豈有所託於浮屠氏耶。舍人名議。姓沈氏。故明相國鯉之裔孫。

鍊而腴。非昌黎不能。 恭士

新遷顏魯公碑記

宋郡舊有魯公碑。蓋魯公所書八關齋會報德記也。結構精妙。創動聳側。爰攷書契。肇自皇初。蒼頡而遙。旋存篆隸。逮夫會八體之情狀。關六勢之堂奧。王羲之一人而已。而際世不辰。靈蹟多淹。當蕭丞訪落。昭陵升遐。方且弓劍陪玉匣之年。風雨護金墻之日。蓋大寶於茲祕矣。獨斯碑者。雲蒸霞蔚。筆旣斷而還連。

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所謂坤輿之神奇歷千載如一日歟以故雖間有殘闕而軼致可尋海內自縉紳先生山林風雅之士見者未嘗不歛歔稱歎購之惟恐不得也而兒童走卒或遊臥嬉戲其下亦從而拱揖拜跪肅然如見其人焉豈寒燐衰草荒祠斷碣顧足以移人性情耶抑魯公神明所係魂魄時往來其間有使之者而然耶夫魯公名在旂常精感日月誰不知之而一厄於盧杞再陷於李希烈當時曾不

妙論

以爲重使魯公不以骨鯁處己方正忤人而徒矜矜於翰墨吾知其必爲一時所慕不爲一時所嫉也然

通篇佳處在此

則魯公之書豈非反以魯公之人掩哉而數千百年之後輒敬重愛惜山河之佳麗奸雄之氣焰曾不若拳石之孤鶩立之而不忍廢之廢之而復欲修之又何以說也八關齋去郡城南里許爲魯公碑舊立處毀之者就新築也歲在崇禎戊寅春齋之址築爲堞下臨濠水久之浸及碑郡人張翮遷之請余爲記歲在崇禎己卯夏碑高八尺橫八稜稜尺許凡八百八十六字闕七十四字卽魯公報德記也

有精采處此亦朝宗十五年作觀者辨之

靜子

重修顏魯公碑亭記

太保宋公入相之四年。而葬其親以歸。既畢事矣。拄杖而遊南城焉。徘徊遠眺。漠然大墟。見有嶽嶽焉。若人之立其際。強項而不仆者。顧謂其從者曰。是何爲者耶。是非魯公之故植者碑耶。夫向之高臺朱題。與

感慨

濛光雉影。侵薄而蕩漾者也。吾幼與諸生肄業而遊者也。今老矣。物之變態。固至此乎。吾將爲亭以覆之。閱月告成。而命域爲之記。域請於公曰。公之爲是亭也。以魯公之人耶。抑以其書耶。夫魯公之見厄於當時。而直伸其志。其視卿相王侯。與其國封邸第。曾不若脫屣。而何有于亭。及其罵賊而死。從容就義。視吾之頭顱身軀。皆其所不愛也。而何愛此蝓斗鳥跡之遺哉。抑公今者天子之相也。苟有所舉。將觀而效之。公故能書。如以爲娛悅之具。蘇軾嘗曰。翰墨之清虛。其異於聲色財賄之惑溺也。特一間耳。域聞古大臣之佐其君。以有爲。莫不勤懇於遠大之務。汲汲而構造之。而不遑於小技。及其治定功成。然後有所退託焉。以自適。如謝安石之絲竹。裴晉公之松雪。亦其類也。今公意者以開創之業。爲已畢歟。而或借魯公以激發天下之忠義。長養天下之人材。乃崇是亭也。夫天下大矣。倘無如魯公者之神靈。以往來昭回於荒文斷碣之間。是又蘇子所云。深山大澤。龍亡而虎逝。吾且見狐狸之晝遊。而鯁鱗之羣舞也。公之意其爲

有體裁

勁

是哉。公曰。子之言旨矣。顧吾以爲少而遊焉。老而不能忘也。嗚乎。然則公之感於天下之變故深矣。乃退而爲之記。

遺情。

通篇以太保爲主。略引東坡意。點綴成文。正旨只結尾一句說出。不說魯公。而魯公之可重處自在。恭士

陳將軍二鶴記

沙隨李氏有二鶴焉。象之有年矣。李氏宦於湖湘之間。盡載其室孥。與其財貨器幣以行。而遺鶴。陳將軍

不盡說鶴。

者聞之而歎曰。鶴之不遇也。有如此夫。顧謂其門下客。有能知鶴者乎。其偕之以來。旣而曰。是黷鶴也。吾尤李氏而黷焉。其庸愈乎。乃遣使者唁之。而告以其所以待鶴者。明日而使返。又明日而鶴至。至則館

勁。

妙在瘦。

於其堂之廡。召匠氏新其宇焉。而命執事者致餼。必專必潔。是日也。考鐘伐鼓。陳清商之樂。大譟其客於堂上。享其士於堂下。曰。吾以慶夫鶴也。酒方酣。其從事劉子曰。昔燕昭王築黃金之臺。以好馬也。而馬果畢。至今公之所以延鶴者至矣。將華亭之大姓。遼東之貴族。吾且見其引領接翼而至也。雖然。公帥臣也。

職在選鋒而養士以佐天子開疆土除暴亂不宜以山林隱逸之事自近若移其所以養鶴者養士庶吾

妙論

軍其振乎侯子曰甚哉子之闇於養士也夫鶴者天下清虛之物也寡欲而省費故可以高人隱士之禮

練句

致也世之戰士皆驍雄勁悍之徒彎弓陷刃目不瞬而色喜吾一旦欲得其力而效之于死是必閒居則

美妻妾厭梁肉六博羣飲仰天而歌烏烏養以有餘之財而作其感恩之氣然後報其主而不叛吾未見

其可以虛數致也故子之帥以其求鶴者求士士未嘗不至若遂以其養鶴者養士吾恐士之聞風而來

幻

者將掉臂而去也甚哉子之闇於養士也將軍大悅避席再拜曰敬受教微公之言吾幾失士矣顧謂二

掉

一句好取

妙筋力

鶴舞而俯觴因相與劇飲皆大醉堂下之士有泣者

頓挫飄逸 恭士

壯悔堂記

余向爲堂讀書其中名之曰雜庸或曰昔司馬相如賣酒成都市身自滌器與庸保雜作子何爲其然余

逸致

曰以余目之所寓皆庸也子亦庸也余不能不舉足出此堂又不能使此堂卒無如子者安往而不與庸

學問

雜。又豈必酒壚耶。嗚乎。君子之自處也謙。而其接物也恭。所以蓄德也。況余少遭黨禁。又歷戎馬間。而乃傲睨若是。然則坎壈而幾殺其身。夫豈爲不幸哉。忽一日念及。慨然久之。其後歷寢食不能忘。時有所創。學問創輒思。積創積思。乃知余平生之可悔者多矣。不獨名此堂也。急別構一室居之。名曰壯悔。古者三十爲壯。余是時已三十有五矣。嗚乎。以古人學成行立之年。而余始稍稍知自創艾。日其餘幾已。而復自慰曰。夫人終身老死而不知悔者。亦已多矣。壯果能悔。其尙愈諸。猶但恐余之不能悔也。夫知過而能內自訟。君子許之。然則雜庸堂者毀諸。曰否。余將更營而新之。以誌余過於無窮也。

此篇見朝宗生平學問。靜子

四憶堂記

或曰。堂之以四憶名者。何也。曰。今昔之故。觸而感焉。則憶之。適四則四之爾。敢問所謂四憶者。曰。屈原幽憂而著離騷。其中稱名類物。或呼爲羌。或呼爲荃。今讀者不知其所專指。子寧知之耶。蓋人心誠有所鬱。則必思。思而不得所通。則必且反覆形諸言辭。發爲詠歌。情迫氣結。縱其所至。不循阡陌。卽胸中時一念。

真至

正索解人

之非不歷歷。及欲舉而告之人。固已纏緜沉痛。十且亂其七八矣。微獨我與若不知原之所指。即使原今

不得

日復生。亦未必自知也。我又安能以其所憶者告吾子哉。或曰。然則子既以悔名其文集。而仍以憶名其詩者。何也。苟憶於昔。不必其悔。苟悔於今。不必其昔之憶。曰。詩三百篇。昔人發憤之所作也。余自念才弱。不能憤。聊以憶焉云爾。抑聞之。極則必復。憶之憶之。所以悔也。

妙

峭仄。荆公一路文字。恭士

鄭氏東園記

鄭氏東園者。余少遊焉。其隣人指以示余曰。此沈氏之園也。前三日易於鄭。沈氏者。相國鯉之族也。余及

作

折勢。令其婉而紆。

見之。鄭氏得之二十年。而鬻於今太保宋公。猶言鄭氏者。物未能遽忘其故也。嗚乎。余年三十有三。憶少之嬉遊於是園者。曾幾何時。而園顧三易主矣。先是園中有榴。十年不華。而是歲華。鄭氏驚告曰。是何祥也。已而鄭子入於庠。鄭君以茂才舉州刺史。歷官徐淮副使。嗚乎。是果榴之祥也。園有卉。名水僊者。種自江南。吾郡人得之。多置潔室几案間。而鄭氏園爲盛。自壬午陷後。官軍與賊更迭踞吾郡。遂以鄭氏之園

爲園場，卉皆爲馬所食，居久之，天下稍定，人皆復其業，而鄭氏始歸，理其廢址，蓋亦幾十年矣。卉所舊植處，忽又莖而華焉。觀者曰：是殆復爲鄭氏祥也。已而鄭子死，鄭君以其園鬻於宋氏，嗚乎！是何卉之不祥也。抑卉更將爲宋氏祥耶？特爲鄭氏不祥耶？夫是園之在沈氏以前者，歲久滅沒，無故老知其誰氏矣。其

不板。

遙續了前段。

又起。

自沈氏得之，沈氏失之者，不知其亦有是祥焉，有是妖焉否也。或曰：凡妖祥之端，必其大者先見，而後小

插一句挽上，卽跟下翻出議論。

者應之。方沈氏時，天下太平，理醇氣和，妖祥之端，無自而興也。其後啓禎間，大亂將發，而鳳皇見於丙寅，黃河清於丁卯，是殆所爲祥也。而太廟血，孝陵有赤黑二鬼相與鬪，是殆所謂妖也。天下之大妖祥興，而

又

小者應之，舉天下之非鄭氏而榴之祥，非鄭氏而卉之妖者，吾又不知其凡幾，而曾不可以悉數也。或曰：起，開出一番。

入一步煞。

松入地而爲脂，腐蒸氣而生菌，物之變化，固有不知其所以然者。鄭氏之盛衰，適與之會，安見夫榴之果爲祥，而卉之果爲妖也。嗚乎！君子惟修德而不怠焉，則吉者不足喜，凶者不足懼矣。而況草木之變態無常者乎？若其反是，而必榴之祥，必卉之妖，將人事廢而天禍作，則吾三十三年間，而目見乎天下之物，三

一篇話說以從此處發，然胸中有此一段，爲文安得不佳。

易其主者，何獨鄭氏園也。

看其一段一段起處是散而歸結甚密。恭士

其機軸從韓來而氣全用歐。牧仲

管夫人畫竹記

曹州余尉出畫竹一軸以示余曰。此元管夫人所作也。出自大內。明亡後。遊燕市而得之。嗚乎。余聞書畫

遇。

之在大內也。中貴人掌之。玉其櫝而金其絨。而猶誌之以別璽。曰祕閣之寶。今出自天子之宮。而入尉之

遇而不遇。

手。廢興之故。可以感矣。然方其在大內也。雖玉櫝而金絨。而天子倦萬幾。或終歲不觀。暇則妬寵工媚者。

各趨而前。書畫不能以其落莫爭也。雖中貴人掌之。而彼日徒營爲酒食。醉飽則鬪鷄馴貓。亦不知觀。而

天下之文雅鑒賞者。固雖欲觀之。而祕閣禁嚴。不能到也。是終無由見知於世也。方且真僞雜而美惡溷。

不遇而遇。

不過榮其外而已。尉乃鑒之別之。愛之重之。與天下之有識者。更拂拭而贊歎之。故天下之物。有不必榮

沒安緊處生波瀾。

於天子之宮。而絀於尉之手者。嗚乎。遇合之道。誠難與俗人言也。尉又云。今太保宋公嘗見而欲得之。詭

散淡得妙。

辭以歲久剝落。將入吳中求國工。裝之以獻。時尉方求補官。舍於太保之館。因遂逡巡以去。其後數見。太

保輒問曰：畫固在乎曾求國工治裝乎？言之而笑。尉終不獻，太保亦不更索也。嗚乎！尉誠高矣，若太保者，感概作小取，與行文關合。

不具論。倘亦所謂不貪爲寶者乎？余嘗觀之，其絹細密有堅致，非近世所能爲。竹瀟灑神韻，旁有石歷落，入畫。

而遠，其爲管夫人作無疑。管夫人者，趙文敏之妻也。文敏以宋宗姓，仕元爲顯官，今所傳者，翰墨滿天下，無端想來，關情無盡。

搖曳處却有不足文敏意在。

就裏又宕一句。

豈當時矜重而求索不獲辭耶？抑文敏夫婦借以寫其彼黍離離之感耶？何其有閒情而爲此也。然當時

技乃到此，一步深一步。

仕之以顯官，矜重其翰墨而卒使之消遣於藝事，不憂不戚，夫婦偕老，嗚乎！當時之所以待勝國者厚矣。

凡此皆其可記者也。余因爲之記。

盡攬歐公之勝，在結構閒散上。恭士

重修演武廳事記 代陳將軍作

某旣鎮歸之五年，日勉循厥職，曠弛是懼，乃按其部伍而進之曰：講武大事也，而無其所可乎？歸舊有廳，潔。

軍府將先鳩財焉，爾其各量乃力爲之。部以告其將，伍以告其士，皆曰：諾。於是庀器用，均作役，立期會，閱

旬而成。嘗攷歸在前代，初爲州，豫州故天下之腹心，而歸又豫州之腹心也。內地相仍，不特設兵戍歸，有

軍衛沿農戰空名而已。積安二百餘年。至隆慶間。邑人師尙詔叛。乃改爲郡。置兵。立參將領之。當是時。豫

州無統帥。專閫之權爲重。後小安無事。漸以殺。久之。愈益頓到以爲無事。遂廢其官。萬曆末。又數十年矣。鄒滕

妖人徐鴻儒變興。復置兵以守備爲將。蓋不侔於昔云。歸人父老爲某言。復設兵後。妖變旋平。天下輕武。

吃力處。點綴興廢。大有情態。

所置守備者。日趨踰服屬於卿大夫之家。不復坐廳事。廳事雖設爲樵牧場。間歲乃借於有司以較士。按

摸寫入妙。

部使者至。則守備拱立拜跪其下。益踟曲。其得稍稍具威儀者。僅霜降揚兵一升其堂而已。如此者二十

無盡。

年。將卑兵寡。寇氛日熾。歸人乃欲請於朝。復設參將。而破亡不可待矣。今日稽明舊建官。某實承乏。東寇

不靖。潛逸我疆。賴國家威靈。數殄滅之。五歲於茲。日警武備也。嗚乎。歸故所稱爲腹心內地。未幾而於明

轉悠然。

季爲四戰。未幾而入版圖。尤悄悄戒伏莽焉。常變安危之相倚伏。豈有定哉。然焉知後之人不更積輕而

結

廢之。亦如昔日者耶。夫天下無事相承。廢而修之。嘗難。輕而廢之。甚易。百爾君子。敬共爾位。某之責在講

鄭重。

武而修廳事者。乃其位也。故記。

凝然有典謨之象。逼古之文。必傳。恭士

重修書院碑記 代宋太保作

順治八年。燕山王公來守歸德。首下教博士弟子。問以郡之政所宜先者。博士弟子對曰。歸有范文正公書院。先太守鄭公嘗沿其意而創大之。以儲歸之材。居有號舍。贍有田。課試有約。行之既久。歸之名公鉅卿接踵其間。出爲當世用不絕。而士風亦羣感動。淬厲。蒸蒸以變。今雖廢。而人之謳吟思慕。鄭公之澤者。數十年不衰。竊以爲佐朝廷興道育賢。郡國之政。宜莫此爲大。公曰。博士弟子言是。凡書院之爲舍者。幾楹。其侵而居之者。幾何家。資餼之田。幾區。其官守因而入其租稅者。幾何年。今坐何所。其試士之期。月幾日。條約之議。詳而要者。幾何。具趣所司。各以聞。以付郡博士收而掌焉。蓋自鄭公去。而書院之廢。垂四十年。公一朝復之。嗚乎。偉矣。博士弟子曰。是不可以無記。謹按書院之設。始於宋范文正公。公爲諸生。卽以

再提敘鄭重。

忽入議有風神。

天下爲己任。其後參大政不久。未竟厥施。然所措置。率宏以遠。卽如在歸。而歸有書院。其隨地收拾人才之意。是何可一日廢也。范公往。而繼之來守者。不能識其意。亦浸以湮滅矣。歷宋而元。而明。至萬曆間。始映前。克有鄭公。再舉行之。當時之人。親被鄭公之澤。至於今。其遺老有能言鄭公時事者。猶過書院。仰首歛歔。

即從鄭

不忍輒去。豈人情固習近而遺遠耶。抑所以繼范公之遺緒。於兵火喪亂之餘。久而不墜者。實鄭公力也。公出脫。歸美王公。一語千斤。

然則鄭公之遺緒。又豈不待後之人哉。夫天下法制。代有更變。惟學校絃誦之事。建國者卒無以易也。書院之設。與學校相表裏。王化之本。而菁莪棫樸之盛。所由自出。是誠不可一日廢。乃自范文正公以來。上下千百餘年。而其間之創而重建。而興者。僅公繼鄭公而三。然則政之舉廢存亡。豈不視乎其人歟。倘無以垂永久。則何以告於後之人。俾克守之。公曰。博士弟子言是。其勒石爲碑。而屬余爲之記。嗚乎。余之望於守是邦者久矣。其何敢辭。

似表忠觀碑 靜子

倪雲林十萬圖記

壬辰。過陽羨之毫村。定道人出所藏雲林十萬圖相示。皆有雲林自跋。首幅臨顧虎頭。虎頭爲長康。畫家以顧陸張吳爲四祖。畫斷有云。顧愷之迹不逮意。聲過其實。故跋中亦言其用景多幽暗。少開遠。而自喜深秀過之。是爲萬笏朝天圖。萬竿煙雨圖。則彷彿郭河陽。河陽名熙。世傳其瀟湘圖最精。此蓋借意成之。敘法。

忽插入一段錯綜。

世目爲孤禪衣鉢。

先提出。

而墨法在有無之間。居然蒼潤。按畫家分南北二宗。摩詰爲南宗創始。荆浩踵之。後則董巨二米。子久松雪雲林。北則爲馬遠夏珪戴文進輩。世不能無異議矣。荆浩一稱洪谷子。關仝嘗北面者也。故世稱荆關。

董宗伯畫旨云。雲林畫。早歲學北苑。在勝國時。可稱逸品。昔人以逸品置神品之上。元人多從陶鑄而來。

大癡王濛。尙存蹊徑。獨雲林古淡天然。米襄陽後一人也。卽雲林自題獅子林圖。予此畫真得荆關遺意。

非王濛輩所能夢見。此圖內幅一小跋云。荆浩臨泉清賞卷。是其得意之作。此幅倣之。而爲萬丈空流圖。

敘法。

雖出摹想。亦不多遜。胸次可知矣。又嘗同其妾輕雲。放舟錫山。而寫萬壑爭流圖。今對之。猶自水聲入耳。

波光滿虛。使人愴恍。莫知所適。但跋字筆法稍失結構。宗伯常云。雲林畫。江東以有無論清俗。其韻致超

絕。當在子久山樵之上。沈石田一日作雲林畫。其師趙同魯見卽呼曰。又過矣。又過矣。蓋雲林妙處。實不

可學。啓南力勝於韻。故相去猶隔一杪。顧漢中題雲林畫云。初以董源爲宗。及乎晚年。畫益精而書法漫

矣。蓋雲林書本工。得大令法。晚年乃失之。而殫精於畫。一變古法。以天真幽淡爲宗。要亦所謂漸老漸熟

者。莫雲卿畫苑云。縱橫習氣。卽黃子久未斷。幽淡兩言。則趙吳興猶遜。雲林神會自別。其氣韻包舉。爲諸

大段落·用筆使人不測。

家所推重如此。後人用筆，不原其變化生動之妙，每得其一木一石，便自高詡。今見是圖，足令邢夫人無

又出一段·將二圖一總·文法變化。

色也。王元美謂雲林生平不易作青綠山水，僅二幅留江南圖內，淡墨渲繪各半。其萬壑爭流，萬丈空流

又變。

敘法。

之謂乎。見癡翁寫九峯雪霽，而作萬峯飛雪圖，自許爲峯巒多勝之。癡翁卽黃氏子久，名公望，其萬卷詩

敘法。

映前。

樓圖殊有高簡詩人意。乃倣洪谷子荆浩者也。王維詩：端居不出戶，秋原人外閒。斯人在焉，呼之或出自

敘法。

跋萬林秋色圖曰：前晨着筆，今酉方完。速者仍拙，遲亦不能巧也。是夕秋潭同觀，嗚乎！巧拙自在，遲速之

敘法。

外。蓋所謂百年智巧，消磨欲盡，而後意動天機，神合自然，難爲粉墨者道也。萬松疊翠，萬橫香雪，二圖寄

敘法。

韻設色，并極神秀。萬松尤有勢，蓋雲林畫多得之氣象，蕭疎煙林清曠，此獨峯巒渾厚，勢狀雄強，其皴擦

敘法。

勾斫分披糾合之法，無一不備。神至之筆，豈可以一律論耶？若夫輕煙遠翠，掩映連絡，斷續之際，津滄窅

敘法。

然者，萬點青蓮圖也。自跋云：夜來同惟寅、羽士、張伯雨、方壺子論右丞詩中畫畫中詩，快然曠遠，乃倣爲

又回映一幅·妙甚。

敘法。

將雲林稱號敘出。

此由今觀之，此與萬卷詩樓圖真不愧右丞也。以上十萬圖，乃雲林爲陶九成作者。嘗考雲林倪瓚自稱

卽寓末一段逸佚。

懶迂又稱荆蠻民。又自號滄浪漫士。又號淨名菴主。數與九成共宿漢里。經月忘返。九成卽陶南村所著

輟耕錄者也。跋內所引諸人。如羽士惟寅陳姓。元高士倪集中有詩贈之。張伯雨善詩及書。別號句曲外

史。方壺子名從義。貴溪道士。與伯雨齊名。秋潭者。想亦緇流。元時世亂。高人多托而逃也。其款署至正癸

丑。乃其晚年筆。元亡于丙辰。逾癸丑止三年耳。明太祖定鼎金陵。建元于戊申。至癸丑。冀莢已六易矣。雲

從大處結雲林生平。

林爲吳人。尙仍至正甲子。其不忘所自如此。定道人出此圖相示。且歷元而明。以至今日。又四百餘年矣。

又結定道人。

道人名貞慧。明少保陳公于廷之子。自乙酉金陵變後。絕迹不入城市。更命其二子棄去諸生。其亦雲林

何等結構。

不忘至正之意耶。嗚乎。凡山水樓閣之在天地間。無論真幻。皆有人司之。今真者類易主。而幻者乃託於

雲林之畫。歷久彌新。孰謂一技之精。不通於神明也哉。

斷續離合。全以神行。歐陽公得意之筆。靜子

敍千萬圖。逐段引。逐段結。似散碎而一氣包舉。真化工手。○論畫更有入微處。牧仲

雲起樓記

戴子陳子延侯子登於雲起之樓。徘徊四望。意愜然。若有不能釋者。顧謂侯子曰。此余邑故孝廉吳問卿氏之樓也。子曷爲記。侯子曰。余雖未交孝廉。然而嘗聞此樓矣。當孝廉在時。好尙文雅。流風可挹。嘗於此

一篇用意處。

樓晨夕招賓。從溪光山色相吟眺也。夫孝廉在而此樓之盛時。余皆不及見。今乃欲記之。又烏從而記之耶。言未畢。二子且愴然以悲。泫然以泣。侯子曰。是無庸也。夫吾與子所閱歷。十年之間。蓋有大於此樓者。

感慨。

今有存焉者乎。其主人亦尙有如故者乎。而孝廉前二年始死。此樓雖非其舊。而尙可登攀而問。然則吳

關會

氏之所得。亦已多矣。夫天下事。獨誌其盛而且遺其衰。則是必欲廢栢梁而爲詩。陪上林而爲賦。而阿房

有情。

接法。

之劫灰。玉華之妖鼠。可以輟筆而不作也。吾聞是樓之下。曰富春軒。孝廉嘗藏黃子久所畫富春圖於此。

其死時。若有慨其後之不能守者。命投諸火以殉。或曰。孝廉於是乎不達觀矣。夫天下事。而苟付之得其

所。則貽之子孫。與傳之其人。無以異也。昭烈謂諸葛亮曰。嗣子如不可輔。君自取之。天下之大。尙且如此。

而況于一圖。況於藏此圖之一軒一樓哉。不然。吾目中實未見其可與。而又不思所以置之。即使有人於

妙。

此。珍而藏之。什襲。吾又安知其果異於水火蠹壤耶。大凡天下之神奇。不顯於明。必藏於幽。苟無人以傳

論實精確，非翻案。

之必有鬼物以陰護之。然則以達觀責孝廉者，不惟不知孝廉，亦淺之乎論達觀者也。孝廉死時，歲在庚

寅。余後二年始至，爲壬辰。先是，孝廉之父納言公之作是樓也，當明神宗時。今五十餘年矣。納言嘗延梁

有含蓄。

溪高忠憲公坐臥其上，而屬雲間董尙書爲之題。今尙在。蓋孝廉守其志以無失類如此。嗚乎！所謂五十

俯仰欲絕。

年者，固不可追而問矣。卽庚寅與壬辰相去不過一二歲，而余曾不得及孝廉之在時。一觀此樓之盛，其

結法。

後當何如也。又焉能已於二子之愴然而泫然哉。孝廉又有南嶽別墅，死時捨爲寺。

遠而逸，兩絕之作。恭士。

壯悔堂文集卷七

論

朋黨論上

君子小人之不能不分也久矣。其禍必成於小人。其罪必歸於君子。此二者相持不並立之勢也。而小人

必勝。君子必敗。其小人之所以勝者。大率自稱孤立。其君子之所以敗者。必以爲朋黨。漢唐而下。凡千百

提明。

餘年。以此始亦以此終。若然者。何哉。蓋天下之事。未有可獨行而就者也。況以國家之大。而欲用君子以

治之。必其度量廣而才智博者也。必其耳目聰以明者也。勢必與天下相交接。而後人品之邪正。可以洞

不易之論。

然而無疑。又必於天下之中。擇數人焉。與之託緩急。共功名。然後可以通天下之聲氣。察天下之議論。而

使在中者相安。在外者無忌。其有沉淪者。則君子必薦揚之。其有清通者。則君子必羽翼之。其有誤遭網

羅者。君子又必申救之。以無私之心。行至公之事。故其防人也常疎。而以相善之人。不得不有相顧之實。

筆力斬然。

其爲名也益甚著。如是則朋黨之說出。嗟乎。黨人果何負於國家哉。而小人言之。主上必聽之者。又何也。

彼小人之伎倆。主上之意旨。吾知之矣。小人秉性必深刻。立行必矯激。用心必險毒。見利則合。見威則劫。

說盡小人情態。

一人而首尾數易。一事而曲直兩徇。一日而陰陽百出。是孤立無朋者也。無朋則無黨。而飾曲謹爲學術。假小廉爲操守。以其身深結於宦寺宮妾之間。而顯然與士大夫爲敵。方且欺其主上曰。公忠也。介執也。彼清流相標榜者。皆罔上行私者耳。夫主上居深宮之中。與臣庶隔絕。常恐天下之欺己。而密以爲防。羣

天下之人而有朋。羣國家之臣而有黨。此豈人主所樂聞哉。彼小人者。或緩言之。或急言之。或密勿帷幄之地。私劄陳之。或以草野不經意之人。伏闕請之。而左右各有所樹。又陽探而陰諷焉。賢否混淆。利害貿

此明指當日情事。

亂。則主上豈暇究朋黨之人爲何如人。問黨人之事爲何事哉。勢必去之而後止。又必盡去之。而後小人之心安。顧君子無罪也。卽或有罪矣。而衆君子無罪也。一自黨人之說出。則首必有主謀者。次必有同志者。又次則必有脇從者。羣陷之而羣逐之。此寧有虛實可辨。而衆寡可分哉。故小人之害君子者。斷斷乎其出于此也。因勢調停之說。君子知其不可爲。而忠正強毅之性。又不肯少因盛衰而有所改移。勢必羣起而力與之爭。乃主上方重其孤立。而深疾朋黨。是以君子在大位而攻小人。主上則以爲竊弄威福。

也。在言路而攻小人，則以爲挾怨沽名也。在散地而攻小人，則以爲授意指使也。信者日以信，而疑者日以疑。又何得有全理哉？昔者漢有陳寶、十常侍之黨，陳寶以君子而敗，十常侍以小人而勝。唐有牛李之黨，僧儒以小人小敗而大勝，德裕以君子小勝而大敗。宋有司馬光、呂惠卿之黨，惠卿以小人一敗而卒勝。溫公以君子一勝而卒敗，得失相尋，自古而然已。惟人君深察其所以不得不黨之勢，而鑒其用心，因

思宗時相臣富國，往往如此。

以知小人所繇無黨之故，則忠邪寧待計哉？嘗就天下之大勢觀之，門戶不同，風氣亦異，有合一鄉而爲小人之黨者，有一鄉之中，各分郡縣而爲君子小人之黨者，亦有一家之中，父子兄弟，各分而爲君子小人之黨者。茲蓋其先達所教，後進所趨，聖明所不能齊，性情所不能強也。而要之君子尚義，小人尚利，其

最明悉。

盛也。小人益濃，而君子益淡，其衰也。小人于同類之中，自爲排陷，君子于矢志之時，共相悼惜，故小人常

戊辰改元，首攻逆璫者，卽逆黨。

得脫然而卒，以朋黨之禍歸君子耳。夫朋黨豈君子所避哉？同爲國家之人，同受國家之事，苟其謀之而必公，行之而必忠，雖日弘吐握之風，夜前賓客之席，虞書之所稱協恭，箕子之所論大同也。不然，而獨行無偶，心實不測，蔡京、蔡攸之相搆，真可謂孤立者矣。人主宜何取舍焉。

破得倒。

確論必傳恭士

朋黨論下

遙接前篇

自世之既衰也。而黨人之目在下。蓋小人既逐君子。則朝廷之上。可以惟我所爲。而恆恐君子之在下者。

的是如此

得而非議之。於是因其議論。而指爲譏刺。觀其風節。而誣爲標榜。羣天下名彥之士。而盡陷之。語言文字之中。使其辨之無可辨。而逃之不可逃。則小人之勢成矣。夫古今之相尋也。朝廷有頑鈍無恥之大臣。而

言之猶有餘痛

後草茅有激濁揚清之名士。又必其朝廷之上。激濁揚清之大臣。去者去而死者死。然後草茅之士。相與持之而愈堅。爭之而愈力。此其事一關於國家之氣運。一關於國家之風俗。氣運之不可爲也。必人才委靡。不知有名教之防。而後小人之焰張。風俗之不可爲也。必人心柔滑。不知有是非曲直之性。而後君子之澤以盡。起而視朝廷之上。小人既勝。而君子既敗。則陰陽消長之辨。亦甚彰明較著矣。所謂草茅名士者。皆四方之產。素不相識之衆也。或聞其名而向慕之。或弔其風而感歎之。或見其人而折節之。或同有道義之歡。而貴達不移。或共有澄清之志。而禁錮不惜。其與國家無職掌之不可辭也。與受禍之君子無

恩私之不可背也。徒以名教之不可滅。是非之不可昧。故千里一人焉。百里一人焉。遙相推引。而致朋黨之不可復解。嗟乎。此寧有所勉強哉。國家養士之恩。而氣運之未必卽衰。風俗之未必卽壞。有人焉。採其

天地間名教不磨。自有此種道理。

議論而高其風節。羣然興起。推而挽之。以待澄清之一日焉。知小人之所以勝者。非卽小人之所以敗耶。雖終身隱伏。而天下係其想望。小人有所畏忌。則治亂之故。固始於在上之黨。豈不繇於在下之黨乎。故昔者聖明之世。元愷之賢。必與九官十二牧相知者也。降而漢之諸葛亮。晉之謝安。皆以處士得衆心。負人倫之目者也。英主與賢人進。則天下以朋黨治。惟不幸而繼君子既敗之後。則小人之求於我者方深。

此指烏程陷太倉事。

而我之所以應於人者方激。上下聲氣之相通。而謂之交結。好善欲其登。惡惡欲其崩。而謂之武斷。身名相託。而羽翼相扶。謂之囂薄成風。乘君子之疎。而以中主上之忌。于是求快小人之意旨。而一束於朝廷之功令。則有分南北部之名。按籍而求。遍邑而稽。陳寶既隕。而范李旋續者。桓靈之代是也。選取冗濫。罷天下科舉。以示海內無遺材。投之黃河。惡其清流。而使爲濁流者。李林甫朱溫之奸是也。南渡而殺陳東。因東而殺歐陽徹。遷臨安而放四君子。散太學生。而使作捲堂文以見志者。趙宋之代是也。此皆黨人之

是在下朋黨。然有關係。

在下者也。夫黨人在上。而爲小人所勝。恃有天下之議論。而裁抑之。天下之風節。而折服之。此其勢亂矣。而猶不足以亡。至於朝廷之人空。而草茅之禍烈。勢必化國家之氣運。而盡爲委靡。變國家之風俗。而盡爲柔滑。其又孰得而救之也耶。君子亦何樂乎有此矣。原其初。一人爲名教之宗。而一鄉之人推之。繼且羣天下之人。而共推之。爲之上者。莫不表揚於前。爲之下者。莫不輔助於後。未嘗與聲名期。而天下之名至焉。迨行成矣。名立矣。未嘗爲禍患懼。而天下之禍集焉。同志益相爲引重。則異己益相爲忌嫉。故黨禍之在下者。常更烈於在上。然則閉戶絕迹。不識天下之人。緘口藏身。不談天下之事乎。夫一介之士。必有掃盡此一種瑣瑣借口之人。

密友其人。而踴躍無徒。不事交遊。必其胸懷陰險。矯激不常。而見棄於賢者也。不則甚卑賤無所短長者也。豈有君子蓄用世之志。而孤立寡與者哉。嗟乎。彼聖明之世。平康正直而已。無異同也。自小人指君子爲黨。而後朝廷之上。分爲忠邪。草茅之下。分爲清濁。水火不并立。薰蕕不共器。豈可以小人之加君子者。而遂以定君子之罪哉。試喻之。國如木然。君子則其本根也。衆君子則其條幹也。君子之議論風節。則其枝葉也。拔本則仆。削幹則弱。去枝葉則枯。此乃木之蝨賊也。人主奈何不之悟也。

漢唐宋有漢唐宋之朋黨。明自有明之朋黨。本末源委。各不相蒙。若以前代事論明。豈不河漢。明朝門戶。自四明始分。至烏程而後。士大夫之禍始烈。朝宗家學。最熟最悉。故兩篇議論鑿鑿。無一字依傍影響。恭士

此係朝宗少年作。細看終不同近日文字。然亦不失大家。爾黃

宦官論

人主者。威勢之所積也。勢借則不威。嗚呼。惟其過威。勢之所以下借也。蓋天下之患無窮。人主以大度應

快確

任術之弊如此

之。則無不安。苟其不能無疑。而慮人之欺己。則必思所以防之。防之而所患不必起於所防也。防之人足以爲患矣。故天下之患。每起於所忌。而成於所忽也。古聖人闢略坦易。不矜威嚴之名。其大小臣工。得以朝夕相見。故天下之情僞。莫不悉知。而萬里之禍。無從而發。卽胼腋近習之間。亦不得借權以自豎。今天子手除凶豎。明見萬里矣。然竊以爲未遑目睫也。其事在於用宦官。夫宦官日奔走於人主之前。伺其喜怒。而乘意竊發。出則颺言於衆曰。是主上之所欲爲也。天下信之。則其令行而不可止。苟其違而不行。又

古文神髓

烏從而質其非乎。昔西山之狐，往見南山之虎，曰：子跋踈林薄之間，日一得食，何其憊也。誠能假我以皮毛與牙爪，子安坐山嵎之中，而飲食不乏，虎信之，衆獸果見狐而反走，生死之惟命，夫豈畏一狐哉。見其皮毛與牙爪，或疑真虎之所爲也。今人主之威不啻虎也，上下隔絕，不啻山嵎之深也，而宦官之邪媚煽惑，甚似於狐。假人主之聲名，以爲皮毛，借人主之威權，以爲牙爪，天下焉得不畏之哉。夫衆獸所以畏狐者，不得見虎也。天下所以畏宦官者，不能見天子也。故今日之患，在於朝廷之體過尊，大臣、天子之股肱也，而周歲不得一見，偶有召命，則拜跪唯諾，山呼而退，不得一言。彼幸佞之人，方且飲食臥起，不離于側。

透徹之論

天子又獎其忠勤，嘉其才志，使出入邊廷之間，拱揖部曹之上，皆尊以監視之名，彼作威作福，一加人以

可愧

是非，則天子必信，信且必行。外庭有疏其罪者，不惟不從，又加罪焉。嗚呼！公卿之賢者，務爲相安無事之說，惟恐激其怒，其不肖者，又貪權固位，而陰與相比，偶有小臣言之，則又以爲瀆聒，而莫之省憂也。廟堂果何自而悟哉。夫是以其勢益盛，古者寺人領之太宰，西漢之初，宰相猶得以制之，雖鄧通之寵，申屠嘉能檄之，使叩頭流血，今也，外臣不敢與聞內事，而中貴苛刻暴橫，民間私語，皆採以上聞，交接往來，稍有

涉於朝臣者，羅織株連，必中傷之而後已。其身之賢否，則惟司禮監得以議之。夫耳目所聞見，內侍之斥外臣者，月常四五，而大璫之考核其屬，窮歲不得一也。豈內臣皆賢，而外吏皆不肖哉？秦漢以來，千有餘年矣，其不爲惡者，呂疆張承業數人耳。大逆奇凶，則不計其數。以是知不肖者多，而其黨相與朋比爲姦也。譬之盜賊爲害，使官兵討之，理也。今乃以官兵爲不足任，歸其渠魁，使自爲治，則同惡共濟耳。何益之

喻毒而切

有哉？故天子誠能法周官西漢之制，勿偏任宦官，而曲防朝臣，且卽以宦官之所以制朝臣者，使朝臣得以制宦官，則善矣。昔太祖之制，內侍數人，給灑掃而已，不使識字也。故迄於宣宗，不受其禍。浸假而有王振之事，又有汪直之事，至劉瑾而極凶，至魏忠賢而橫矣。天子手自誅鋤，熟知其惡，豈不戒前車之轍與？蓋輕其爲廝役薰刑之餘，以爲其惡不能有爲，姑使察天下之情僞，一旦得罪，雖勢如凶豎，而我能立除

又引喻文有姿態

之無難也。竊以爲不然。夫人見虎則卹然駭，閉門而拒之，惟恐不速。見鼠則恬不爲怪，究之墮垣穴牆，不出於虎而出於鼠者，豈鼠之力有加於虎哉？患成於所忽，而卒然難防也。故天下常有不測之事。齊桓公

入一事實證

九合諸侯，強如晉楚，奉命恐後，而其後一豎刁敗之有餘。秦始皇滅六國，并四海，威力所加，天下不敢仰

視自以爲一世之雄。海內莫爲予毒也。而不知趙高弄之如木偶也。嗟乎。二君豈非絕世之英主哉。故小

有力。

續上作一收

察不足以爲明。而耳目宜廣。不在防人之欺己。而在乎使人樂盡其誠。今天子任宦官。以爲朝臣不足用也。夫朝臣雖不肖。然而其人親詩書。習禮義。知身家之難安。則憚於爲惡。惜身名之易敗。則勉於爲善。彼宦官不過廝役。薰刑之餘耳。無廉恥以養其性。無妻子以係其心。事之未敗。則詡詡然自以爲得。而曾不顧惜其後。彼自視其身。輕如腐鼠。而謂其重人國家之事哉。夫漢之常侍。唐之中尉。何常不剪除於操溫之手。然而國運隨之以亡。夫以萬鎰之璧。徇一破瓦。愚夫不取也。且凶豎之事。恃聖天子在。則不足憂耳。苟或不然。不知國家何以處之也。故曰。天下事未然者易制。已成者難圖。弊釀於庸主。易返而偏中於英主者難回也。

出主意。

論古事宜含蓄。論今事宜愷切。朝宗親見思宗任宦官而發。故旁引曲中。殊非泛然。牧仲

論爲變體。而行文無不入古。靜子

太平仁義之效論

人主欲以三代之治治其民。莫貴乎其斷也。以斷行之。猶恐以小人之言間之。況乎以不斷行者乎。人臣之進說于其君者。有以王者之治相期者矣。有以霸者之治相期者矣。有以刑名法術之治相期者矣。是三三者其言不同。其人亦異。其將來成功亦大懸殊。雖人主慎終惟初。未可逆知。而要其大端。決于聽計之始。何也。其所以排之者力。而所以審之者定也。未有用刑名法術之說。而治能幾希于霸者也。未有用雜霸之說。而治能幾希于王者也。五帝三王其治尙矣。三王之世。去五帝已遠。商周征誅之世。去夏王之揖遜已遠。而三王之心。固曰吾終不以世之代降。而治遂不若五帝也。而商周之主之心。亦曰吾終不以征誅之世代降。而治遂不如揖遜也。故帝王之治。無百年而不變者。法也。雖千世而不易者。道也。道莫大於仁義。自堯舜二帝。以至於三代以來。未始更也。秦欲以一國而併天下。則須強兵。欲強兵。則須用刑名法術之學。併民力於一。而李斯韓非之徒起。仁義乃蕩然於天下。卒之秦滅六國。而亦旋亡。猶病熱陽狂之人。惡其疾而以毒寒攻之。疾去而元氣亦蕭索矣。漢承秦後。高帝草創。文景敦崇黃老。孝武好大喜功。所云雜霸者非耶。宣帝矜察刻核。自以爲漢家制度。議者推原西京之衰。實基於此。惟光武有人君之度。而

又一宕即提轉。

躬親吏事。失其綱要。浸淫至於魏晉六朝。益不足言矣。嗚乎。相傳千百年仁義之說。不明而欲致太平之效。猶適越而北其轅。吾見其惑也。宋儒曰。貞觀之治。庶幾三代。吾嘗攷太宗之治天下也。粟米狼戾。圜圉空虛。夜戶不閉。人行萬里。不持寸兵。可謂太平矣。而太宗歸之魏徵勸行仁義之效。且曰。惜不令封德彝

應前。

見之。夫德彝之言。便給可聽。魏徵所陳。近於迂緩。其能不以彼易此者。良由太宗所以排之者力。而所以審之者定也。鄭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如此而不效者。未之有也。故太宗之治天下也。亦惟專其人而已矣。亦惟一其政而已矣。亦惟貞其恆而已矣。若是者。所謂斷也。彼所謂兼採其說而徐觀其成者。皆謬也。後之人主之爲治也。入與賢者謀之。出與不肖者議之。是與不肖者論賢也。朝與智者謀之。夕與愚者議之。是與愚者議智也。其始也不斷於心。及

以下方直說主意。

推本用人。是。

其行之無效。則曰。古道之不可治。今之世也如此。不究己之不斷。反以疑王道之必不可行。自以爲求治。

仍是斷字。分。

求治求言。變承作取。文氣甚厚。

而不知適所以亂治也。自以爲求言。而不知多言之熒聽也。是二者皆非也。雖欲求效。其將能耶。宋儒曰。貞觀之治。庶幾三代。然關雉麟趾之意。安在。是太宗猶非能躬行仁義者也。而仁義之效。彰彰如是。況乎

其本之修身齊家者也。嗚呼！後之人主，其亦審擇所尙哉。

總不填仁義膚語，獨從斷字看出治本何等識力。

太子丹論

天下有繩墨之論，而挫英雄志士之氣者，如以荆軻爲盜是也。況乎狃於成敗之形，而不察於確然之數，以忠臣孝子不得已之深心苦行，不痛惜其不幸，而反以爲罪，則何以爲後之國家者。處仇敵法也。昔者燕太子丹遣荆軻入秦，刺始皇不中，秦人來伐，王喜斬丹頭以獻於秦。國竟以滅。宋儒曰：丹有罪焉。故書

案

斬嗚呼！丹之心事，可以告之皇天后土，而無憾矣。其死也將下見其始祖，召公爽於九原，卽引而進之周

之先文王武王之側，亦豈有慙色哉。本意欲殺敵，不遂則死，已決絕於易水送軻之日矣。其書斬者，固其

緊

緊

所笑而不受也。然則何以罪丹乎？曰：召釁也。夫強秦之欲滅燕，豈待有釁哉？彼六國之見滅者，又坐何釁

極正極確

也。刺亦亡，不刺亦亡。三尺童子能辨之矣。卽云幸而苟延焉，乃蜉蝣之朝夕也。尙不得爲螻蛄之晦朔也。有兩人行而遇虎者，其一惶恐拜跪而乞哀以死，其一大呼奮臂鬪不勝而死。而論者願以乞哀爲智，以

大呼奮臂爲狂僊。而櫻虎之怒。則何其愚且謬也。且太子丹之遣軻也。或籌之熟矣。秦之橫行而不可禦。

似接似斷。

大議。

乃天下驚魂震魄。自懼伏於秦。非秦果能制天下也。斬竿一呼。而天下瓦解。相去幾時。秦旣無德以入人。

明於料事。前後若指掌。

而其勢又非蟠結而不可動。設一旦其萬乘之君立死於匹夫之手。國有不內亂乎。天下豪傑。因以知其

不足畏。而太子丹者。且收合六國之餘燼。以西向而前。吾恐嬴氏之亡。不待沛公之入關矣。其以洩暴秦

以上文勢太奔放。着此一也字挽大妙。

之威。而倡天下之義。莫此一擊若也。他日張良之椎蓋。猶踵荆軻之劍而爲之者也。其不能成。則天也。故

此是另起頭。却連上帶下。

荆軻之與聶政不可同日語也。宋人有見於戰國之世。聖人之道不明。先王之法不立。其公子養客。而使

士輕生。故一切以儒者之論繩之。惡聶政之以私害公。而并及之於軻。惡原嘗春申之屬。而并及於太子

丹。譬如有醫之於藥者。不察其人之何病。而概以烏附爲不可用。日以寬和之劑。養其腸胃。又安能起久

卽題中辨折。卽題外波瀾。

痼而生之乎。且天下固多散緩肥重以死者。何必其暴斲也。宋之亡也。秦檜湯思退之流。日以挑釁之說

挾持。殺戮天下之謀臣戰將。始終以講和誤其國。僅有一大儒如考亭者。猶所見之如此。亦何怪乎三百

年間多議論而少成功哉。然則軻可爲忠臣。丹可爲孝子乎。曰。由今日論之。軻可爲忠臣矣。而要之其人則英雄而感恩者也。設其遇嚴仲子。未必不爲之用也。若太子丹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刺骨之論。起宋儒而質之。當不復置辨。行文神似子瞻。恭士

層層論議。斷案處嚴重如山。蘇老泉得意之作。靜子

大蘇無多層折。小蘇層折。覺碎弱而少雄剛。此的是老泉。靜子論極當。予初評謬矣。恭士

謝安論

古之有爲於天下者。必有以脫除天下之習。而立乎其外。蓋爲物所移者。雖足以自見於天下。而恐其歷久而不勝也。夫君子之所恃以勝天下者。在乎器識德量之間。而不在乎幹局。然而幹局之用。君子雖不恃以爲長。而不可以之自廢。苟遺棄其鄙近。而將寄託於所溺。豈獨權寵利欲之足以累人哉。吾以爲謝此論非世人所知。安之清言。亦其累也。安之未仕也。知鎮西之必敗。而委曲厚結其士卒。脫弟萬於難。其旣相也。當桓溫而不懼。禦符堅而不懼。是其識量。豈猶夫尋常之可測哉。顧可以見天下之幾微者。識也。而天下之大。有非

明智之所能盡。則識於是乎窮。可以鎮天下之危疑者。量也。而建功立業之人。又有時乎出於遠生脫死

之表。則量亦僅得其一端。嗚呼。蓋未有力不足以舉天下之煩。氣不足以鍊天下之苦。性情不足以扶持

一篇之骨。

英雄經濟之言。

天下之一偏。而可以大有爲者也。善乎王羲之謂安曰。夏禹胼胝。文王旰食。虛談廢務。浮文妨要。非當世所宜。而桓沖亦云。安石有廟堂之望。不嫻大略。安皆不之用也。夫安豈不知四郊多壘。所當布置而經營。日不暇給也哉。顧其數十年以來。熟見夫江東之鬥地聲名。以文雅爲高。以風流爲美。既不能矯克其一時之夙習。而又以清言濟之。方且塵視乎軒冕。弊擬乎功名。以矜其邁往不屑之韻。幸而遇變。如溫與堅者。而皆有以鎮靜而安全焉。以爲是已足以自見也。說者以二患旣平之後。安卽問於國寶之讒。不久而

洞審其人。

卒。故其建豎止於此。而不知其不然。蓋安之爲人。清沖有餘。而樸練不足。無以爭天下之先。而經天下之

絕大道理。

遠。吾以其夙習決之矣。夫所貴乎矯而克之者。非以爲勝於天下也。乃以自勝也。不爲浮譽所惑。則所以養其力者厚。不與流俗相競。則所以制其氣者重。厚且重。則其性情無累。故其見之於天下者。煩簡適宜。而苦樂一致。若安者。可謂簡易而和樂矣。設一旦困之以煩。嘗之以苦。吾恐其廢然而返於莊生老子之

斷定。

林也。又安能深沉確實。開擴淬厲。而以天下爲己任乎。晉氏之既東也。其相臣前有王導。後有謝安。導有

大有爲之識。而無大有爲之才。安有大有爲之量。而無大有爲之幹。過此則時勢去矣。其偏安也宜哉。然

則必何如而可。曰。如陶侃。祖逖者。而更假之以導與安之識量。庶乎其可已。

雄渾深渺。節奏無一不安。恭士

王猛論

唐荆川曰。王猛者。符堅之謀臣也。此可謂得猛之著者矣。猛處天下分崩之時。其志未嘗不在中原。及其

不得已。而見用於異國。猶惓惓不能忘。猛蓋識大義者也。嗚呼。三代而下。亂世之臣。識大義者。諸葛亮王

猛而已。亮始終心乎漢者也。猛始終心乎晉者也。然亮仕於漢而爲漢人之所知也。猛仕於秦而爲晉人

之所不知也。吾故舍亮而論猛。當猛之隱於華陰也。姚氏石氏多雄略之主。豈不能出而佐之。以爲是氏

羌潛竊者。而非其志也。志不肯輕出。而又無以自達於晉。故寧隱焉。逮夫桓溫入關。而後喜可知矣。被褐

而謁。捫虱而談。詎偶然哉。溫見之而與論三秦之豪傑。旣而曰。江東無君比也。蓋溫且心折於猛矣。乃溫

還而猛不從。何歟。嗚呼。猛英雄也。溫亦英雄也。天下英雄之與英雄。可一望而知。猛從溫。則溫必大用猛。然而溫欲篡晉。其從之則苟彘郭嘉之下者也。不從。溫又必殺猛。天下英雄之相愛而相用也。出於誠。然

絕好推斷。

而英雄之殺英雄。與其見殺於英雄者。則必皆出於萬不得已。苟有可以擇之。而可以全之。斷不相強也。

二語見大略。

確快。

故此時猛不難於舍溫。溫亦不難於舍猛。溫欲篡晉。猛之所知也。猛必不從溫篡晉。亦溫之所知也。然猛自是始無望於晉也矣。晉偏安江左。僅有一桓溫。足以有爲。而又不可以從。天軍一還。彼崑澗函谷之間。

豈復尙有奉正朔襲冠帶之日哉。其出而相符堅者。猛之不得已也。一出而強兵富國。擴疆啓宇。動績爛

一篇之骨在此。崑崙之

然。說者以爲符堅之管仲。是固猛之生平所裕如者也。不足異也。垂沒而告符堅曰。晉正統相承。上下輯

脊。綿亘萬里。

斷得倒。見得定。

妙。

睦。非所可圖。臣死之後。願無以晉爲念。而後其本懷見矣。故吾以爲猛者。非僅僅功名之人也。然則猛盍并不仕秦。曰。猛之才高於諸葛亮。而澹泊寧靜不及。卽其治秦也。亦以英氣爲之。而多不可耐。使亮不遇

先主。則必不仕吳魏者。亮之所能也。猛不遇晉。則并不仕秦者。非猛之所能也。然而當猛之時。可以爲晉

猛之仕秦。仍是存晉。無人見到。

難者。莫秦若也。猛存則以秦存晉。猛亡猶欲以秦存晉。是則吾之所爲識大義者也。

以猛比之諸葛，痛見義士苦心，真千古隻眼之議，文更圓暢反覆，恭士

合論溫猛，如見其捫虱而談，大是英雄。爾黃

顏真卿論

狗國以死之謂忠，抗道不回之謂直。若此者，魯公顏真卿能之。然而當天下變故之際，亂成於前，而禍伏

於後，強藩不順，人心不服，中外觀其設施，賴其彈壓，所謂大人宰相之事也。以忠臣當之，可乎？曰：不可。忠

排疊似老泉。

臣能不負國而已。以直臣當之，可乎？曰：不可。直臣能不貶道而已。然則真卿何如？曰：真卿者，所謂唐之大

即喝破。

人宰相也。唐用之不盡其長，公僅以忠直見焉而已。推公之心，蓋嘗慷慨以經濟自許，而思所以用之，豈

樂夫悻悻孤子，必置其身於危地，而與天下後世爭此一日之名哉？當祿山叛而平原固守，稍識逆順者

皆然，不必真卿也。即云早知其叛，而預爲之備，彼之蓄有逆志也久矣。特明皇不悟耳，又不足爲真卿異

一宕。

也。迨夫凶焰轉張，諸郡連陷，公乃謀於衆曰：賊銳甚，不可抗，委命辱國，非計也。不若徑赴行在，嗚呼！天下

有其實未固，而助之以聲其威，尙隱而係之以望，公所謂以聲望係唐之強弱者歟？祿山甫叛，而堂堂天

子倉皇西走哥舒老將一戰投戈河北二十四郡無復忠臣獨有一魯公奮袂而起椎牛歃血號召連結以橫塞賊衝是其聲望豈渺小哉固賊人之所震而驚而天下之忠義所觀望而激發也設不審時度力

通篇抑揚感慨用若干哉字上氣逸而

而一旦成擒則逆賊之氣彌振而天下之志以挫而威以消沮矣豈特一郡之得失一身之死生而已哉

舒委之而去正其全身以全國者也不然公之生平豈愛一死者而使聞風逃潰之徒得以借口哉公蓋熟知逆賊之情形而又自料其廓清之才常在李郭之列帷幄之算當與鄴侯相伯仲而不肯遂以平原畢一旦之命也其見上也而以爲御史大夫又以爲司寇唐人不知公也其後代宗在陝是時僕固懷恩雖未叛然其逆節已著矣公請自往召之諭以勤王補過使用其言豈有回紇連兵之禍哉代宗得以保全

見其精

其功臣而一時強藩之歸命者不至再爲猜阻目前又得其兵以自衛此皆轉移於呼吸之間不動聲色而因敗爲功化有事爲無事是其深識老謀惟李泌陸贄僅知之耳特區區辨逆順者哉又有不止於此者玄宗在蜀而祝冊署嗣皇帝則真卿諫李輔國遷太上皇於西內則真卿率百官問安以諫代宗自陝遷先入宮而不謁陵廟則真卿又諫此皆名分節目之要而當時自魯公外無有能言之者嗚呼唐之三

見其大

百年治日少而亂日多。其君臣父子之間傳授不明而將順不正。六月四日之變神堯遂退爲太上皇而太宗卽位。房玄齡杜如晦不知其非也。太平公主誅睿宗遂退爲太上皇而玄宗卽位。宋璟不知其非也。浸假而至於靈武之事。天下益以爲固然矣。獨公於事後猶能辨其幾微而謹嚴之於大義。使得盡出其底蘊。如房杜諸人之遭際必有舉措適宜使天下相觀而喻。而有以逆銷其潛亂之萌。又豈必待其著而力爭於甲兵權數之間哉。然則魯公之學術獨見其大。固唐三百年之一人也。雖爲宰相可也。

到底精神。

風神頓挫。具大開闢筆。踞廬陵之巔。史論之最勝家。恭士

于謙論

英宗北狩。景帝立。以于謙爲大司馬。已而英宗還。退居南宮。七年。景帝崩。南宮返正。殺于謙。天下惜之。曰。于謙社稷臣也。侯子曰。于謙非社稷臣也。可謂功臣矣。英宗之北狩也。社稷無主。都城洶洶。廷臣已有倡議南遷者。其不爲宋之續也。幾希矣。也先擁英宗入寇。是明以靖康紹興之事款我也。于謙颺言曰。社稷爲重。國有君矣。來惟有戰耳。也先大沮。乃許英宗還。固不在乎急急奉迎矣。當是時。謙以天下安危爲己。

提。

任以大一統之主出狩而歸海內晏然若不知者偉哉于謙社稷再造之功歟然則謂之非社稷臣者何

抑

道字一篇之骨到此方出

也曰社稷臣非可以功論也不可以福誘不可以禍怵道之所在毅然爭之知則必言言則必盡務納其

君於道而後已不從則爭以去就而無隱忍圖度之私焉吾觀謙之所以自處與其所以處景帝多有非

揚

其道者然則英宗居南宮非歟曰英宗還而欲景帝讓位此非謙所能也即能之旋立其君而旋廢焉尤

揣時度勢于公亦何辭

非社稷臣所爲也然則吾之所以責謙者何也曰廢太子而立見濟則謙之力所能爭也謙雖位爲大司

馬而其權過於相蓋景皇帝幃幄腹心之臣也黃竑之議一萌使謙造膝密陳其不可則景帝亦必徘徊

是

而不敢出而況其率羣臣面折廷諍乎使謙率羣臣羣臣必從何也謙之任遇深而羣臣所恃也乃不聞

其有此舉而詔草一傳謙亦唯唯署名推其意以爲非我發之而我又非秉鈞者天下無以專責之也嗚

好出脫

呼不思其得君行政之何若而欲以名位形迹之際自解免於後亦惑矣謙人傑也逢君之欲以取富貴

揚

其斷斷不爲蓋有出於甚不得已焉而不能揆之於道也以爲吾不幸而遭變故輔人之弟而閑放其兄

亦抉隱之論

功蓋世而名震主是其大權不可一日令不在我也吾特爲景帝特達所拔非有古大臣威望之隆顧託

之重。隱然必不可動者。設一旦拂帝之意。吾將置其身於何所乎。當是時。謙年僅四十餘。而景帝甚少。苟

可以君臣意合。輔之一二十年。而南宮之事告終。則天下無意外之變矣。彼易儲者。乃其早晚所必不免

再揚

也。以宋太宗所難。而以責之景帝。過矣。謙以爲可不必爭也。雖未嘗遏其衝。而亦未嘗開其隙。是其心迹

稱量

的當。豈猶不在趙中令之上哉。七年而景帝崩。謙之所不及料也。故曰。天下事有出於勢之必然。而道之所不

一齊斷倒。

然者。則君子爭之。爭之非慮其勢之容。或有不然也。道之所不在。而天理人倫之所不安也。夫上皇之居

如鐵案不可移。

南宮也。廷臣之不得已也。天下之不得已也。亦景帝之不得已也。即使周公處之。無以易矣。而見濟之立

則何以白景帝之非幸其兄。而謙無所挾以爲居功地耶。異日謙之得罪也。不以易儲。而以金牌召襄世

至論。

子。雖不必其事之不出於誣。而自其不爭易儲之心推之。則景帝升遐之後。謙之不主南宮也明矣。又何

怪乎石亨徐有貞輩。借口以爲奇貨也。然則謙之所以得禍者。乃其畏禍者也。社稷臣者。爭道不爭禍福

也。即使明哲而全其身於禍福之間。亦不宜參以禍福之見。而況其隱忍而無所於擇耶。雖然。謂謙非社

仍收入道上。

稷臣可也。謂之非社稷功而殺之。則不可。功成矣。無以寵利居焉之謂道。惜乎謙未聞也。

直使于少保無辭。文固以度勝者。蒼然悠然。全在矣字也。字數十處用得回旋有態。東坡晚年絕調也。

恭士

壯悔堂文集卷八

策

南省試策一

一篇綱領。

所貴於君德者。能臨天下之謂也。虞書曰。臨下以簡。而後世任數之主。乃欲矜其察察以窮之。過矣。夫天下之情偽。蓋嘗不可以勝防。而人主恆任其獨智。鈎距而探索其間。其偶得之也。則必喜於自用。其既失

病根。

之也。必且展轉而疑人。乘自用之術。而積疑人之心。天下豈復有可信者哉。舉天下至於無可信。而乃欲寄其耳目。託其心腹。則其勢不得不流於偏重。而私昵得以用之矣。偏重者。壅蔽之源也。私昵者。竊弄之漸也。無怪乎執事之所問。凜乎有煬竈之懼。而又不肯盡其辭也。竊意執事之所謂偏重者。得非密勿之大臣耶。所謂私昵者。得非左右宦寺之小人耶。果然。則雖折檻叩墀而言之。而皇帝有所不信。何也。彼方有所挾。以取重於人主。而人主又嘗自恃其往日之英斷。以爲彼有所不敢肆也。愚請得破其所挾。而明指人主之所恃。可乎。竊見今日之大臣所挾者。強也。介也。而皇帝之因而重之者。亦以其強也。介也。然而

四強一弱。二和一介。直弱到小人肺腑。從來奏疏之所未及。

強者四而弱者一焉。介者一而和者二焉。皇帝未之察也。所謂強者。強於盜柄。強於飾罪。強於拒納忠之言。強於護其私局。弱者。則弱於守道格君而已。介者。介於接天下之賢人君子。和者。和於羣小。和於皇帝之左右而已。凡若此。所謂強而介者。唐之盧杞。蓋皆有之。不足異也。頃有諍臣。亦嘗痛哭而陳。以爲今日

此暗指劉忠端公。

有德宗之病。誠爲不識忌諱。然而其任人則似之矣。夫大臣有所挾以爲重。則必陰窺皇帝之意旨。而明

抉隱。

與爲市。此必與寺宦相表裏。而皇帝又未之察也。皇帝未之察。而且有所恃。以爲彼不敢肆。蓋自信卽有大慙如御極之初者。吾有以剪除之。無難也。夫天下之患。必有所伏而起。必有所乘而入。見以爲甚著。則其微可杜也。見以爲甚大。則其細可圖也。苟忽之以爲微且細。則其著而大者立至矣。皇帝以爲斷養。而役之使之。而彼且疑天疑神也。皇帝以爲吾將有法焉。誅罰其後。而彼則已流毒而莫可窮也。故皇帝手除大慙之後。今曾幾何時。而部堂之署。有貂璫矣。邊塞之庭。有貂璫矣。財賦之地。有貂璫矣。舉未聞當密

眞言人所不敢言。

勿之任者。一造膝陳其不可也。大臣以逢迎皇帝而結納乎內臣。內臣以嘗試皇帝而應援乎大臣。皇帝

萬里來龍。

雖察察於遠。而已遺之於近。又豈有濟哉。本欲寄耳目。而適得塞。本欲託心腹。而適得蠱。恐其病積累而

深也。聞之善治病者，不必條具藥餌也。誠能審其中於四肢，而已得十之二三矣。誠能審其中於血氣，而已得十之五六矣。誠能審其中於腠理，而已得十之八九矣。皇帝一旦知受病之處，則知起病之方。任天下之情，僞日來，而吾惟以誠應之，坦然大度，固已收偏重之權，塞私昵之路，而羣天下莫之我欺矣。所謂

大儒經濟。

君德者，有大于此者耶？譬之診脈者，標病環集，舉不足顧，惟以攻虛邪而固根本爲上。斯國醫也哉。

是科爲己卯，朝宗舉第三人，放榜之前一夕，而副考以告正考曰：此生以如此策入彀，吾輩且得罪。本

房寥公國避力爭，曰：果得罪，本房願獨任之。正考遲回良久曰：吾輩得罪，不過降級罰俸而已。姑置此

不盡認。

生，正所以保全之也。朝宗遂落，今讀其策，豈讓劉蕡千載一轍，良可歎也。爾黃

行文逼蘇長公，靜子

南省試策二

用人之道，上以實求之，下以實應之，循其常格，未嘗不可以爲治。不然，雖日言破格，而格且從之，益固矣。

對策主意在此。

甚矣。保舉一途，皇帝之意甚盛，而羣臣皆以虛文塞責也。夫皇帝之所謂保舉者，求濟世之才也。今天下

快論破的。

內訌外侮。誠宜得倜儻非常之人。任而使之。非爲其能周規而折矩。前拱而後揖也。若但如此而已。見在三途之內。豈患無其人。而又特設此一途耶。保舉卽古之薦辟也。其法不始於今日。卽不稱而坐其舉主。亦不始於今日。然不過防其徇人情之私。開賄賂之門而已。以愚意論之。奇士固斷斷乎出賄賂之外。真卓舉。

才亦未必不在人情之中。昔人所謂非親非故。何由習知之也。此二者已當不同觀。而況於避影匿形。惟恐多此一舉。爲身累者乎。於是士之稍才穎者。則懼其多事而不舉矣。士之稍方幅者。則懼其戾俗而不舉矣。士之稍氣節者。則懼其沽名而不舉矣。此行而彼倣。以庸碌爲老成。以軟熟爲諳練。以鬪茸爲和平。

寫世俗人曲盡。

文勢跌宕。

究之人情固有賄賂非全無。而倜儻非常之人。則百不得一也。且得謂之能破格者乎。漢武帝嘗曰。馬嘶馳而致千里。士負累而立功名。魏武帝雖非帝王之比。然而知人善任使。未之過也。彼則直謂士有行如陳平者。吾用之矣。斯二者。真破格者也。今天下之時之勢。豈減漢魏。用人豈尙可拘常格。然而苟有舉二君之言以舉士。未有不驚駭失色者。以文求之。而以實拒之。格又烏在乎其破也。嗚乎。舉朝之臣。皆不以

屢屢叫醒。

可歎。

建功立業爲事。而以畏罪持祿爲心。而且借口曰。吾必得孝如曾參。廉如伯夷。而後進之也。然則屠販誠

辱行而版築乃賤夫耳。豈得一望見皇帝之國門哉。夫處三代以下之世。而必欲得三代以上之人以濟之。愚竊見其惑也。勢必至其真者不得。而僞者踵至。乃愚之所謂庸碌也。軟熟也。闢茸也。夫士苟得其才。容映前。

穎者。亦可矣。苟得其方幅者。亦可矣。苟得其氣節者。亦可矣。今此三者。皆以為不足。而乃更得夫庸碌焉。

圓轉如弄丸。

軟熟焉。闢茸焉。豈因俗救時之道宜然耶。抑此三者。越於格之外。而彼三者。寓於格之中也。皇帝曰破格。

羣臣亦曰破格。而實際持一格。其牢不可破。於是乎保舉一事。以虛文告終矣。且天下士名求之甚高。實

此為沈壽民論武陵相而發。

待之甚卑。無論高者鮮有。有者不至。即使有而至矣。頃嘗有一士焉。以草茅疎賤。不為祿誘。不為禍恤。連

切中當日之弊。

章累牘。抗論今日任兼將相之大臣。皇帝曾一聞之否乎。竊意皇帝聞之。亦必為羣論所惑。以此士為多

事者也。戾俗而沽名者也。而況乎其見駁於納言。押伴於舉主也。嗚乎。皇帝而誠得此一士焉。於以激天

下之頑鈍。勸天下之廉恥。庶幾循序而進。而三途之內。不患無人焉。競起而敬應之。雖不言破格可也。

論當日取人用人得失。可謂曲盡文章。反覆照映。更妙不容言。靜子

南省試策三

叔孫通曰。太子者。天下之本也。本重則天下重。然而往往搖奪者。冊立之不早。豫教之不先也。我國家元良之建。蓋已有年。近者。皇帝又爲擇日出閣。命儒臣授講讀。蓋其所以爲社稷計者。追古三代之隆。而非漢唐以下之所能及也。從來並后匹嫡。少凌長。愛間親。皆足以搖奪國本。今幸無之。獨是豫教。則願有說

正論。

焉。書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竊以爲元所以長仁。良所以繼善。蓋欲以仁善正天下。而無事乎刑名法術也。漢景帝性本刻薄。當其爲太子也。又以晁錯爲之家令。其後削七國。卒亂天下。論者究其禍本。不必吳王稱兵之日也。當錯爲家令時。已早決其有此矣。則所以遣教太子者。非其人也。宣帝雖漢英主。然而殺趙蓋韓楊。皆不以罪。殘於用法。高文之澤始衰。顧嘗謂成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參王霸。奈何欲純任儒術。則所以身教太子者。非其道也。夫教太子者。以書教之。不若以人教之。以人教之。不若以身教之也。太子異日有天下之責者也。但得青宮讀書。辨古今興亡。識人才邪正。足以治平耳矣。豈欲以博物能文。類儒生耶。顧其生深宮之中。長阿保之手。觀而感之。漸而靡之。朝夕而悠游之。所謂以人教者。非獨妙選儒臣也。卽左右贊御之人。尤所不可忽也。儒臣之少。不若宦寺之衆也。儒臣之莊。不若宦寺之狎也。儒臣之

是。

進止有常度。不若宦寺之臥起而無間也。儒臣以經史進。而宦寺以嬉遊進。二者豈相敵乎。昔者如懷恩。覃吉輩。皆賢而有識。以故憲孝兩朝。多得其助焉。皇帝誠厲風旨。於此中得一二。人如恩與吉者。俾侍太子。則一暴十寒之病。庶幾免矣。然而人主者。太子之所取則也。人主好聲色。則燕趙之粉黛。吳越之綺羅。文勢寬舒有姿態。

不問而進太子之前矣。人主好狗馬。則韓盧之駿足。蒲梢之龍種。不問而充太子之御矣。推而至於人主

本意。

好仁儒。則太子之必純厚。可不問也。人主好名法。則太子之必刻薄。可不問也。商高宗賢君也。而爲太子。日常在民間。先朝仁宗宣宗聖主也。而二祖命之從征伐。又嘗往來兩京道路。身出入田舍。訪問百姓疾苦。今旣不能如此脫略而簡易。則所做法者。獨皇帝一身耳。皇帝無聲色狗馬之嗜。固足以端本而正源。

切中。

然竊恐漢之景宣之病。不必盡能免也。意者於元良之義。尙未深長思耶。抑愚則更有進焉。往者太子出關。則爲之廣置講讀之官。使之前有師。後有傅。左有弼。右有輔。其或儒臣不足。則更選他曹而改授焉。蓋

此指黃公濟眉。

結更愷切。而韻致悠然。

其重也。今則幸有一儒臣。可以當師傅輔弼之任。佐太子爲堯舜者。皇帝願以建言怒其伉直。卒使之折辱。貶謫以去。毋亦豫教太子。更有其術歟。而何其不愛惜人才也。

人教身教是訓儲本原之論恭士

當日思宗稍涉深刻故朝宗對策如此牧仲

南省試策四

今天下之患殆有不可言者內之寇外之邊是也愚以爲寇之患非寇能爲患也患在任寇事者武臣養

先朝積弊盡此數語

禍以自利文臣文飾以避害邊之患非邊能爲患也患在任邊事者因循而不知變計畏縮而不敢奮發

大勢瞭然真經濟手

當夫寇之起也繇於民貧民貧繇於賦重賦重繇於增兵增兵繇於備邊迨夫邊事之壞也繇於兵弱兵

切論

弱繇於餉薄餉薄繇於粟不登粟不登繇於田荒而民多爲盜然則二者之患將更相表裏而不知所終

矣竊以爲邊之患遲而大寇之患速而烈請先以勦寇言之寇何起乎其先不過一旅之噪兵而饑民附

之耳當其在豫之河北也一二將帥剪滅之有餘然而卒使之復燃者則養禍以自利也未幾由晉入秦

而其勢張而大矣於是乎一誤於撫再誤於勦之垂成說者且以爲行金而脫繼之開府秉鉞以爲方叔

此必有所指

召虎者誠與前人不同然亦聞其久於宦路善調人情而已今日省臺議論甚深且苛幾束縛任事之臣

無可一措其手而獨交口而譽其人者非誠以其用兵之善也。乃愚所謂文飾者之效也。皇帝宵衣旰食欲拯生靈於塗炭寄任行間非文則武而約略不過如此亦何怪乎寇之日熾者。雖然以法徇人則亂以

千古名言。

人立法則治以官徇人則亂以人擇官則治今所爲文武者固在也。武臣縱寇其責在武今則概縱之不

中肯。

問而獨朝逮一撫夕更一督其爲督與撫者亦曾聞有露章而劾一將帥者乎甚則積玩而輕武臣曰進

彼亦進武臣曰止彼亦止以國家推轂賜劍之任而日望影隨塵等於將軍之幕客而猶謂之將士豫附

要言不煩。

皇帝亦願知其事聞其人否也。皇帝誠願知其事聞其人一旦舉而措之以武立法以文擇官罷周旋繩

大略。

此是文章針線

墨之料而用拓落英雄之材申罰不逾時之格而警駭不可御之將則寇患可立平也。夫內實則外之虛

者不足憂內重則外之輕者不足舉請更以籌邊進從來籌邊者三策曰和曰守曰戰今則和有所不屑

誤事在此。

言戰則又似不卽舉獨有一守而已然而邊事自英宗以後固皆出於守矣亦嘗有三歲不破軍殺將乎

說得透。

五歲不入關乎十歲不窺京乎守業已無效而曾不知變計曾不敢奮發乃愚所謂因循者幸目前而畏

縮者踵事後也然則今日誠變計而奮發焉勢必出於戰而愚且見陳言者之以邀功爲多事也挑釁爲

速禍也。孤注爲首罪也。又誰爲任之者乎。夫國勢處積強之日。在於持重。休息爲安。處積弱之日。在於整名言。

齊振刷爲強。不可一概論也。天下之因循而畏縮者。殆二百年。士馬久消耗矣。器械久敝壞矣。大將吏亦以其禍福之命。羣聽之無可如何矣。非使之臥薪。豈能知寒。非使之嘗膽。豈能知苦也耶。譬如有人病積痞者。無不劑而救之之理。即使驟畏尅伐。亦必漸次破除其壘塊。盪滌其腸胃。而後徐養之。以和平。若乃

確有所見。

徒畏藥餌。而日進梁肉。又豈能下咽哉。夫我之邊。且延袤以千里計。守東而西潰。守西而東潰。五里置墩。十里傳烽。積而一路一將。即使勝兵滿千。而彼飄忽騰捷。立以十倍來。不可支矣。夫彼嘗以聚當我之散。

極是。

我卒不思一大聚。以掩出其不意。則何說也。我國家之幅員。十大於彼。我國家之人力。十強於彼。我國家之財貨。十富於彼。誠能反其積弱。而以戰爲守。則邊患不難備也。嗚乎。患之來也。未著者易收。而已見者難防。漢之渤海朝歌寇也。唐之黃巢亦寇也。秦之長城。周之太原。邊也。宋之澶淵。浸假而至於江。至於海。亦邊也。竊幸執事之間及之。而更願其破忌諱。而入告我后也。

痛哭流涕之談。

練達英豁。李文饒一流。恭士

明策從來以填引古事爲工。此獨語語切。今三百年第一手也。牧仲。

南省試策五

排山倒海而來。

今夫文章者。有逮下之體。有達上之體。有疏理之體。有致用之體。有述誌之體。有載事之體。有象物之體。有抒情之體。教令詔誥之所發也。箋書章奏之所附也。經術之表章也。謨猷之條貫也。彰往切今之經緯。

盡文之變。

也。條近行遠之章施也。風詩之所見端也。銘賦之所揚盛也。總而言之。俗尙之所繇以醇澆也。人心之所繇以邪正也。是固有體焉。而非可以意爲之也。然而變而通焉。各自以其體爲體。而非規而摹焉。爲一體也。欲其皆醇而正。必自取士始。是。蓋士人之進身。雖僅以其一體者爲之。而其後歷久而殊用。教令詔誥。

於是乎代言。箋書章奏。於是乎表職。經術將以述聖紹賢。謨猷將以澤民致主。彰往則必取裁。切今則必徵材。條近欲其無蔽旨。行遠欲其無滯思。宣朝野之好惡。於是有風詩。壯國家之威儀。於是有銘賦。凡其所以需之。如是其備也。夫需之以衆效。而求之於一端。無怪乎上作而下不應也。何也。本可以操末。末不可以操本。源可以澄流。流不可以澄源。無以鼓舞天下之學。而徒欲振起乎天下之文。是逐之於其末也。本論。

爭之於其流也。古人知其然，故取士之途不一，而其所以教學之旨，甚鄭重，所以教學之方，甚周詳也。今

說盡。

天下取人於進士一途，且三百年而不變，其偏重也久矣。所謂進士者，非真其學異於人也，亦能爲進士之文而已。父師之所教，子弟之所習，不過曰簡鍊而揣摩之，求爲進士。此外非所尙也。始以其人登科目，

可笑可歎。

繼卽以其人知貢舉，久而化焉。公卿大夫士，相視莫逆，如出一轍。夫舉天下而盡驅之於聞見寡乏，才氣

妙。

悴劣，則進士之文之罪也。雖然，徒歸其罪於文，彼有所不服，何也？彼誠無其學而不能，非彼嘗能之，而故

出於此文，以圖一得也。且其所專家而爲進士體者，亦不啻其心粗而氣浮，旨陋而格卑，鹵莽而食報，滅裂乎先民矣。而況乎求當於諸體也？夫教令詔誥之文，體在典重，今也非鄙俚則聲偶矣。是其病爲褻爲

語語切當。

瀆，箋書章奏之文，體在條達，今也非夸諛則冗膚矣。是其病爲諂爲謾，經術之文，以發明爲體者也。訓詁者病之，穿鑿者又病之，謾猷之文，以裨益爲體者也。空疎者病之，沿襲者又病之，彰往之文，以失其斷例

傳所謂子產有辭鄭實賴

而體病，切今之文，以失其考實而體病，條近行遠之文，今勦其體於胥史，病在乎學士之依樣風詩銘賦之文，今虛其體於館閣，病在乎舍人之斷臆。凡若此者，病不可勝言，曾無害其爲進士，無阻其爲大官也。

之。國事若此，可愧孰甚。

夫天下之執其一卷而思僥倖也久矣。今皆如其願而償之。俗尙又焉得不漓。人心又焉得不汚乎。天下之道一彼一此。習之於此者百年而不能效之於彼者一日。容有之矣。若於此未嘗習之。而遽欲求其效於彼。則必不得之數也。今執事所問者。舉不越進士之文。是其所積重。不過此一體耳。而乃欲諸體之皆合。不亦異乎。韓昌黎曰。氣。水也。言浮物也。氣盛則物之小大畢浮。愚以爲學。水也。文。浮物也。學既充實。則其於諸體也。鬱勃焉而出。變化焉而來矣。今天下未必無淹博之儒。貫通諸體。亦未必不能爲進士所爲之文。但其所爲文。不盡如其心粗而氣浮。言陋而格卑。而有司又不以先民之式求之。則亦黜而落耳。執事豈能誠而求之。達于天子乎。執事而無進退之責。則已。執事而有進退之責。愚終願其急於勸學。而其所爲文者。將有待而自舉也。

光芒萬丈。曲折自如。文章家之宗匠也。諱子

論文體一字不可動移。文更疏暢。爾黃

豫省試策一

三代而下未嘗無雄才大略之主而治不進於古者非時有不同學不明也夫人主不下殿庭而周知小民向背之情左右忠佞之端海隅隱伏之變豈有他哉勤於讀書而又集諸韓幄儒臣於古今之理亂道術之原委日啓沃於廣廈綳旃之上如斯而已矣是故行一政而天下歡欣舞蹈以頌之用一人而天下

緊收一句·文勢方不沒·以下却又奔放·

莫敢不服誠以本原一清則其勢自不可得而蒙欺也君心之出入一彼此一此不向之於詩書則向之於

連用三其勢必然也·勁甚

聲色其勢必然也不親之於儒賢則親之於匪昵其勢必然也不納之於精明則納之於蔽塞其勢必然也彼其託於天下之上渺然一身耳十步之外不能聞也百步之外不能見也既已不聞不見則不得不

以下數行·俱預伏當通漢書·

委重於人其所委而重者幸而得其人則猶可彌縫其闕而苟安於一時苟不幸而不得其人則將陰陽

一篇歸重·在此三語·

爲工譸張爲幻其患有不可勝言者三代而下任數明察之主猶且不免焉而況於性質不相習文義不相曉言語不相接者乎聖人知其然故雖紆續以塞其耳而聽於無聲不與天下爭區區之聞而自無不

又接一句·出學字·

聞也冕旒以蔽其目而視於無形不與天下爭區區之見而自無不見也夫所謂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者

心閒手敏·

何也博通古今精研道術而好學不倦也三代而下創業之君漢高帝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明太祖而

已矣。高帝繼秦滅楚，以太牢祀孔子，蘇叢議禮，拜叔孫通爲太常，命陸賈述古興亡十二篇以進，號曰新語。唐太宗置弘文之館，躬釋奠之禮，命孔穎達撰五經正義，宋太祖喜讀書，雖在軍中，手不釋卷，會御殿令洞開諸門，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元世祖定鼎於燕，召寶默許衡以充講幄，明太祖命有司廣求古今書史，收之秘府，新殿成，繪古事蹟法戒於壁，此數主者，雖性分學力各有偏勝，然未有不從事於學者也。不特此也，他如漢劉淵嘗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春秋，每曰：一物之不知，君子耻之。後趙石勒目不知書，然常使人讀漢書，勒臥聽之。北魏拓跋珪克燕，卽置五經博士，問李光曰：何物可益人神智？光曰：莫若書籍，遂令郡縣崇焉。是一時雄霸偏安之主，亦未嘗不知所重，而非云馬上果遂可以得天下也。今大統初集，皇帝生知天縱，百度維新，然而有致治之本源，惟一曰讀書，而讀書之道有三。

殿俱切要。

一曰開經筵。考前朝經筵之制，常以月之二日，御文華殿進講，惟大寒暑暫輟焉。春講開於二月，暫輟於五月，秋講開於八月，暫輟於十月，然猶有日講。又午講於煖閣，皇帝倣而行之，日就月將，二帝三王之大經大法，於是焉在。所以格非心，緝敬勝也。一曰親儒臣。人主親賢士大夫，而遠近習便嬖，則可以涵養德

透徹。

性。今一時從龍侍從，皆起兵間，而皇帝又有畋獵狗馬之好，豈特長沙之不合於絳灌哉？夫古之綴衣虎賁，皆選吉士，而後出入起居，不陷於非幾，所以慎輔導，廣忠益也。一曰讀漢書，古今書不能盡讀，而治平有要略，若真德秀之大學衍義，丘濬之大學衍義補，一主於理，而以立乎天下之綱，所衍之義大而簡，一主於事，而以舉乎天下之目，所衍之義細而詳，真書其體，丘書其用，皇帝萬幾之暇，留心講覽，所以鑑得失，辯興亡也。然而猶竊有慮者，今之命令詔誥，滿字也，譯而後頒之天下焉；章疏奏議，漢字也，譯而後上之朝廷焉。書之命龍曰：朕壘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天下人臣之爲龍者，段相應。

更中肯綮。

此處又與前委重於人一

少而不爲龍者多，則出納之可虞也久矣。皇帝如不通漢書，卽經筵何以開，儒臣何以進哉？夫大舜生於東，文王生於西，其實天下之至聖，非東西可得而限也。豈皇帝僅云真人起於朔漠，而必滿焉之是尙歟？誠能濟滿以漢，而力勉乎此三者，而猶不聞所不聞，見所不見，或小民向背之情，左右忠佞之端，海隅隱伏之變，猶有蒙而欺夫皇帝者，愚不信也。若夫執事之所問，天人精一之旨，詩賦詞章之流，卽本末內外，容有不同，而一爲儒者之學，一爲文人之學，皆非人主所急，其失也非迂則蕩，愚未敢颺言以獻也。

俱從治平上講學，獨見其大勝處，尤在切今。士

豫省試策二

聖人之治天下也，未嘗不可以蕩佚簡易者爲之，而必習之以委曲煩重之數。豈故以此勞天下哉？蓋有見於人情之自然，而放而決之，與閑而閉之，均有所不能也。自然之謂禮，非以爲文也。所以經世變也，非以爲儀也。所以定民志也。蓋聖人作而萬物覩，舉天下之情，方且皇皇焉不釋其故，而有日求於我之思。

妙論。

我顧無以厭其求，而徒示之以固陋之觀，則朝廷所以自爲者輕矣。夫勢無常強，而在於維持者厚，運無常盛，而在於輔翼者隆，循循然行之既久，而其始非一端之所能窺者，其卒亦非百年之所能犯。聖人於開物成務之日，已慮之矣。三代而下，其建國不以禮者，莫如嬴秦，而興也勃焉，衰也忽焉。蓋秦之爲道也，

是論世識力。

是今而非古，拂人而從己，樂苟且而惡周詳，其所爲質者非真質，而不至於文者，則真無文也。禮者，制文質之中者也。時可以質而質，時可以文而文，故謂之中。昔之得統於前代者，易其號，不易其禮，卽革其末世之禮，而不革其由舊之禮。皇皇乎上之所制，下之所履也。文中子曰：冠禮廢而天下無人道矣，婚禮廢

扼要。

而天下無家政矣。喪禮廢而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而天下忘其祖矣。然則不必三加而未始不冠。不必六禮而未始不婚。哭泣之哀未始不可以爲喪。薦享之誠未始不可以爲祭。治天下者豈真恃此微文細節之屑屑歟哉。而必有名以命之。數以紀之。仁孝之文以將之。鬼神之義以通之。以爲不如此則無以立天下之防。而養天下之欲也。推而極之天下大矣。五帝三王之所自出也。非我之所能爲也。人主居五帝暢所欲言。

三王之位。繼五帝三王之道。治五帝三王之民。而欲廢五帝三王之禮。是欲強天下以自爲便利也。天下豈從之哉。今皇帝創制顯庸。運世以禮。一切綱紀條貫。固可以次第舉矣。抑有所謙讓未遑者耶。竊以爲皇帝果欲行之。則必輟乎疑畏之本。絕乎牽制之端。而後可也。何也。議禮則必有典則之物。則必有威儀之飾。則必有文章之辨。舉之甚難。而應之甚迂。必且大變其昔之所爲。而錯然其弗敢苟也。秩然其弗敢素也。得無曰。祖宗所未及者。我亦勿之敢及歟。則皇帝必有悄乎其疑。怒乎其畏者。而貴臣大家之流。又

此段識議。人所不及。卽及亦決不敢道。

相率而憚於聞所不聞。見所不見。習所不習。以脫略爲便計。以樸邈爲故俗。牽而制之。父兄宗國。萬口如一也。皇帝將誰與行此禮哉。夫天下皆以一區之禮爲禮。而不以大同之禮爲禮。非有昭曠於天下之識。

不能辨也。天下皆以一時之禮爲禮，而不以先王之禮爲禮，非有矯易於天下之力，不能爭也。聖人之制禮也，不惜犯天下之煩苦，而以馴致於自然而不廢，故勞之乃所以逸之也，拂之乃所以適之也。創之乃所以安之也。朝會有禮以序之，故不瀆天下之分；征伐有禮以陳之，故不奸天下之器；進退有禮以裁之，

以下五段·皆當世急務。

又接此一

故不墮天下之節，出入有禮以度之，故不奪天下之利；獄訟有禮以一之，故不亂天下之法。其分嚴則天

段·急脈緩受。

下之耳目可不威而肅也，其器安則天下之心知可不柔而服也，其節明則天下之名教可不勸而興也。

禮之關係如此。

其利溥則天下之衣食可不給而裕也，其法立則天下之風俗可不約而齊也。於是乎黼黻之章，我不得而簡賤之，干戈之威，我不得而逞極之，綱常之義，我不得而湮滅之，井廬之界，我不得而兼并之，倫要之列，我不得而增減之。我之所以自爲者不輕，則天下雖欲凌而蕩焉，而有不能踰。我之于天下者不薄，則

是

天下相與享其治焉安焉，而有不忍去。是以天下自結繩畫象茹毛飲血而後，未有不日趨於文，而可以固陋之治治者也。聖人知其然，故有改道之名，無變法之實，有虔始之勞，無慮終之憂。自非大有爲之主，其能不惑於衆，而建大業者鮮矣。三代而後，惟趙武靈王、魏孝文帝近之，而變而不失其正，則孝文爲烈。

正意微旨。

焉。文中子曰：貴其時，大其事，太和之治，何可少乎哉！夫孝文偏安之主也，而況乎皇帝之大一統者乎？故照映逼古。

曰：居五帝三王之位，繼五帝三王之道，治五帝三王之民，而欲廢五帝三王之禮，竊有以知皇帝之斷斷乎不然也。抑皇帝而果欲議禮，則必有數倍於叔孫通高堂生之人，出而佐之，又何難於輟天下之疑畏，而絕天下之牽制也。

立論決不可磨，是將來典制中第一篇文字。靜子

豫省試策三

探本之論。

與人主共百姓者，守令也。守令輕，則百姓愈輕矣。三代之制，封建天下，而寄其民於諸侯，民間之利病，諸侯專之，更一轉而即達於天子，無甚懸絕也。漢承郡國而立守令，其時之賢者，往往徵入爲三公，僚屬佐吏，得自選署，而有所因革，建置於民，無復得而侵沮之者，則漢之守令，卽古之諸侯也。吏治之盛，厥有由哉。夫託之重，則簡之不得不重也。簡之重，則任之不得不重也。任之重，則進之退之，不得不重也。故曰：敝之甚難，而授之甚易，其勢輕矣。責之太劇，而視之太卑，其勢輕矣。名之數舉，而實之數渝，其勢輕矣。選舉

筆力量法，何減韓非子。

之道。儒與吏而已。儒焉而不盡出於儒。吏焉而不盡出於吏。此所以敝之甚難而授之甚易也。委用之道。法與體而已。法焉而不獲於其法。體焉而不獲於其體。此所以責之太劇而視之太卑也。甄別之道。貪與廉而已。貪焉而不必果其貪。廉焉而不必果其廉。此所以名之數舉而實之數渝也。於是天下之守令。習而玩焉。其賢者相與飾虛名。循故事。坐待資俸。而不肖者。且幸其一日之便。潤身飽家而已。何怪乎民生

四語切而盡。

之日凋也。皇帝親政之初。洞悉其弊。嚴飭而申行之。致治之盛。卽何論兩漢。然而天下之流品不清。天下之文墨不破。天下之僥倖不息。天下之功能不厲。皆足以窳吏而害民。愚生請盡言而無諱焉。可乎。親民之官。非賞功酬勞之具也。有功有勞者。以此賞之。酬之。卽非真有功真有勞者。亦奔競焉。而借以賞之。酬之。而郡邑之纍纍若若者。不知其所從來矣。洩政之司。非屏氣折腰之地也。統轄所及者。而頤之指之。卽驛騷旁午之所過者。而更以挫之辱之。而郡邑之唯諾者。無所措其手矣。黜幽之典。剔民蠹也。則一日而三褫。未爲過也。乃有同墨其守。而或摘之綬。或彈之冠者。又安見乎民蠹之必黜也。陟明之典。勸民庸也。則一歲而三遷。未爲過也。乃有同素其絲。而或企登仙。或嗟向隅者。又安見乎民庸之必陟也。皇帝曰。吾

有法在其令天下考之課之。考之課之誠是也。然而令之上有守焉。又有貳於守者數人焉。守之上有監

文法相沿如此。

司焉。又有列於監司之署者數人焉。皆數經層折而後達於按者撫。乃以聞於天子。天子又不卽裁其可否。下之六卿六卿審決矣。又復得請而後下之。其層折而至於守令者。猶夫故也。長於守令者未必賢於守令。卽賢於守令矣。而滿漢之見不除。或有所願望而不敢。或有所牽制而不能。於是上與下終日求塞責。下與上終日求當意外。若條貫而內實扞格。初似精嚴而後益縱廢。雖欲致治豈可得哉。夫人主之馭吏也。程之以不可冒之衡。則賢才之塗不得而混之也。假之以不可撓之權。則豪傑之氣不得而困之也。

文如萬斛泉湧。

束之以不可避之誅。則中人將以其畏罪者而羣奉法也。激之以不可遺之賞。則小賢將以其圖功者而爭修職也。故必流品清而後文墨可破。必文墨破而後僥倖可息。必僥倖息而後功能可厲。自然之勢也。

四段文章。條暢言之。結束又分出次第。切中機要。

以古之吏視今之吏。則今冗矣。以古之法視今之法。則今幸矣。以所甚冗。猶若有不足。以所甚幸。猶若有不平。此無他。續貂之屬太廣。而鋤莠之律或踰也。皇帝誠心知其弊而力矯之。遴數大吏以遴天下之羣小吏。又遴一大吏以遴天下之數大吏。舉而措焉。人無新舊。皆朝廷之吏。何親疎也。地無遠近。皆朝廷之

二語大綱領。

吏何輕重也。職無殿最。皆朝廷之吏。何恩怨也。勿以美錦而學之製。勿以善書而掣之肘。塞鼠穴以杜三窟。出笥衣以公敝袴。則原端於上。流潔於下。民不求安而自安矣。太平之治。天下且拭目俟之。

經濟文章。古人兼之者殊少。此能兼之。恭士

縱談當世之務。慷慨洞達。莫謂今天下無馬周陸贄其人也。爾黃

豫省試策四

起語便是以不治治之之案。

天下有其言。近於從來之所習聞。而聖人必不能易者。則治河之策是也。太上順之。其次利導之。最下者與之爭。順之不能。於是乎始導。導之而懼其溢。而不循乎流也。於是乎始分。懼其衝。而不安乎瀾也。於是乎始鑿。分之鑿之。皆以導之也。從未有與之爭者。今而障焉。是塞之也。塞焉。是與之爭也。自漢以來。治河者屢矣。竟悍然爭焉。而不顧其不受。及至乎力竭功墮。而不知止。則令當路條議其便宜。而輕謀喜事之臣。猶且大聲疾呼。願攘臂一試。卒無有心知其不可。而肯爲昌言之者。夫以神禹所不敢出者。而後人出焉。聖人所極智窮思。而以爲無奇者。乃就十數肉食之人。而詢焉探焉。既昧於莫挽之勢。又惑於不能割

以上至此。十數行作一氣讀。不可

斷續。

之利則亦徒見其勞民傷財而已矣。夫河發崑崙，出自西域，其由積石而入者，禹引之也。禹當時謂諸水以入海爲歸，而中原之水皆散而無統，弱而無力，其氣勢無有能相挾相屬，會同而入於海者，故不得不借河爲用也。然而禹用河而不虞河之不爲用，反因以爲害者，則所謂識其源，辨其性，譜其形，而非恃吾

主

區區之力與之爭也。河之源自天上來，驚濤奔浪，一瀉千里，雍冀首當之，而不至大爲潰溢者，有山以束之也。其性喜紆折，好遷徙，委注於徐揚之窪下，而亦不至大爲潰溢者，有陂澤以蓄之，尾閭以洩之也。惟至於豫，堯之墟，野平而曠，土疏而實，旣無險可以抗，又復滿而不能容，聖人以爲河形至此，透迤而蕩漾，

只是大蘇。

吾惟捐數百里之地，以予之而已矣。聖人非委其地而不惜，因而棄其民而不愛也。蓋審量其勞逸大小，而委之棄之，乃所以全之也。河者，天下之神物也，其澎湃汪洋，無不之也。又天下之陰氣也，其數衰於西南，而自東而北，則地氣之陰應之，故常出沒乎豫堯之間。此漢以來，河患之大較然也。戰國時，白圭鄭國之徒，皆制其堰而高其岸者，天下有分地與分民也，害歸於彼，故利成於此，勢不得不自爲防也。今天下一家，兩岸之地，皆朝廷之地也，兩岸之民，皆朝廷之民也，南徙則吾避而北焉，北徙則吾避而南焉，計

其財力所費不敵治河十分之一。而固已無事矣。故河不出於南。則出於北。利害一也。今必欲使不北而南。或使不南而北。何利之有。雖然當事者必有以爲利。利運道也。則請卽以運道言之。國家定鼎燕京。運道所經。必由於河。然視堯都冀方。未甚相遠也。致堯時九州貢道。已有沿海逾陸之文。不憚推挽轉折以達之。未聞首尾數千里。而必恃一綫於河者也。河之所以爲貢道者。以通淮也。周定王五年。徙碇礫。已失其故道矣。漢武帝時。復通淮泗。宋太宗時。始專入淮。則是數千年間。其或通與否。皆氣運之自然者爲之。而非人力之所能爭也。今不審其上流之怒決何故。而遏其湍駛之衝。是不知其源也。不審其下流之停滯何所。而隄於尋丈之內。是不知其形也。以龍宮蛟窟。潦原浸天之物。而欲集區區泉麻草土之力以敵之。是不知其性也。不知其源。不知其形。不知其性。是昔者神禹之智。不能以玄圭救黃熊。而後人謂可以億倖焉。豈不惑哉。未覩運道之利。先受治河之害。且運道明明有沿海逾陸之文。可以揚千艘之輕帆。疏

湧應。

雙輪之中梗。而必欲首尾數千里。恃一綫於河。則亦徒見其勞民傷財而已矣。皇帝軫念民艱。正供之額。概從儉薄。而治河之竭民財者。倍正供而五之。其以耗民之力。則又父老子弟。終歲於嗟風泣雨。剝肉補

瘡之中而不得休息也。以治河爲名而取之民間者。本折工餼。追呼運轉之費。種種以什伯計。迨數易其手而實用之河者。曾不得其半。故今日且有以治河爲奇貨者矣。除執事所問。荊隴口小長堤而外。其不

經水衡之計算。河臣之耳目者。尙未易一二指也。其實皆久湮之陂。徑寸之穴。本無可治。而胥吏備作之

更異。

當事者誠不知耶。抑聽之耶。

徒。輒蒙欺得請而科斂焉。甚者則日築而夜潰之。利其迄無成功。宋人有云。治河猶治兵也。治兵者利於用兵。若謂兵無可用。則利權輕矣。治河者利於治河。若謂河無可治。則利孔塞矣。故今日之河。朝廷卽欲

和盤說出。胸中全不介得失之念。

行其無事。而司空未必以爲然也。司空卽欲行其無事。而總河之制府未必以爲然也。總河之制府卽欲行其無事。而藩河之監司未必以爲然也。藩河之監司卽欲行其無事。而濱河之有司未必以爲然也。濱河之有司卽欲行其無事。而胥吏備作之徒。借河以爲溪壑者。終不肯以爲然也。故今日之河。下奏報之。則上因循之。愚生未見其所終也。執事倘察葛藟。而一昌言焉。是中原之幸也。

通篇以不治河爲主。變化出沒。極文事之樂。恭士

人主之所操以礪世磨鈍者。賞罰之法也。賞不逾時。罰不旋踵。衛嗣君曰。賞立。誅必。雖失十左氏無傷也。

據上一層。占地步。

賞不立。誅不必。雖得十左氏無益也。而君子譏之曰。嗣君知數不知道。聖人務以忠厚寬大之道待天下。而不屑屑小數以邀之。若是乎其立法之有本也。雖然。不通乎時變而爲之。以聖人之法。猶不足以爲治。通乎時變而爲之。卽區區之小數。聖人有所不廢也。天下積玩之所致。固有激之以賞。而人不知勸。陳之

透亮。

以罰。而乃以爽然悟廢然返者矣。人非大賢。鮮不愛財。人非至愚。鮮不惜死。聖人能以所甚惜。奪所甚愛。

方見作用。與申韓有別。

故天下之中人。皆可自全於功名之途。而不至有覆餗債轅之傷。則其必用嚴者。乃其善濟乎寬也。蓋法設而不立。積習不破也。法立而不行。積威猶不伸也。衆人守之不足。一人壞之有餘也。事事而守之。不若其忽然借一事以徇之也。天下惟積玩之後。循之難爲功。亦惟積玩之後。反振之易爲力。出其不意。而用

名言。

其不測。誅賞不必遍於天下。而服從者遠。說在乎烹阿而益封。卽墨已。嗚乎。天下之亂。必其法先亂。天下之治。必其法先治。故聖人不患人情之難御。而惟患吾法之設焉而不立。立焉而不行也。明之季也。其政

是。

似刻而實弛。其吏似畏而實欺。天下相承數十年。而實羣戩於法之中。有人焉起而救之。可以知世變矣。

皇帝執太阿以馭天下，亦豈能外賞罰哉？然而皇帝能獨操之，不能獨用之，必有所寄，寄之而不當，雖欲獨操之，而天下之窺之者衆也。寄之而當，雖與衆用之，而其權未嘗不卒歸於一也。何者？法有所自舉，而本末之衡異也。皇帝者，天下之本也，誠能秉至公於上，而貴屬戚畹，無有借吾叢者，然後推而大吏，以至於小吏，無有阿循者矣。誠能運至明於上，而左右近習，無有煬吾竈者，然後推而大吏，以至於小吏，無有

說透

壅蔽者矣。竊聞往者，二三藩王，皆得以用人殺人，而諸從龍於舊邸者，或出爲流官，或中司大柄，譯一字焉而行，刻一木焉而旋止，外廷不敢問也。以皇帝一人之權，而分持之，所謂法者，特有其名耳。於是天下之奸宄有所沿以自升，而天下之貪猾復有所恃而不敗，民殘而俗弊，此雖日誅十數人，未必當也。不正其本而躬行督責，天下豈信之哉？夫法設而不立，不如其無設也。天下猶知有法也，法立而不行，不如其

歸到本原上

無立也。天下猶知法之必不可犯也，迨一出而屢反，一反而不平，而天下始陽以奉法者，塞責陰以散法

可謂深且切矣

者，售姦矣。明法之不振也，其弊有二：曰情面，曰賄賂。今天下則并於一途，究之情面可破而賄賂不可破，然不能上聞奈何？則是羣天下以金錢爲守官之符，續命之膏，而朝廷不復有功令也。明臣馮琦之言曰：宮府無二體，貴賤

無二法。則天下治。愚竊以爲今日滿漢無二體。貧富無二法。而天下治。今日亦非盡無法之過也。所以寄法者未當也。寄之當。故大臣法。大臣法。故小臣廉。然後舉劾可必其不爽也。賞罰可必其不渝也。甲可而乙否焉。則核之。核之而果否焉。則其罪在甲矣。若此者無赦。乙否而甲可焉。則核之。核之而果可焉。則其罪在乙矣。若此者無赦。不逾時而列焉。不旋踵而判焉。絕游移之端。杜營庇之路。振綱挈領。而法已伸矣。

出語英辭。如見李文饒張太岳當年。

嗚乎。天下之貪欲也極矣。惟制其命者可以立反之制。其尤大之命者。可以預止之。故事有近於鑿急不

結出立法深心。

近人情之所爲。而適以符吾道德之用者。不可不察也。

從救時立論。最爲警切。却不肯雜入刑名一字。靜子

壯悔堂文集卷九

表說書後

擬思宗改元追復楊漣等官爵并起被廢諸臣旋欽定逆案頒示百官廷臣謝表崇禎元年

伏以惟皇御極拔淹采於辛陽至聖有臨驅凶人如鳥雀雙鳳題白邨之墓泉臺忽際風雲九州鑄蒼鼎之形人世不逢櫛杙此陰消陽長之日實小往大來之期斗柄獨持泰階載遇臣等誠懼誠忤稽首頓首上言竊惟周易章拔茅之慶春秋列刈草之文殷少師告彼新君首嚴威福里大夫獻其世子用戒薰蕕乃知朝廷之司實惟賞罰是寄自玄皇初醉誤予金簡之書而神木失幾遂爲博徒所借形迷鹿馬傷黃

措辭在微彰之間妙極斟酌

流

犬於東門權授王曹飛白蛆於西市水德之傳一傳二豈獨神言赤帝之爲桓爲靈誠非曆數泊乎沉香

影入客氏

亭畔縱橫緋衣三千竟至甘露臺前顛沛金枝奕世沙門護法人稱胡廣中庸北府開衙誰疏王涯冤滯拜聖媯宋氏之座以社鼠而結城狐得衛卿彌子之方本獻桃而致煬憲黨成翼虎爪牙之焰彌張臥近驪龍雲霧之勢在手於今方烈自古以然未有日月無私陰幽爲之昏照光華復旦魍魅因之潛藏如此

時者也。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曆應乾圖，電繞華渚，龍飛代服，紀元開藝祖之年，廟告神宗，重瞳增軒孫之瑞，新煉媧妃之石，玉清仍是九層，更築共工之山，坤維安於四極，八關既竄，參軍應慰孤魂，七聖同遊，大澤猶勤異夢，若以芳州之杜若，先夜已零，更恐湘水之幽蘭，入秋將落，玉櫂雖美，深愁非屈子之宮，金鏡尚存，竊喜無張公之祭，爰下褒忠之典，生者榮死者如生，更嚴辨奸之條，赦者追刑者無赦，謂妖璫自作

回護

不惡而嚴

之孽，值先帝倦勤之時，始焉以豎刁之謀，媚於天子，終焉以國老之勢，廣置門生，家國無人，衣冠掃地，懸鵝鶩之餘食，犬吠籬間，逞刀鋸之淫刑，猿愁梯上，蛾眉初進，竟同大諫之名，溺器何來，乃鑄亞卿之職，拜公姥而爲假子，侍郎豈敢有鬚，託奧援而得美官，邯鄲因之效步，遂致長安道側，日走豺狼，不止灌壇城

入事精工

前夜呼風雨，自恃障天之手，公爾渠魁，有賦同讐之章，立成蠶粉，甚至淳于通術，落紫微之前星，試問裕妃何辜，賜馬嵬之錦帶，上壽呼九千餘歲，觀兵蓄問鼎之心，點將列一百八人，展禽蒙盜跖之號，卽楊雄

斷倒

劇美之論，陰附巨君，與蔡京紹述之名，明誣太后，彼無生祠之建，此多要典一書，同是戴天履地之人，獨笑龍逢非俊物，更恥誦詩讀書之輩，借言董卓誤中郎，海幾揚波，日將匿曜，幸有黨人之目，不附黃門，乃

至清流之臣。幾於赤族。身騎箕尾。賴此氣壯本朝。名畫旂常。更願克生王國。安鐘簴于震蕩之後。豈曰謀身不臧。復銅駝于荆棘之中。實乃先聲奪氣。死而無悔。常留折檻之風。神其有知。化爲指佞之草。若夫削迹而遠引。尙存九死以一生。魯連之清高。義蹈東海。梅福之明哲。冠掛北門。鳴鳳朝陽。橫遭梟鳥之嚇。冥

得體。

鴻在野。誤爲弋人所羅。此祖宗養士之恩。共扶名教。亦臣子鞠躬之義。寧間存亡。各予維新之施。用彰異舊之治。至於逆黨某某者。率士不容。含生共憤。倘擬拔葵。應作憫體之臺。姑念放鷹。使禦魍魎之鬼。擁戴

說出先帝聖明。

稱頌。懸金石不刊之書。令其遺臭千秋。門戶宗盟。杜調停兩用之局。防其蚤緣一旦。庶乎舉朝革面。得免宵小之憂。允矣薄海同心。共遵蕩平之路。臣等才非拔類。志切觸邪。探虎子於穴中。豈其愛而不殺。奪蛟

諸賢幸者。的是

如此。

綃於頷下。值彼睡而獲全。生入玉門之關。已叨非望。新脫龍城之戍。便授崇階。生成荷天地之私。髮膚非身家所有。敢不潔清冰雪。自託青筠。益當奮厲羽毛。不虛蒼隼。伏願慎終如始。罔逸於休。有北雖投。蒲鞮之心足畏。以人爲鑑。魏徵之孟可懷。近觀先朝之包容。已成前轍。遠取韓侯之嘯笑。不假中涓。去邪勿疑。灼知虞氏之精明。非深文網。臨下以簡。樂與唐帝之廣運。共此聖神。將見侍御僕從。罔非俊明之助。股肱

元首再賡喜起之歌矣。

宛轉疏暢。高勝處尤在體裁。讀之生氣千秋。靜子

擬上遣官致祭先師孔子闕里羣臣謝表順治九年

伏以齋躬思道。觀百代於羹牆。憲古修儀。隆一時乎俎豆。風生泗水。初傳元運之笙鏞。神降尼丘。永式遐

便自脫洒。

心之金玉。敬其使矣。皇皇者華。格則享之。洋洋在上。斯文啓佑。至治馨香。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立大君之則。必遵垂統之師。自生民以來。未有集成之聖。誕娥妃之鳥。裔孫始慶。衍雲礽。應冕繹之麟。上瑞繫肅瞻趾角。江河一沛。會支派之淵源。日月有明。聚羣星之緯次。用以興。用以治。誰云可廢詩書。

歸重崇儒。見闕里身分。原不以此增減。有識。

繼自昔。繼自今。罔不虔修禮祀。唐宮宋殿。雖道絕天階。無益分毫。郭雀漢蛇。皆手脫龍泉。願觀鐘鼓。慨沙丘之不道。自取乎三月烈煙。卽壁篋之餘音。尙足爲千秋永鑑。豈魂應眷此靈光。自在人間。抑澤未斬焉。

勳宕。

寫先師恰合如此。

衣冠終藏故里。玉臺夜闕。恍疑絳節之來朝。晝棟晨開。忽爾駿奔之咸助。東西南北。屈生前。天地皇王。揆符身後。自非大聖人克真見聖。未有修文祀咸秩無文。如今日者也。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玄宿真人。紫

頌語妙。

宸正位。掃風塵於三尺劍。復華夏之深讐。定社稷於一戎衣。得帝王之大統。雲屯禹甸。直入秦關。百二重龍起冀方。適合堯年十六歲。爰念嗣基之要。一新厥政之初。謂崇儒非僅虛名。況承祭尤爲大事。禹背湯

上下關合。章法流麗。

肩者。至人也。敢以南面而傲彼東家。嶽降星流者。曲阜歟。用展中心而馳茲四牡。御府書七襄之帛。若曰

全以氣韻行之。

予一人昭告非遙。錫鹵灌三液之漿。可知吾先哲明歆莫吐。子孫爭逐。膚敏以前。父老來觀。咨嗟而去。隔朝之曠典。洗兵於此重逢。一代之休風。振鐸自茲勿替。相之蹈相之舞。公西氏固存乎。克有光克有輝。顯

巧思精語。

孫子猶生矣。祠畔之枯枝。何意頓滋日炤之華。林中之祥鳥。攸聞羣避鳳啣之客。斯實天開有道。故能聖暨同心。臣等器遜瑚璉。司存籩豆。生右文之世。徒咏菁菁之在阿。際尙德之朝。未爛濟濟之酬國。仰承夙

何等位置。

夜。益切淵冰。敢不思一得之中庸。庶其事君。庶其事父。因而讀全部之論語。半以開則。半以太平。伏願文

引來有妙義。

對更超化。

武克猷。始終典學。念孔子何闕。而居闕里。以先聖爲師。不恥師臣。午朝而御幄。講經。蔡閣更勤思博覽。歌

以規爲頌。大議論得體。

大風思猛士。古咸陽勿媢儒冠。虛前席談夜分。今宣室猶多鵬賦。則修聖人之文者。修聖人之道。用以建極訓行。而重聖人之道者。重聖人之徒。推之興賢育德。將洪闢敬敷之業。無壞無竊。而永席祇承之貽。於

萬於億矣。

對仗瞻麗。有神氣。音韻鏗鏘。有思理。固使徐庾失步。翫士

定鼎說

高皇帝之經邑也。審曲面勢。蓋嘗靡地不營矣。然而卒定鼎金陵焉。龍盤鍾山。虎踞石城。門連三吳。室控

之勝。皆暗寓當遷都意。

以下極言金陵

二楚。大江之所環枕。淮肥之所內通也。昔者秦得金策。剪諸鶉首。鑿觀秣陵。厥有王氣。令朱衣三千之衆。

鑿立方山。疏迤水道。爰以湧泄龍勢。肇啓鴻河。錫嘉名爲秦淮。此天下之奧區神臬也。禹貢山川初平。田

惟塗泥。世變漸夷。廣衍沃野。辨方定位。土圭測影。會風雨而和陰陽。中天地而交四時。財賦自儲。漕運惟

充。計道里之均。環朝會之所。軼軌周京。駕美漢都矣。故天下大患。未嘗不始於西北。而建康乾符。坤絡。世

噴戎狄。梗稻漉池。馬無所馳。郵水透迤。車無所衝。草蔓瀟灌。牧芻蕭寂。非天塹之險。艱于渡也。以性岐蕃

畢竟是確論。

落。渡之無適於用耳。夫內有甸粟之裕。外益風俗之隔。豈非盛則足以定四海。衰則足以奠一方。在德亦在險之說與。粵暨文皇。重啓疆壇。煥以制度。爰虞人渙定社稷於北平。以天下財賦產東南。金陵其會戎

兩語盡當日計畫。

馬盛西北。金臺其樞。輸財賦於東南。統戎馬於西北。冀幽并營。天地之中也。雲中右則浩於龍門。左則行於碣石。而臨洪河。背拱渤海。垣應紫微。極成良位。介震出坎。勞之間。殆亦所謂天府百二也。士多慨慷。產饒蓄牧。瑯琊旋繞。雲帆轉於遼海。漁陽豪俠。香粒來自東吳。猗歟盛矣。而三面隣邊。一面制禦。天下聞之。

堂堂正正。

國初形勢如

正位居體者。以中夏爲喉舌。不以關陞爲襟帶也。惟文皇順天受命。威德所訖。咸賓咸牧。以河套爲脅。以

此。

遼廣爲翼。外而三十六家爲之藩。內而二十四衛張其勢。繼接胭脂。奪匈奴之顏色。烽息祁連。騰上廂之驍駢。國勢於斯稱強焉。自英皇北狩。河套淪沒。巢焚原燎。麋鹿爲墟。而肅皇庚戌之變。乃從西薄矣。熹皇初御。遼左沉陷。彎弓躍馬。仇讐是尋。而皇帝己巳之年。乃自東闢矣。嗚乎。兀良福餘。沈熒於烽煙。南關西插。飛煽於鋒鏑。致丙子戊寅之間。落日吹笳。破榆關之曉夢。秋風鳴角。起帝城之暮愁。寅發卯臨。無旦日之期。唇亡齒寒。鮮百里之界。豈形勢固有異乎。抑古今質理。而金臺之區。昔取裁八都。今則孤峙。塹外也。極其透徹。昔翼脇秦晉。肩背遼河。今則抵墉窮幕也。且五大之邊。以餉爲儲。勝國有三都焉。冬春居大都。東都。夏秋居上都。以習蒐獮。均輸運。大都者。上谷也。道自淮而入濟。上都者。開平也。道繇海而會河。東都者。大梁也。

開朱仙之故鎮。實中土之咽喉。從未有漕聚於一區者。苟孤舟懸於萬里。聿來石鍾之稱。防肅遍於闡關。猝塵榛梗之虞。寧細民營室。尙陶穴以備非常。而正紫宮表。饒闕固可不憑倚。後戶俟食。迥域哉。稽漢都

雖論咸陽。正說出燕京無退步也。

渭涘。定以天邑。唐承其朔。實爲咸陽。山河四塞。崤函重關。後有巴蜀之饒。前有商鄧之阻。故兵戎出於不意。可以退安而徐復。宋都中豫。澶漫九州。闡與中夏。水陸都會也。而勢多平衍。以弘普。山無崑峨。以岌巖。

歸重金陵。

故道旣昌。以麗康。氣衰颯而淪喪。其視高皇帝萬世不拔之基。文皇帝一時獨創之盛。眇矣蔑矣。今日倘思扼天維。衍地脈。創艱食之弊。策定民之本。登聖曆乎天階。章國祚之有秩。盍求所以紹揚偉烈焉。

此說作於戊寅。十五年前。卽已見及遷都矣。文之沉雄壯麗。又自一體。直在三都兩京之間。藝士

豎人臧說

豎人臧者。吾兄授以乳羊七。臧受而牧之二年矣。羊未之增也。吾兄怒而責之曰。吾羊之牧於他所者。歲

句法鍊。

一句斷住細發。

兩乳焉。其所乳者。又乳焉。而汝之畜。獨不繁。臧俛首無以對。吁。臧可賞也。天下有以不亡爲存者。臧殆是也。牧二歲而猶七其羊。臧可謂能守其故者矣。天下之業。苟今以受之。昔後以受之。今日傳而日守其故。

士不必其能廣。人不必其能衆也。無失先王之舊封。雖世強焉可也。無失先王之舊民。雖世富焉可也。天下之關疆而疆以蹙。料民而民以減者。是殆臧之所不爲也。且吾兄亦知夫乳羊者乎。吾隣翁者。嘗有羊

尋出證佐方譬。

開

正意全從引證上透。

焉。而命人牧之。其人既報之以繁息之數。乃立豎而受糈。已而謂羊之牧於野者。摘苗而害稼也。乃置圍而牧之。已而又謂羊之居圍中者。產繁而氣疫。羊多以死。大約終一歲。增不能數羊。而授廩有餼。補牢有費。所謂建置沿革。若中條理者。又一歲而數關白其說。翁猝聞其繁息之數而喜。不及詳。准羊而授牛焉。牛實疫死。又准羊而授鷄與豚焉。受耕之戶。惡其瑣細而弗堪也。蕪田而去之。嗚乎。翁始貪。貪而惑。既惑

借出感慨。

益不知所悔。皆乳羊之利誤之也。故天下往往徇小利之虛名。而卒之勞費紛擾。得遂不償所失者。臧乎臧乎。吾知免矣。人各有能有不能。善用人者。貴審其能與不能。若此者。不言利以欺其主。寧辭功而受過。乃臧之所能也。不可不察也。吾兄曰。爾之言近似。然吾羊則實有牧而乳者。又若之何。嗚乎。天下之地廣

應前。

其議愈出。

於先人。加於舊。受業而守之。而或以創開而昌大者。君子豈不謂賢焉。然而不可必也。若夫漢武帝猶其

發之而能收。

得焉者也。後將有掩敗以爲功。飾虛以爲實者。李宓王成之屬。雖知而誅之。亦何益矣。故天下之亡。其羊

者多矣。臧殆以不亡爲存者也。侯子曰：利之所不與者，害之所不伏也。臧之功不可見，然天下必見功而治者，又何其幾幾耶？

無中生有，駕空蹈虛，發出大論，善士

劉次隣字說

發義深重，用此立端，安得不佳。

嗚乎！古人君之待其下，觀於尙書之反覆於隣臣者，何其優渥而親密也。士幸生其間，可以出而仕矣。友

人劉君暢者，業尙書，名其子曰宣，而請字於余曰：雖知夫宣之不敏，然欲其力於四方也。余字之次隣，而

即從此生波。

說以贈曰：夫尙書所稱左右有民，而望之翼者，職無專責焉，輔翼之統詞也。宣力四方，而曰汝其爲之，豈

發揮得意蘊無盡。

古之外而牧伯，而以勉勉綱紀者耶？夫君子於德業之際，嘗謙以自牧，避其上焉而不居，則亦爲其次者而可矣。是可以爲字耶？劉君暢曰：宣方未足以爲士，而子顧屬以盛大之辭，教之夸也。曰：宣所以爲力也。

規勸得體。

苟力於其事而不怠，則士也。而有卿大夫之材矣。倘壞焉而不及敷，弱焉而不及張，闕焉而不及昭，因循過廢，而至於無可表見，卽假之以卿大夫之位，其庸有以愈耶？夫君子於德業之際，亦云爲焉而日至，勉

焉而日強也。然則余之字之者誠大而非夸也。劉子其無斃吾言乎哉。

遒健全是荆公。恭士

字曉兒說

曉旣冠。字之曰彥室。而進之曰曉乎。天下何易云通人也。爾無寧室焉耳矣。室於應事故省爲省。爲故安於拙。室於處人故寡合。寡合故全其樸。天下惟上智能通。中人且不可。而況其下者乎。曉乎。爾毋寧室焉耳矣。

道德之精言。靜子

書昌黎潮州謝上表後

昌黎一代人傑。其諫佛骨。幾致殺身。尤挺立不撓。然貶潮州。而其謝上表。亦何哀也。昔人論其欲以詞賦述封禪。幾於相如逢君。此誠太苛。使昌黎而自此貶道以趨時。豈遂安坐不至卿相。乃官侍郎日。明知王廷湊不可犯。而必啣命宣諭。叱馭不回。何哉。蓋士君子之自處。固有生死不難決絕。而落莫悲涼之際。反

洞見隱微之論。

憫然不能自持者。如蘇子卿娶胡婦。寇萊公陳天書與昌黎不安於潮陽。其病一也。嗚乎。之三君子者。豈非錚錚者哉。而性之所近。不能自強。故曰。君子之學變化以成德。自知其病。矯而克焉。變化之謂也。

真學問。

朝宗此種論著。最有道氣。莫草草看過。靜子

書周仲馭集後

仲馭不以文章名。然官儀部郎日。嘗疏請伸理遜國時事。而其復吳貴池書。論皖人阮大鍼。尤爲嚴正。卽此已與日月爭光。非文章之家所能及也。後卒以觸皖人殺其身。遂有議仲馭生平剛傲太過。有以取之者。嗟乎。此亦就其殺身而後論之耳。仲馭與余交最善。余嘗見其負盛名時。執贄問業者滿天下。倘其自

人情的是如此。非刻論也。

此踐履公卿。天下必且益附之。以爲景星慶雲。豈復有議其剛傲者。惟禍福成敗不同。而乃使其門生故舊。持論亦異。可歎也夫。

言外嗟惋。含蓄不盡。恭士

書練貞吉日記後

友人練君貞吉。司馬公少子。能繼述其家學。爲中原人士之冠。嘗遊禾水。作日記。所載皆纖碎不經意事。而含蓄甚遠。余每讀之。以遺旅況。記中間雜談諧。客有病之者。夫善戲謔兮。不爲虐兮。風人所以頌衛武

極猥極褻事。看他敘

也。談言微中。固不在莊語矣。嘗聞有先朝鉅公。惑志一姬。致夙望頓減。姬問之曰。公胡我悅。曰。以其貌如

絕倒。

玉而髮可以鑑也。然則姬亦有所悅乎。曰。有之。卽悅公之髮如玉而貌可以鑑耳。又嘗遊虎丘。其爲衣去

領而闊袖。一士前揖。問何也。鉅公曰。去領。今朝法服。闊袖者。吾習於先朝久。聊以爲便耳。士謬爲改容曰。

絕倒。

公眞可謂兩朝領袖矣。以此二謔語觀之。是鉅公碑傳之所不盡者。而賴以表微也。然則日記之談諧。何必其無關於世耶。

坡公所謂嬉笑怒罵。皆成文章。靜子

書吳延仲集後

延仲學問該博。爲文章多本兩漢。其詩出風入雅。如感秋射潮諸篇。皆深壯有當世之志。近體頗衰豔。在韓李間。非其至也。少年時就燕京廷對。猝遇老中貴。延請置之上坐。求爲作兔山五龍亭梳妝樓諸記。天

伏。

壇迎神諸歌既畢。酬之金五百緡。願奏天子。延仲辭。余已卯下第歸。嘗過延仲飲。見有伎武氏者在側。是

伏。

時山東劉大將軍。方擬青齊諸侯王。請以金屋貯伎。伎曰。願得終身操險。侍吳仲子文筆足矣。其爲人

筋

節。

客妙。

所傾慕如此。昔司馬相如能以琴聲奔成都豪女。又遇楊得意薦其詞賦。得陪昆明未央之遊。後世每豔

筋節。

稱之。相如大節固不足爲延仲道。然延仲卒窮不遇死矣。夫當世貴要。豈無操衡量文章。引拔人材之權

無窮感歎。

者。願其識反出狗監與蛾眉下。何也。延仲生明思宗間。天子嘗寤寐想見天下之士。而同時才賢流落。又
不止一延仲。嗚乎。明社遽墟。誰之咎歟。

借司馬相如兩事照映。最感慨而有風神。恭士

書彭西園集後

妙事。

彭西園名堯諭。余鄉人之前輩。工爲詩者也。少多讀書。有氣調。嘗遊京師。遇竟陵鍾惺。與譚不合。奮拳毆
之。當是時。惺方倡異說。蠱惑天下。見者莫不拱揖下拜。西園獨勇於擁衛風雅如此。西園詩開闔起伏。具
有法度。意遠調圓。在盛唐入室之列。其負盛名時。詩道榛蕪。無人足以共切磨者。西園性又簡傲。以故其

晚年詩遂失於率放嘗有馬別駕以詩就正西園翻披一過卽置之而熟視別駕曰公年四十但窮日夜吟詠至六十歲不患不佳也豈知得失寸心晚節欲細當其頽然老反不若少壯歟雖然余嘗序次西園之詩卽其少壯者已足傳矣獨是一言而誤別駕二十年不輟苦吟世之爲別駕者何其不幸哉

收趣甚

自在瀟灑踞文家妙品靜子

書黃子久畫後

王君喬年得子久之畫而疑之曰是未必真出之子久也反覆觀者累日夫使其不佳耶雖子久何益使其果佳耶而猶疑非子久則是徇名而阻天下以無齊善也王君方爲畫而徇名以阻善其可乎譬如古詩十九首相傳枚乘作而說者往往以爲不然人苦不知詩耳苟知詩亦熟誦之而已安用窮其果乘耶

轉筆妙

本地波瀾不寂

否耶王君乃豁然喜余則有感於子久之畫也天下之道未有見之不真蓄之不厚而可以苟爲之者子久以畫名其所以得傳者固有說嘗攷子久常熟人去大海九十里焉知其不常登蜃樓以觀日習潮音而聽濤湧而後以其靈奇恍惚之況寓之於畫耶司馬子長作史記必先遊覽天下書畫之道未必不與

再一證佐遙應

此通也。且子久既以畫名矣。而乃自號曰大癡。癡則不畫。畫則不癡。二者果可兼乎。以是知子久之畫。又必其有無饑無渴。齊毀齊譽之性情寓其中。而後進乎技也。故山水者。天下之神氣也。其始必日見山水。羅而致之几席之間。以蓄其氣。其終當遂無山無水。以吾心之浩浩落落。沛然與之爲一。而乃傳其神。蓋若是其不易也。而世俗之爲畫。顧有終身不見山水者。何也。且甚或終日見焉。而猶之不見者。又未可知也。而況乎其能求之無山與水者乎。嗚乎。天下容有習且熟於其真。而舉而爲之。常不得其似者。未有望懸感發而摹其似。而有所得者也。畫何獨不然。王君慙然有問。頰首而屈其指曰。諾。吾春必往觀山水焉。子其識之。時庚寅十二月望後七日也。

紆徐澹宕恭士

壯悔堂文集卷十

誌銘 祭文 雜著

明東平州太守常公墓誌銘

妻父常公以壬午卒。時宋郡爲寇所破。公易服爲道士。以免。旣渡河。而卒於曹。其子霖權厝之於望魯村。又二年。乃克具槨。如禮。迎葬於舊阡。余爲之誌。而銘曰。公名維翰。字子羽。少常不得於父。然純孝。讓產於異母弟。卒以格性醇厚。與物無競。旣舉孝廉。尤自修飭。八上春官不第。策仕保定令。邑故褊小。公爲政。隨任其俗。人不知有令。旣滿當遷。司徒公數問所欲得者。皆不應。其子怪之。公曰。司徒自篤親。古人。我自守己。遷

東平州守。旣至。見民饑。開倉賑焉。當催科。歎曰。吾民今賣妻子保性命。天子豈知其至此哉。然停賦則病

奇事。

國。吾願輸家財抵之。乃盡鬻其田廬。二萬金猶不足。遂坐謫。司徒公又問所欲補。公笑曰。吾向家財有餘。

妙。

故可藉以仕。今無矣。尙可仕耶。公歸而無居。乃居余之北村。茆茨數椽。意泊如也。公雖平易。然見以爲不可。卽終始持之。官太守日。有中貴人道過東平。勢張甚。前路令守。皆起居拜跪。厚有所饋獻。公獨閉閣不

留此作數。

固見常公大節鄭重處。亦文章位置宜然。

與通更禁其尉尉叩頭爭公卒不許人稱其介云公娶吳氏繼娶朱氏生五子四女植朴霖檄椿其四蚤死獨霖在女長嫁余叔愔次嫁沈譽幼嫁周司空子業炎三余妻也銘曰

往過東平父老來迎愛公及我有酒如澠蓋求公與其子皆不得而見其壻亦猶之乎見公廉吏不可爲而可爲公庶幾有其遺風

誌潔誌銘爲變體然自奇妙靜子

明都察院左都御史太子少保贈少保陳公墓誌銘代司徒公

先將兩大處

公名于廷字孟諤年二十九舉進士歷官左都御史太子少保卒後贈少保天下稱少保公少保大節侃侃爲吏部侍郎日忤魏忠賢一削官同楊漣左光斗出國門歎曰于廷幸不辱身自此天下士大夫無種

提撤行文便有精采

類矣已而如公言忠賢誅死復起歷左都御史爭言驕弁漸不可長且亂天下既爭不得再削官未幾諸大帥握兵者果養寇自圖便利浸至開藩鎮類唐河朔故事益不肯効命貽禍至不忍道又皆如公言天下於是不徒多公之節而更歎公之先見也公言驕弁時且得罪余督軍昌平習知九邊將帥狀欲颺言

敘得委曲關係。

佐公。公報書曰。老臣得以微罪行。不足累公。願徙薪慮良。苦言不行。死且爲恨。幸公知我。他日誌吾墓可也。公卒後十餘年。季子貞慧。以張清惠公狀請余。旣已受公託生前。乃誌而銘之曰。公系出宋名臣永嘉陳公傅良。由永嘉徙居義興湖南。五世至衛輝丞弘甫。自湖南贅亳村。視其地蓬蓬有白雲氣。因家焉。又

一段淨鍊。是史記文字。

七世至憲章。憲章生一經。一經有孝行。鄉里謚爲孝潔先生。先生方妊而母邵氏嫠。兩刺頸一指。殊不得死。後奉詔旌節。以公顯。贈夫人。孝潔先生旣不識父。詢得貌。乃繪事之。伏臘嚶嚶。孺子泣。至老不衰。娶雷夫人。夢虎飛天門之祥。生公。手足結毛。成麟文。襁褓中數自躍起。墮地不驚。旣長。有器量。舉於鄉。不色喜。

提出言字作主。看他敘法簡核處。

第進士。授光山令。不受餽。歷唐山秀水。皆以治最徵。拜御史。公爲御史。號敢言。嘗言給事汪若霖鯁直。不當黜。又言朱相賡挾私意逐諫臣。又言王相錫爵黨賡。又言職方郎趙拱極。吳有孚輩。皆兩相私人。不宜處要。又言從官陶望齡。顧天峻。犯清議。其奉命巡河東鹽。嘗言閹人張忠不法。撓齷政。又言鹽法便宜五事。又言神宗皇帝久不復當陽。以致天怒。正陽門災。又言鄒元標。趙南星。王德完。皆直臣。當收用。其巡江西。嘗言淮藩庶長子常洪謀不軌。又言藩宗多庶代嫡。死冒生。幼闖長。及詭養異姓。糜祿食。爲宗蠹。又言

字法。

贛稅宜節。又言闈人潘相稅湖口。民不聊生。已而言闈常撤。又言并稅亦當罷。辛酉。熹宗改元。公已歷問貳。遷太常卿。紅丸議起。公言向以風顛脫張差庇其主使。已誤。今以誤減紅丸獄。更誤。壬戌。罷刑部尙書。

以上連用數十個言字。寫得少保生氣儼然。

王紀。公又言紀賢臣。持詔獄議不上。良是不宜罷。甲子。歷戶部侍郎。遷吏部侍郎。尙書趙南星相賀曰。冢宰不足喜。與公同官。乃可喜也。會南星被譴去。公代視事。魏相廣微欲以忠賢私人代南星。公面拒之。而

薦喬允升。馮從吾。汪應蛟。忠賢大怒。叱曰。是三人者。庸愈南星乎。于廷乃黨渠。不可不急逐之。公既罷。即騎一驢去。賦詩示漣。光斗曰。脂韋世所同。侃直性所獨。忠賢命騎四偵。公行李蕭然。無所得。丁卯。遣緹校

關鎖。

逮公。適熹廟崩。乃止。嗚乎。此公所爲一削者也。戊辰。皇帝更政。舉遺老。拜公留都右都御史。掌南察。黜陟惟允。辛未。遷北都察院左都御史。公辭不許。拜闕謝畢。退而告人曰。于廷平生好言天下事。官御史時。則

此處補此一段。方入後抗言驕弁事。更

其職也。熹皇帝拱默。中人有竊政者。于廷卽去言路。亦當言。今天子英明。嘗疑臣下好名。沽直更多。言徒

見關係。行文留意結構處。

滋疑。天子惟有勉修職業。仰報萬一耳。壬申八月。御史祝徽。畢佐周。以笞武弁失上旨。下都御史議。公乃抗言曰。陛下赫然留意武功。欲激厲諸介胄臣。卽薄譴兩御史。未爲過。然天下將驕。卒悍。紀綱不立。尾大

之勢已見萌芽。又摧挫法吏。以長其焰。恐益潰廢。不可收拾。將貽聖明之憂。方大。今日倘避激聒。不一深言。爲失職。且負國。老臣不敢。是時天子意有所向。公持之益堅。凡五宣諭。五不奉詔。天子怒。公遂歸里。此公所爲再削者也。公事四主。立朝四十年。歷官事業。不可殫述。而獨以一再削之。故海內翕然仰之。

闕鎖

兒童走卒。皆知姓名。嗚乎。士大夫砥礪風節。固有所在。而當世乃有媿媿陰巧。邀主固寵。欲以卿相位傳

以下敘家世。簡淨有法。

子孫者。亦獨何哉。公去官後。嘗深念扼腕。天下事不可爲。居久之。病卒。年七十。夫人張氏。後公兩月卒。有婦德。門內化之。公四子。張夫人生者二。貞貽。負才早夭。貞裕。舉甲子孝廉。王安人生者二。貞達。官戶部主事。甲申殉國難死。而季子貞慧最賢。當世所稱定生處士者也。余許以孫女妻其子。銘曰。死乃銘。公則未。飛虎祥。白雲氣。乘之遊。固甚慰。千萬年。猶髣髴。

通篇兩削官是骨。建言是線索。大文章須如此做。方見手眼。○銘亦奇逸。靜子

沈季宣墓誌銘

伏一篇之案。

沈譽。字季宣。相國鯉之族也。少孤。所分產鉅萬。爲其兄蕩費。且盡。譽安之。無間言。兄嘗假爲譽券。貸財於

并其妻帶出。是文章筆力處。

豪有力者。後來徵無以償。譽妻常氏最賢慧。婉告譽曰。嚮吾所居。豈不有餘耶。譽大悅。從之。徙居湫隘。譽

再撤此段重敘卽收煞。文境恆大便有精采。

天性澹泊。不茹葷血。力學穎悟。有文章名。年二十七而病。遂以死。沈氏自相國鯉以來。爲宋之巨族。無論

千餘指。惟相國最貧。其餘皆以財力雄霸閭里間。相國在時。嘗訶詈之。而無以禁也。譽獨以寒素稱。然沈轉更妙。

氏既富。而其人或習爲驕奢。或更齷齪狡獪。以謀爲滋殖。雖千餘指。無復有讀書能識字者。譽獨以文章

文筆深刻乃爾。

自立。識者皆曰。此非沈氏子所宜也。果早卒。無子。一女。以妻余子曉。銘曰。

人異其族。是爲不祥。況君之異。乃在文章。疇頑而壽。孰哲而殤。大塊不知。終古茫茫。

安貧力學。已足沈君生平。借相國族人一段照映。更自生情生色。靜子

曹秀才墓誌銘

曹秀才以明崇禎庚午卒。卒後而有嗣子璜。璜既長。而因其舅陳君貞慧從余遊。是爲順治壬辰。其母陳

主。從貞慧出孺人。從孺人出秀才。文筆委曲有法度。

孺人之教也。陳貞慧曰。璜母年二十餘而寡。今歷兩代。且三十年。而曹氏家門之事。皆身任之。當秀才之

歿也。而事其舅姑。不異於秀才生時。其圖所以嗣秀才者。則無子而有子。其撫璜也。門以內慈。門以外多

長者遊教之義方。人不知其無父。今更圖其不朽。秀才者將使璜拜求吾子爲誌。非子不能。子無辭。余嘉

主。孺人之貞德。乃爲秀才誌曰。君姓曹氏。名懋勤。字曰文友。曾祖三暘。工部尙書。祖司勳。雲南左布政使。父

借兩家門第。觀貼有姿。

福孫。太常寺主簿。秀才少有令譽。陳少保公于廷以愛女妻之。卽璜母也。當是時。曹氏門第甲於陽羨。少

保公家更赫奕。兩姓輝映。人以比江左王謝。而秀才負才落拓。意不屑也。常嬉遊。少保公數禁之。不肯從。

則誘而鍵諸室。命老僕守之。秀才乃以餅金誘老僕而逸出。少保公怒而召之來。卽署堂上。命爲文。立就。

凡三試。三稱善。且喜且罵曰。孺子倘力學。將來建立。何啻老夫。而乃不自愛若此。秀才立感悟。卒淬厲以

通警敏秀才止此。卽接入孺人。可悟文章虛實相生。

文名。顧數不得志於有司。殊怏怏。庚午。出試院而病。遂死。先是。秀才病。孺人常籲天請代。又刲股以進。旣

之妙。

文情生動。

寡而足不踰戶者三年。乃日撫璜。馮秀才几而告之曰。君彌留時。恨無子。今有子矣。則又躡踊痛哭。隣里

又借兩家來照映。

皆感動。孺人勤敏有識量。動止尤嫻禮法。姊嫁乙卯舉人吳洪裕。妹嫁辛未進士吳簡思。兩家姊妹之盛。

漢宕閒遠。

車馬賓客。絡繹不絕。獨孺人蚤寡。孤苦處。兩家間。然持其家世。往往傾兩家上。孺人旣苦節而孝。歷久無

卽轉入。方是秀才誌體。

間言。里人乃爲請旌而表之。遞相賀。且歎曰。秀才死而親無廢養。子無廢嗣。世業無廢主。秀才可以死矣。

入陽羨一段。煙波無際。開合更自有情。

陽羨俗重貨利。士大夫彼此較論銖兩。不得則胸胸然怒。已而更謀所以得之。則復滄滄然假相合。尤不

起處留此一段不說盡。是文章含吐法。

尙交友。間治具招賓客。必心有所爲。無泛然者。秀才生時。獨數出千金。周人之急。而孺人常撫璜曰。而父

有遺志未就。而必求當世達人爲師若友。庶克繼之。卽碌碌如余。孺人猶介其兄引璜延請。館於家。每膳

必豐必潔。皆孺人手調。而目視之。而猶若有嗛者。嗚乎。是豈少保公之遺教耶。孺人陽羨一婦人。何以然。

合。

孺人生二女。其一夭。常曰。秀才恨無子。今止一女。豈可不擇配。凡富貴家來求者。皆却之。獨以歸萬歷間

名御史湯公兆京之孫原楨。原楨文雅純謹。與璜皆能有立云。銘曰。

銘奇。

無成有終。繫臣與地。孺人象之爲君也。妻其克撫璜。大君之裔。君之生僅二十六年。而令聞百世。

是爲秀才誌。却以孺人作主。行文極映帶穿插之妙。恭士

郭老僕墓誌銘

郭老僕死而葬於城北之金家橋。其主人爲誌其墓而銘之曰。老僕名尙。十八歲。事余祖太常公。方司徒公之少。而應秀才試。以及舉孝廉。登進士第。老僕皆身從之。司徒公仕。而西抵秦涼之塞。南按黔方。北盡

凡三用從字·三樓出

黃花居庸邊鎮上。老僕又皆從。司徒公嘗道經華山。攀崖懸洞而陟其巔。老僕則手挽鐵索從焉。華山老

法

奇事

道士年百八十歲矣。謂司徒公曰。公貴人也。然生平豐於功業。嗇於福用。當腰圍玉而陪天子飯。此後一

月難作。凡有五大難。過此壽可耄耋。此僕當濟公於難者也。幸善視之。然老僕殊不事事。司徒公嘗遣視

妙

南園之墅。久之所司皆荒失。命人迹之。則老僕自攜琵琶與一婦人飲於鹿邑之城門樓。司徒公怒斥之。

妙

不使近。戊辰。赴官京師。老僕固請從。至則日酣飲於城隍市。司徒公朝所命。老僕暮歸。醉而盡忘之。司徒

妙

公怒而罵。老僕則倚壁而鼾。鼾聲與司徒公之罵聲更相間也。積二歲餘。以爲常。司徒公爲烏程相。所構

下獄。願謂諸僕曰。爾輩皆衣食我。今誰當從乎。老僕涕泣拜於堂下。司徒公熟視曰。嘻。爾豈其人耶。老僕

前曰。主人盛時。安所事老僕。老僕亦酣醉耳。今老僕且先犬馬死。主人又患難。豈尙不盡心力。主人不憶

難得

老道士言乎。自此不飲酒。亦不與其家相通。從司徒公於獄者七年。烏程相與韓城相相繼秉政。皆苛深。

託諸緹校。調察在事士大夫。親朋奴僕。往往避匿去。老僕嘗衣敝衣。星出月入。以事司徒公。初。燕女有姚

難得

氏者。數嫁不終。饒於財。每日。我當嫁官人耳。老僕乃僞爲官人娶之。日取其財。易酒食。交歡諸緹校者。故

得終始不及於難。後姚氏察知其僞，大哭罵老僕以手提其耳，嚙其面。面上痕常滿。及司徒公出視師，乃

妙。

妙。

以老僕爲軍官，冠將軍冠，服將軍服。以見姚氏，姚氏則大喜。老僕入謝，司徒公曰：「老僕嗜飲酒，今七年不

奇人奇事，須有此奇文。

飲酒，此後願日夜倍飲酒以償之。久之，飲酒積病，遂以死。年五十七。老僕有四子，其次嘗犯軍法，當死。諸

大帥卜從善等羅拜司徒公曰：「非願公細法，乃軍中欲請之以勸忠義也。當是時，郭老僕之名播兩河云。」

銘曰：

汝士大夫之師，而乃居於奴。奴乎奴乎，奴尙則有。士大夫卒無。

通篇淋漓寫生，從來誌銘中第一。靜子

祭吳次尾文

壬辰十月日，梁園侯方域卽陽羨爲文，而三灑酒祭於先友吳君次尾曰：「嗚乎！次尾死矣。余蚤決次尾之

一路淋漓，見交

死，而次尾果死矣。然余時時見吾次尾之面，冷而蒼，髯怒以張，言如風發，氣奪電光。坐於我上，立於我傍。

誼之厚。

狂醒酣醉，時一呼之，不知吾友之云亡也。今過陽羨，陳子來迎，憶我三人共學石城，嘗更高歌，聲滿帝京。

又同時而幾殺其身乎。大鍼與士英蓋安樂與患難固無一之弗并。今次尾竟不見而獨見定生。嗚乎。次尾果死矣。因與定生痛哭失聲。君豈聞之耶。是夜卽夢君握余手。曲鉞平生歡笑異常。然則次尾又未必

又一轉深情。

死也。余向聞君死。嘗就梁園爲位。南望而祭。然不欲爲文者。以未悉授命時本末。恐萬一亂真。失吾次尾。

生氣如見。

今定生乃爲我言。次尾戰敗。危坐正冠。徐起拜故君。辭先人。引頸就刃。意氣彌振。嗚乎。今而後吾次尾果死矣。次尾果死。次尾何愁。次尾果死。次尾固在。余與定生哭者。友朋之情。而次尾笑者。蓋夢中猶不屑爲兒女子之態。余與定生之於次尾。交親范張。一生一死。拜墓加封。當在君里。以君之神。乘雲策晷。今古蟬螿。乾坤糠粃。方且無所不之。而又何必池陽之爲桑梓也。次尾念我與定生。別垂一紀。安知不已。駕池陽。過陽羨。格止觀止。特我與定生不能見爾。嗚乎。次尾讀萬卷書識一字。是明三百年。獨養此士。

四語不減正氣歌。

纏綿嗚咽。全是一團真氣。此等文。正以不必剪裁爲佳。恭士

祭亡弟文

君之垂歿也。執余之手而屬之曰。必葬先夫人之墓。而以哲兒爲嗣。魄旣冷而目不瞑。余號哭請於大人。

許焉。以復乃瞑。今葬君於先夫人之側。伯兄墓之左。而哲兒奉君之婦。杖而衰。是日主祭。拜見賓客。年六歲。禮如成人。賓客皆曰。君有子矣。蓋二事皆如君易簀之言也。敢告。

只直敘事。而悲情無限。靜子

代三省督府張公祈雨文

某聞天生民而明以寄之。岳牧幽以寄之。社稷百神。其有疾病水旱。則岳牧爲之請命於君。百神爲之請命於天。其義一也。今某謬爲國家領岳牧之任。實與神共事茲土。而五月不雨。三農之失其業者。號呼之聲。日徹於耳。某心竊憂焉。至廢寢食。則神之憫之可知也。然而某久禱而不應。何也。豈神固未之知耶。抑知之而不爲之請耶。或請之而不許耶。或某之不職。已夙獲戾於神。而茲又禱之不以誠耶。夫果未知之。

一句一轉。

是無神也。知吾民之顛連如此。而不爲之請。是神溺其司也。若其請之而帝不許。是必且仁愛化爲慘刻。

直使神明無辭。

尤某所不敢信也。或某之不職與不誠。則殃咎宜加某之身。而又何與乎斯民也。凡若此。無一可者。神必有所以處之矣。某敢不蠲潔以待命。

愷切而嚴正。方是祈告之文。藝士

告井神文有序

壬辰七月。侯子鑿井於西堂。圃婦汲焉。神有憑之者曰。爾胡不祭我。將攝爾魂。蹶爾魄。言畢而仆。
侯子奠酒三盃。爲文以祝之。婦是夜甦。敘亦古潔。

某之鑿斯井也。毋亦聚族而飲神惠也。匹婦何罪之有。不腆蠲烝。以告神歆。主人既已知之矣。神而黷焉。其若之何。若其非神之爲。而妖或憑之。是用疾降威。誕昭厥德。不然。某且是湮是塞。其又敢邀惠於神。

辭令是左氏能品。靜子

爲吳氏禱子疏

澄江有蔡烈女祠。遠近禱子者輒應。余異之。爲妾吳氏禱焉。

某謹疏。娘娘殿下。某妾吳氏者。家本吳閩。言歸梁苑。十二樓月。沉子夜。偏照雙眉。三千里雲際扁舟。常憐

用事穩妥。兼有意致。

悟語。

一葉鶯鶯。漸老。傍公子以何依。燕燕空忙。歎佳人之不再。終恐霞裳翠袖。總歸花落。烏啼。恭惟娘娘殿下。

自淑也貞聞風者遠不辭玉碎留暫時於人間所喜石堅得請申於帝座掌蠡斯有簿俾佐郤妃念鳳卜未諧乃酌鱗子伏祈慈明俯照鍊力永孚大降英雄菩薩之靈曲成兒女帷房之願從此長齋繡佛早咸肇錫佳名千歲桃花佩瑤池之結實萬年靈藥望碧海以啣恩某不勝虔誠禱祝之至

神韻瀟灑藝士

蘇長公禪喜一流文字牧仲

西施亡吳辯

西施非能亡吳也而後世以亡國之罪歸之西施過矣使吳王不信宰嚭殺伍胥內修國政外備敵人西

句法勁

又作一層辯文氣便厚

施一嬾嬌耳何能爲當時以勾踐之堅忍種蠱之陰計臥薪嘗膽日伺其後而乃遠出數千里爭長黃池之間搆覺艾陵之上窮師黷武殆無寧歲越人乘其空虛而傾其巢穴此卽無西施豈有不亡者哉吾觀

確證

吳之亡也與秦之苻堅相類二君荒淫精明固不可同年而語而秦之亡以伐晉致潰吳之亡以越境而內救不及其轍一也然後知佳兵者自焚而攻遠者遺近元龜格言必不可易也夫吾之爲西施辯者非

好出脫。

果謂女戎可與於末滅也。蓋欲推其致亡之繇，而斷之於窮師黷武，以爲後世鑒戒也。嗚乎！吳之亡也，有用意又在題外。

西施亡，無西施亦亡。強大真不可恃哉。

層層推論，精勁無前。恭士

狄仁傑反周復唐辯

賢哉！梁公有存唐之心者也。非遂反周復唐也。何也？武氏一淫虐之婦，不過藉唐之基業，假唐之名器，以

理勢俱確不可易。

濟其惡耳。倘一旦廬陵相王，或廢或死，而果欲傳天下於三思，承嗣天下，豈有拱手聽之者？武氏卽英雄。

豈能盡以威力劫制天下哉？周必不能建國，何事於反？唐必不亡，何待復？且張易之、昌宗者，狐鼠豎子，其

確甚。

罪固不容於誅，而唐之存亡，實不係乎誅之與否也。五王乃至借兵於羽林，躊躇顧慮，如臨大敵，其視豎

子也太過矣。善乎李賢告英宗曰：奪門之計，非出萬全。景泰帝不起，羣臣自詣南宮，請陛下正位，何事張

開一步，歸重梁公，文便無隙。

皇，不動聲色，而就夾日補天之功，此真大臣之言也。雖然，後之爲人臣者，倘其無梁公之心，而徒借口鎮

可駁。

靜以俟事機之自至，則何以異於模稜首鼠者？是又五王之罪人也。

眼光籠罩古人上細看却是以平心出之。靜子

憫獐

客有過侯子以獐獻者。侯子曰：獐可馴乎？客曰：夫至德之世，獸可同羣而遊，今子無乃有所不信耶？而何獐之疑歟？侯子曰：然。營室而授獐焉，已而獐呦呦焉，其鳴之惜以思，嗥嗥焉，其號之窮以悲也。又夜則以

伏

首搶其戶，或視之，瞿然而驚，類於人多有所不可者。仲鳧王子聞之曰：子之不善於獐也審矣。曷以授余？侯子曰：子之庭有二物焉，其大者類西旅氏之葵，而小而駿者，韓子盧之裔也。是皆有欲於獐，奈何？王子輒然而笑曰：子非特不善於獐也，又且不知吾子盧與西旅氏，吾將導獐而見之二氏，浸假而共宰以爲食，浸假而共寢以爲處，浸假而相與爲友，而日以益善，子因而安之，豈更害哉？侯子曰：雖然，子曷使童子

脫胎于子，而無其迹。

守之，而猶授獐以索。王子默然不應。居三日，王子以告曰：吾廢吾童子矣。視二氏之貌，且翦翦焉適矣。又居三日，王子以告曰：吾廢吾索矣。視二氏之情，且煦煦然親矣。雖然，獐猶有間焉。又居三日，王子以告曰：獐無間矣。與二氏者爲一矣。又居三日，而西旅氏伺獐之寢也，噬其吭，韓子盧拉其脅，獐竟以死。王子蹙

後篇章法在此。

然不悅而語侯子以其狀。侯子曰：子固未之知耶？向二氏之翦翦焉若適者，所以餌吾童子也。既而煦煦焉若親者，所以餌去其索而恐或爲之援也。既而示之以無聞者，乃所以餌夫獐也。撤其防，去其援，而又探得其情，此西楚霸王之無所用其力，而南宮萬之所以斃也。何況於獐哉？王子大怒，抽戈以逐韓盧與

入大議論不測。

正意只一句。

西旅氏。侯子曰：無庸也。夫世之相與爲友，日以益善，反出其不意而害之者，其智非始於韓盧與西旅氏也。或曰：是獐也。狷中而狹外，類於人，恆有所不可者，卽無韓盧與西旅氏，亦將有災焉。

應。

妙論。

無中生有，變動奇軼。爾黃

是莊列中一篇好文字。靜子

盧告

以韓子盧起，留西旅氏在後作論頭。

居三日而韓子盧見夢於侯子曰：天乎！天乎！夫子何冒我至於此極也？夫子若以我爲陰陽狙詐而賣吾之友者，吾寧且死於夫子之前，以明我之不受也。昔先王辨族以合天下之類，余是以受姓爲西戎氏，同

鍊氣遺辭，俱十分古健，使覽者不知其遊戲大手筆，作法自是不同。

類而殘，謂之忍同族而殘，謂之悖。今獐之與我族耶？類耶？我之司守於王氏，執狴而捕狸，分也。彼獐者，銳

首斜目。細前而蹶後。僂佻詭祕。以自炫其身。庸知其非狴氏之親。而狸氏之黨耶。執而殺之。又何誅焉。且是役也。首兵於西旅氏。西旅氏將舉大事。而我莫與助也。夫子其得以我爲仁乎。我之交善於西旅氏有年矣。夫子之所知也。而何有於獐。若一旦潰敗其謀。而惟獐之卽焉。舍其舊而新是圖。夫子其又謂我何。

說來都關至理。

幸而獐手爪撲籟。天下一妄庸子耳。設其中有中山氏之狠。斑寅氏之威。而西旅氏犯不測。出生死相角逐。

我乃顧望兩端。成共其名。敗遠其害。縱夫子曲而赦我。我何面目而見吾二氏之父老哉。抑夫子之徵喻。

幻。

轉。

與西楚也。失辭。日者秦失其鹿。天下逐之。我實率族爲一旅以從。後高祖定天下。論功惟崇讓。蕭何其餘十八諸侯。皆以余爲準。以故熟楚漢事。頗悉彼項氏者。吾敵也。夫是以見利以糜之。分土以角之。多其間隙。以困鬪之。捐小仁以就天下之大計也。夫子奈何以婦人女子之煦煦者而論敵於友哉。若其爲友者。則有之矣。彼其生同牢。食同筐。交首而戲弄。分背而摩搔。自以爲交最密而莫之間也。或投以腐鼠。乃勃然怒。羣起而爭。又恐其爭之不勝。乃陽好而陰與爲伺。或更以其友之情。而泄之於其仇。是則我與西旅

幻出此種議論。發出

氏所大懼也。當是時。與余同事高祖者。曰常山王。其友曰南皮侯。自二氏不終。而其後浸以廣。是其爲道

胸中磊塊不平之氣。

也。負塗而載鬼黑烏而赤狐。意者其吾族者敗類之子耶。而何夫子之詈及於余也。雖然。夫子之言駸駸乎布已。余恐天下之後生小子。尸祝乎夫子之言。而遂以余當之也。夫子何不賜余以尺寸之地。余且三踊三號。而滿其頸之血。以上請於帝。化爲天狗。而噬夫天下之負塗而載鬼黑烏而赤狐者。以信余之志。辨余之族類。而洗之於夫子。言未畢。眼瞭然若有大星之墜於戶者。侯子以寤。出門而王子來。曰。吾韓盧氏死矣。

一肚皮不合時宜。發得淋漓如許。而行文縹緲超忽。別創一格。爾黃

有關名教之文。敬仲

蹇千里傳

蹇千里者。衛人也。其遠系出於汧渭馬氏。後無顯者。馬氏擯之不與通。因別其姓爲蹇氏。祖鳴。晉初以聲干王濟。濟悅之。而爲言孫楚。濟故天子貴近臣。楚尤以文學起家。知名於時。二人既交口譽之。鳴以此稍

再有此一段連上便腴味不窮。是如何引用大奇。

稍遊士大夫間。積官至樞園令。後頗益驕。與馬氏論姓望。先後爲諸葛恢所抑。丞相導爭之。不能得也。鳴

坐是廢鳴旣斥家益中落乃退與奇章氏耕於野千里父轅客早卒幼孤不慧時時從販夫牧豎者而爲人負載又戲爲人逐得之騎千里項千里返走人輒咎辱千里千里貌益恭觀者大笑曰是子驚怯乃爾

姿

耶因戲字之曰驚長遂以名之會有善相人者過之曰吾閱人多矣公耳纍纍然面狹而長類諸葛瑾後

誦諧入妙·文筆入神

當極人臣必富貴無相忘也千里徐昂首曰人皆謂我驚是皮相者烏知我我當於旬日間自致千里耳

姿

乃更其名爲千里云千里旣長盡謝去其故所狎弄者聞孟浩然爲詩乃折節事之爲攜笈襍浩然醉輒自負之而行皆操其所最下者久之相得益歡甚浩然教之曰子族陋而孤非有以延致之卒無所成名

奇想

後三日我與諸公會灞橋上子當來已而大雨雪諸公坐風籟中相與傳觴飲飲竟賦詩因歷數當世之能爲詩無當意者千里顧從泥淖中背奚囊踉蹌而至諸公望見翕然曰詩在此矣因遂藉出其羣輩遠

甚尋以餐牡丹之朝英賦登第筮仕館驛巡官擢駕部員外郎出爲稷州轉運使以靈石道大都督入爲

左僕射封曹國公千里居官皆有勤績性謹愿不肯爲踈跣行嘗曰彼僨轅而破犂者烏足與共事哉然

急點此句

無他材能以資敍層累坐取卿相同列輕之一日會食中書漏下三鼓矣千里一盡數豆忽奮迅大言罵

坐。鳳閣侍郎王及善歎曰。是局趣轅下駒耳。幸致位此。乃欲一鳴驚人乎。顧謂令史驅出之。吾徐以上奏。千里竟罷爲黔中守。黔中險遠。多暴虫毒瘴。非人所居。千里自以貴臣坐排斥。意常快快。不檢柙。時出行。

妙。少此句不得。

以開處結。

林薄間。猝爲虎所殺。當時亦以訾及善云。千里死而異父兄曰田系者。冒姓馬氏。更以材力顯。

侯方域曰。千里凡驚。其先世亦無達人。而能自緣飾。以詩賦顯。致位卿相。嗚乎。亦異矣。卒厄於虎類。有天數焉。人始聞之。莫不驚疑。旣而果然。嗚乎。大位真不可倖致哉。

極老靠盡節奏。人人能見不必贅譽。然亦直敍耳。神味都從中出。覺處處飛動。可見文不在妝點。一涉妝點便拙。拙便死。提頓分明。則神姿四映。無所爲神姿也。老靠耳。老靠固節奏所出。恭士

侯朝宗古文遺稿序

朝宗歿之二年。而其子旣刊其制義逸稿。復裒集其古文之逸者。以附於壯悔堂之後。而授梓焉。賈子曰。古文自六經而後。左國莊列。以及史漢及賈誼楊雄諸文。皆胸有所見。據事直書。如白雲在天。兀然而起。兀然而止。無定法也。至唐之韓愈柳宗元。始創爲法。以及宋之歐陽脩。蘇洵父子。王安石。曾鞏。首尾虛實。不可移易。猶三百漢魏之詩。長短疎散。隨意所之。至唐變爲律。而宮商嚴整。規矩確然。不敢亂也。後之爲律者。但宗唐而已。三百漢魏於律無所用之。明初劉基宋濂輩。爲古文辭。猶有唐宋文之遺意。至李夢陽王世貞輩。始舍唐宋。而宗左國莊列史漢賈誼楊雄諸文。猶僞鼎僞磁。貌似而神亡矣。故明三百年。無古文也。嘉靖中。王守仁。王慎中。唐順之。茅坤四人。始起而釐正之。然而落落茫茫。此道孤行。朝宗出而文一以唐宋爲宗。爲其真者。而不爲其似者。首尾虛實。不可移易。合之四人。明得五焉。余常有明文五大家選。嗚呼。後有作者。當以余爲知言矣。

順治丙申初夏。賈開宗述。

侯朝宗遺稿序

嗚呼。此侯子壯悔堂集成之後所作也。壯悔堂集成於癸巳之春。不二載而侯子歿。余既寶壯悔堂集。而朝夕之矣。天下好古之士。既無不慕壯悔堂集。而望之若雲霄。奉之若蓍蔡者。三年於茲矣。侯子之計。士君子知與不知。咸惋惜而歎悼之。乙未秋。余奔弔焉。而求其二載中所作古文。得序策書銘若干篇。其子彥寧捧而泣曰。是將梓而附之壯悔堂集。執事不忘先君之好。而賜之序。先君之志也。余惟侯子之文。何假予言以爲重。然余既知且厚於侯子。而悲其殞歿也。既深嗜篤好於侯子之文。而片言尺璧之是珍也。又重違孝子之請。故不能以無言。昔杜甫既歿。得元稹而名始彰。韓愈既歿。得歐陽修而名始彰。司馬相如生。受知於天子。歿而天子遣使求其遺書。之三人。楛模千古。而得名之遲。早甚異。今侯子少有盛名。壯悔四憶。及雜庸制義。一出而紙貴。然應舉輒蹶。嘗及顛沛。是殆以司馬之名。而得韓杜之窮者也。然司馬遺書。不過封禪一篇。自以爲雅頌揄揚。而不知非先王典禮。無益經國之事也。觀侯子遺稿。而流連感慨。於世道人心之際。未嘗不三致意焉。設使侯子見知於天子。若司馬相如者。其不徒以辭賦之工。爲致身

之術也必矣。然則侯子有經濟之才而不用於世。乃以立言自見。亦可謂不幸矣。天下之士悲侯子之不遇。而又惜侯子之早逝也。然天下公卿期頤不少。而一再世之後。誰復知之者。侯子雖死。遺書具在。亦未可謂不幸也。乙未九月。陽羨同學任元祥題。

壯悔堂遺稿

目錄

與方密之書

送何子歸金陵序

宋牧仲文序

宋牧仲詩序

雪園六子社序

明處士汪君墓誌銘

止賈三兄過禹州書

正百姓

額吏胥

壯悔堂文集

遺稿目錄

重學校

與方密之書

敬啓密之故人座下。頃自毘陵聞密之已還。卽欲奔走一晤。猶以爲未果。乃止。歸雪苑。遇何三次德。具爲述密之還里月日甚詳。今已爲僧。止於高坐寺。僕乃大喜。故人相見之有期。密之雖還而得其所也。往在

毘陵。陳子定生私以問僕曰。密之之還。何也。曰。密之無兄無弟。老父六十餘。在堂。雖有二子。皆幼。未必任

好出脫。

喝住。

侍養。密之之還。宜也。不然。密之讀書有道人也。南山之南。北山之北。豈患無溝壑。足了此身。而必戀戀故土哉。今密之既還。而止於高坐寺。固無異於南山之南。北山之北也。密之之事畢矣。敬賀敬賀。僕與密之交遊之情。患難之緒。每一觸及。輒數日營營於懷。及至命筆。則益茫然。無從可道。猶憶庚辰。密之從長安

說不盡。故借一衣來。法妙於脫。至其中處處着意。種種皆見於一衣上。則又存乎筆之神化。思之。剛刻。

寄僕縵絲之衣。僕常服之。其後相失。無處得密之音問。乃遂朝夕服之。無數垢膩。所積色黯而絲駁。亦未

着意。

嘗稍解而澣濯之。以爲非吾密之之故也。乙酉丙戌後。製與今時不合。始不敢服。而薰而置諸上座。飲食寢息。恆對之歔歔。病妻以告僕曰。是衣也。子之所愛。吾爲子稍一裁剪而更之。以就時製。卽可服矣。僕急

着意。

着意。

止曰。衣可更也。是衣也。密之所惠。不可更也。吾他日幸而得見吾密之。將出其完好如初者以相示焉。蓋

吃力語。

僕之所以珍重故人者如此。密之或他日念僕。而以僧服相過。僕有方外室三楹。中種閩蘭粵竹。上懸鄭思肖畫無根梅一軸。至今大有生氣。并所藏陶元亮入宋以後詩篇。當共評翫之。

以直放爲結。橫肆。

送何子歸金陵序

龍眠何子之歸金陵也。道出雪苑。其友人賈子徐子宋子。送之以詩。而推方域爲之序。余之見於天下。與亡盛衰之故。友朋生死聚散之感。旣已多矣。又嘗與何子少同學。中同患難。今又幸存而兩相遇。其可以

編年處生姿。

無言哉。余與何子之寓金陵也。歲在己卯。中原秦晉之間。雖有盜賊之警。而江南太平富庶。朝廷之上。雖

於前後。於今昔。

門戶角立。漸有黨錮之禍。而其公卿之賢而愛名者。皆願求天下清流之士。引以自助。天下之士。亦莫不於贈交。無一字及。而俱盡此一段。不盡處盡。無頭緒處頭緒全出。

祇厲節行。唱和聲氣。相聚於豐鎬舊京之地。以文學爲贊。而脩同人之業。卽以龍眠雪苑之一邑論之。其首事者。咸有數人。推之天下。盛可知矣。是時余與何子方少年。意氣甚銳。又習見天下無事。以爲海內同

志之士。或出或處。可以歲月相見。雖離別歸其鄉土。必不至遂契闊阻絕。故余之自金陵歸雪苑。同人雖

敘次中一片煙波。

聯舟載酒。餞送秦淮之曲。而賦詩言志。往往各有期許。壯以遠從容以愉。未嘗有促促靡騁之思。悵悵可

憐之狀也。其後三年壬午，而雪苑爲李自成所破，向之所事者徐子作霖、吳子伯裔、伯胤，皆罵賊而死。余至金陵，求所謂龍眠之數人者，亦且有見有不見矣。又二年爲甲申，弘光帝立，大興黨人獄。何子依楚帥，余竄揚州，僅而免。會天下鼎革，同人或散或死，無一存者。余再至金陵，嘗晨起跨一蹇驢，訪問故舊，盡日而歸，則吞聲止於廢寺，并何子亦不可得見。嗚呼！當余之歸雪苑也，使知吾同人飄忽湮滅，至於如此，必且顧馬踟躕，願立斯須，同人亦必且牽被引觴，耳熱仰天，賦公無渡河，豈肯以千里之別爲偶然也。夫余

一文結注 騶策雄渾

之別諸子於積安之時，又以同人如此之盛，而轉盼再見之難，十不獲一，況於龍蛇初定，流血未乾之日耶。又況於友朋寥落，皆其死散之後而幸存者耶。又況余與何子友朋生死之遭，更有出於此外者耶。何子有管樂才，宜出爲世用，然十年以來，猶以布衣奔走周道，此其故何歟。吾友龍眠方以智者，崇禎中嘗仕簡詩，亦與何子首事之人也。今聞於高坐寺爲僧，何子歸試以語之。

兩文縱橫揮灑，姿態橫溢，奇力四放，神明於法度之中，無不如意，技止矣。恭士

宋牧仲文序

奇突

宋子以文質候子。候子曰：吾子可謂拙於文者矣。宋子愕然。候子嘆曰：夫人固有爲其事而逮焉，而不自知其故者。天下之至技也。吾子之文，一至此耶？吾子以爲今人與古人且誰勝？曰：古人。然則吾之所謂拙者，古之人能之耶？今之人能之耶？曰：古人哉。候子曰：吾固以宋子爲非今之人也。宋子可謂知古人矣。古

確至

人之從事於拙之效，非徒其文辭也。然而文亦有之。平澹之理，惟拙者見之。巧則或蔽之矣。渾朴之氣，惟

引前，痛見古今。

拙者全之。巧則或鑿之矣。子不聞夫射乎？韓非子曰：夫射者殺矢穀弩，雖冥而妄發，未嘗不中秋毫。然而

莫能復其處，終不爲善射。無常儀的也。羿之中，止於十步之鵠。而古今以爲射者師，有常儀的也。夫中秋

毫之巧，不啻倍於十步之鵠也。然而不以彼易此者，鵠有定，秋毫無定也。然則獵巧於秋毫者，幸中焉，且

悟後之言

不必常，而況乎其未耶？故巧者聰明之小者也。學者之爲經書之文，非如他體之文，求以名世已也。蓋代

言而述聖賢之旨，思以翼道也。是有鵠焉，苟其未合，雖有大聰大明者出，亦猶乎秋毫之中也。故拙射者

必學鵠，久而命中焉。羿是也。巧射者必希秋毫，冥而妄發者是也。古人之不以巧易拙者有三，而文居一

焉。拙於立身者，忠信之徒也。巧則僂矣。拙於讀書者，經術純，儒也。巧則淺淺則詹詹矣。拙於爲文者，

大家先正之遺也。巧則鄙倍，自以爲新奇，而朽腐矣。宋子論文足以知古人，而若不自知者，非不自知也。
見原之論。時當正坐不解此。

宋子之意，蓋猶欲然不敢自以爲古人也。宋子欲然不敢自以爲古人，此吾之所以信宋子爲非今之人也。卽論宋子之文，其較著者矣。宋子俯首而思，良久曰：信如子言，吾之文非謂遂能拙也。將從古之人求之。

宋牧仲詩序

自梅聖俞爲詩，而歐公序之，有窮然後工之論。於是凡天下放廢無聊之人，方外遊旅之士，莫不自託於歌吟聲詠之間，沾沾以爲能。卽有身世通顯者，考其著作，亦多矯情曲意，務欲叩寂寞之音，繪幽憂之狀。
本段中小小作提頓佳絕。

小住直接。

似斷。

蓋所謂和平者難工，而愁嘆者易好。沿襲彷彿，莫之易也。吾少而學焉，亦以歐公之論爲然。最後讀宋子

小住直接。

八字論文入骨。

古竹園詩，乃知歐公之序聖俞，特有所寄寓感慨以求工其文，非定論也。宋子之詩，神蒼骨勁，格高氣渾。舉當世數十年爭喙學步之病，一切空之。直繇盛明，接於盛唐，固幸爲之於論定之後，易去其回惑，而得指歸。吾則甚服其冲融大雅，油然悠然，從容自適，而工者自莫之及。未嘗有孤臣寡婦之怨悲，鱷魚鵬鳥

之稔怪。引藉爲激壯也。蓋宋子生於卿相之家。又少年卽膺勳命。常從天子左右。歸而讀書。自命尤自奮發。攀躋於古作者之林。未見其止。固宜其詩之浩落而夷猶矣。嗟乎。吾少時所遇。自謂不減宋子。未幾流離於兵戈之餘。所至見錮坎壘抑鬱者。幾二十年。殆無異於歐公之所謂窮而且老。然而爲詩卒不工。何歟。豈非人之材分有限。不能工者。雖窮亦不工。能工者。不必窮亦工耶。以余之泯沒。甚愧其窮而不工。幾使歐公之言不信。賴有宋子之不必窮而工者。參證於其間。庶足以釋余之慚。而歐公亦不必信其言矣。夫天下剝復乘除。皆有成數。昔之兵戈之運。流離之禍。余不幸當之。亦已往矣。則今日幸見太平爲之導。豫而鳴盛。所謂作爲雅頌。薦之清廟。以追商周魯頌之作者。必宋子也。嗟乎。宋子之詩之工。固終不必有藉於窮。然而其不窮者。豈非各有其時哉。宋子歌乎。吾猶願爲宋子和焉。

一氣磅礴。有撼山排嶽之勢。然中間抑多揚少。却從抑處見幽。見逸。見風神。偶覽艾千子一二文。似朝宗此作。然作者知者。恐皆難其人也。藝士

社者。古道也。舉必以文事焉。其猶行古之道也。古者造士於鄉。教化大行。才賢輩出。則聽其敬業而樂羣。相見則執雉爲贊。傳曰。執雉者。象文明也。文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吾向者雪園之君子。有若吳子伯裔。伯胤。徐子作霖。劉子伯愚。嘗與吾二三子爲之。其從而爲之羽翼者。莫不以文采自著。而以躬行相砥。甚盛事也。無何雪園有寇難。四子者死。余與賈子開宗。散而之四方。徐子作肅與其姪世琛。採橡粟。揮鋤田野。雪園之社。虛無人焉。嗚乎。雪園非遂無人也。而其文章散佚。流風歇絕。卒無有爲之收拾而振起之者。雖謂之無人可也。蓋天下兵革之氣方熾。主持於上者。既不遑修文而議道。而其經術醇雅之望。亦消磨殆盡。後生小有才者。或跳身於猴冠虎翼之間。畔爲異途。羣誚儒行之迂闊。而大雅亡矣。嗚呼。先王鄉教之法。失至使其士罔與修業。而顧欲輔助菁莪之化。復氣運於昌明者。恐未之有也。乙酉。余自吳返。賈子闕天下盛衰之意。

洛陽園記。

自淮陰歸。兩徐子相見。歎歎。言及雪園舊事。流連者久之。已而曰。吾四子可以社矣。是固吾雪園之幸而存者也。余曰。姑待之。大亂亦旣夷矣。天下之人才。其生育而長養之者。未可量也。學古行修。聰明淹貫之士。莫遂謂雪園無其人也。吾將求而益之。於是三年焉。而徐子憐唐者出。徐子宿儒也。是吾昔者雪園四

子之所未及收也。三子曰：可矣。余曰：固也。學古行修，聰明淹貫之士，莫遂謂雪園無其人也。吾將求而益之。於是五年焉，而宋子學成於燕，而以至。宋子年少有異材，是吾昔者雪園四子之所未及見者也。於是相與左之右之，朝夕而切磨之。又二年焉，而六子之社以成。侯子曰：吾昔者雪園四子，不可追矣。求之拾有猷擾鳥糞之妙。三年焉，而得一徐子焉。求之五年焉，而得一宋子焉。又二年焉，而合徐子、宋子與吾四子者，而乃爲六子焉。然則社之以六子名也，夫豈存乎見少哉。

從先王造士，士相見發論，獨拈本原，方見立社之宜。架空鋪敘，至末澹宕收足，潔甚。恭士

序事以拙以朴，所以大雅。○不立意見，據事直書，大家之文。靜子

明處士汪君墓誌銘

一段作誌之由。

明之末有汪處士嘉先者，年六十餘，寓家於宋，而身往來於吳越淮泗之間。有子有孫，而不肯就養，能爲何等勛力。

詩歌有高韻，而察其意常慘沮不樂。與余交至厚，言必出肺腑，無形迹嫌，而晏坐之頃，常口若囁嚅，有所

陳，已復色墨然而退。如此者二十年矣。乃一日，率其子若孫，長跪余之前，曰：嘉先，嬖人也。父旅於禾，而卒

汪家於婺，流寓於宋，葬其父於構李，層次曲折，只數語吸盡。

於禾誓心欲舉之先世之墓屬天下方有兵事失業而貧遂巡未果今老矣無可待矣倘必娶之返是終

無以葬吾父也將於禾兆焉懼非吾父志也違其志而復無以闢不朽其若人子何先生立言者也敢以

一段感慨

此等點應亦不難看其一氣吞攝全無絲毫滲漫

誌銘請余受狀讀而嘆曰處士孝子也其用心也深哉既老而猶奔走不肯就養者親未葬也意常慘沮

不樂者經營其事力苦於不逮而未嘗敢忘也若囁嚅有所陳者欲以誌銘託之余也輒墨然退者示其

不敢輕也蓋二十年如一日也處士孝子也余與孝子遊二十年而不知孝子余之過也敢不勉為誌以

一段生平

補過謹按處士狀曰君諱世清字仲虛號同水幼聰敏好學長有大志好遠遊弱冠入秦涉涇渭登岷岐

潔而不湊

入蜀放覽於瞿唐灩澦因愾然曰四海大矣安往而不適志哉人生貴則列驪富則鼎食且富而好行其

德大丈夫所為也太史公之傳貨殖有以也夫乃入樵李業魚鹽既饒有貲為其諸兄弟娶而撫其孤姪

帶點家世俱有神

又數推千金與其從子克忠有三猶子為令宰爭迎養之君皆勉以廉謹不干以私君雅好交遊有聲益

交遊之重

此一段忽入

能為詩董尚書其昌陳徵君繼儒皆與為友晚而遊上谷雲中道出梁園而病與余祖父交因顧謂嘉先

處筆下不測其至

曰此中可居也故其後遂家焉輿歸樵李仍賦詩自娛年七十一而卒娶方孺人繼娶張孺人并勤儉克

一段系胤。

次得波瀾

相其家。張孺人有至行。撫立一孤。姓與二庶子。皆過於己。子年五十有五卒。子三。孫八。曾孫二。汪姬。姓系

追敘家世

出於周。至漢有文和者。仕新安牧。爲江南始祖。唐時裔孫華與弟四人。俱以武功顯。封越國公。追封英烈

姬姓大阪與下本無段落。却似兩頓。

接上下。映甚。映而宕。有姿。

應

王。其後世有達人。至中元立墓大阪。相傳數百年。謂之大阪汪氏。今卜葬於禾。蓋自君始。嘉先擗踊大痛

一段應感慨。

以下似司馬遷。又似歐陽永叔。只略虛字宕起。

曰。吾乃使吾親遠吾祖。吾罪人也哉。吾罪人也哉。夫古也。墓而不墳。孔子東西南北之人也。葬其母。不知

墓而不墳。突見丰神。與汪姬姓下合來更腴。

其父。則殯於五父之衢。以俟之。苟附於身。而附於棺。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今汪氏之葬於禾。而不

放下。又入感慨。

反於葵也。蓋阻於兵燹也。以視世之無故而因循。或妄意求利其身。與其子孫。或徇於拘忌。而卒以暴露

其親而不葬者。其用心何如也。處士可謂孝子矣。銘曰。

惟禾於越。爲禹舊甸。惟日月明。惟霜露變。豈生之達而死之戀。地厚水深。云胡不奠。

首尾一片神氣激宕吞吐。吾見此文。其猶龍乎。恭士

參差離奇。所謂每變在顏者也。靜子

止賈三兄過禹州書

竊聞諸執事將以七月命駕禹州。祝修觀察者。僕私以爲過矣。執事行年六十。夙病未瘳。晨夕藥餌不能去口。步行三里則喘。乘馬十里則筋骨告瘁。呻吟之聲不絕。顧欲往返適此千里。何也。且七月秋陽方熾。雨潦時行。上冒炎毒。下苦溼蒸。執事自抱恙以來。習於調養方久。一旦驟出乎逆旅。飲食不以其度。而求腸胃不感其內。瘡痍不攻其外者。鮮矣。執事或曰。觀察與我同年故人也。禮不可失。情不可絕。固也。執事雅善詩。試於高臥之暇。追敘其生平締交之好。勉厲以德業盛大之務。期望以松栢岡陵之福。侑之以蘋蘩。盛之以筐筥。而命使者將焉。斯亦可已。不然。執事之同年故人。其在千里之內。百里之外者。固不止一觀察也。執事槩乎其不自行也。亦不聞一介行李。祝釐其間。而獨於觀察有加。是涉於重觀察而輕故人之嫌也。執事而有求於觀察也。即使其生長遼碣之間。官於嶺嶠之表。亦宜重繭負簪。冒險涉遠而謁之。何況禹州。倘其無求。古人固有大寒大暑不出者矣。風雨不出者矣。舉步卽遼闊也。何況乎往返千里。竊見執事數年間讀書樂道。達天知命。僕私心推崇之。以爲士君子師表。假之一命不加貴。累之千金不加

富其無求於觀察也必矣。故竊以爲此行過也。然又嘗聞之。執事颺言於徐宋二子曰。吾此行非徒祝觀。察也。禹州咫尺嵩嶽。吾將往遊焉。噫。天下佳山水。其可盡乎。執事昔嘗登岱嶽矣。即使今日遂遊嵩嶽。而華嶽固未之遊也。而恆嶽固杳遠而不可望。衡嶽固阻絕而不可尋也。竊謂執事老且病。卽果有名勝高閒之事。苟待於跋涉者。故宜姑且已。而況乎其不盡然也。執事幸裁可焉。不宣。

紆回容與恭士

凡八段曲折層出似昌黎諸書靜子

正百姓

王者欲治天下而不求正乎百姓。天下不可得而治也。百姓者。人主所恃以興立者也。人主恃以興立。則必先使其有以自立。苟不予之以可重之勢。而齊之以至一之術。則是其名甚賤而可恥。其實甚弱而可

七加二詭。確。快。說盡當世。

凌也。百姓之自救不暇也久矣。又烏能正之也哉。嘗觀世之衰也。其所以詭其百姓者有二。所以加其百姓者有七。不察乎七加。而欲絕其二詭者。未之有也。夫百姓皆以詭而免焉。爲得計。其心囂然若不終日。

人主將何以託根本。厚風俗乎。故天下之患莫大乎人樂改業。而以百姓爲不足爲。此明之所以亂也。明之百姓。稅加之。兵加之。刑加之。力役加之。水旱災祲加之。官吏之貪漁加之。豪強之吞并加之。是百姓一一片何其詳悉。

而所以加之者七也。於是百姓之富者。爭出金錢而入學校。百姓之黠者。爭營巢窟而充吏胥。是加者七。而因而詭之者二也。卽以賦役之一端言之。百姓方苦其積重而無告。而學校則除矣。吏胥則除矣。舉天下以是爲固然。而莫之問也。百姓之爭入於學校。而爭出於吏胥者。亦莫不利其固然而爲之矣。約而計之。十人而除一人。則以一人所除。更加之九人。百人而除十人。則以十人所除。更加之九十人。展轉加焉。而不可窮。爭詭焉而不可禁。天下之學校吏胥漸多。而百姓漸少。是始猶以學校吏胥加百姓。而其後遂以百姓加百姓也。彼百姓之無可奈何者。非死於溝壑。卽相率而爲盜賊耳。安得而不亂哉。夫百姓者。人提百姓字有主得之於天。而受之於祖宗。其關於國家至重也。天下之人。無事而爲百姓至安也。乃一旦荼毒之。若罪人。操切之。若輕草。使天下之人。一自知其爲百姓。則不覺其傷心而嘆。蹙額而愁。寢不能安魂。食不能下咽。父無以厝其子。夫無以保其妻。此何爲者也。議者猥曰。富而亂。鬻宮者有禁。黠而叢公門者有禁。庶乎

區處。

可以一之。嗚呼。不圖其本而欲制其末。吾見其無術也。吾能使天下不見百姓之辱。斯不慕學校之貴矣。漢足也。

正百姓無他奇。只使百姓得安爲百姓耳。故俱引三代與

吾能使天下不見百姓之苦。斯不慕吏胥之樂矣。嘗讀豳風之篇。見其區處其百姓者。家室之計。至完以固。歲時之養。至周以悉。而猶恐其隔絕也。則又使之躋堂獻酒。而區區疾苦之情。何患其不通。積輕之勢。何患其不振乎。然後知三代之主立國數百年。其百姓皆相與安其分。而終身無可搖奪之憂者。蓋致之有由也。若以爲吾儕百姓。苟不至於作姦而犯科。固已自立有餘矣。而又何需乎其他哉。故百姓之業。自有餘者也。無藉於人主也。而人主不爲之正其實。則所業內喪。不爲之正其名。則所業外徙。不可不察也。先王之制。百姓之孝弟力田者。升爲士。士之入官者爲吏。其踰此者。則爲游民。至兩漢猶沿其意而守之。非獨以慎此二者。蓋深求乎百姓之衆多。而防其漸少也。當其時。士不耀其民。民亦不敢冒爲士。吏不欺其民。民亦不願苟爲吏。使天下隱然知百姓之爲重。而患根本不固。風俗不醇者。吾不信也。嗚呼。百姓者。治亂所由出也。彼其詭於學校與吏胥也。非遂亂也。而自其不安百姓之分。而推極之。則大亂之道也。其詭於學校與吏胥者。特富而黠者之所爲也。天下之百姓。不盡皆富。亦不盡皆黠。而又非此無以自立。倘

以下極盡宛委。

不肯坐以待斃。固無所不爲矣。而要之非百姓意也。其勢有不得已也。故曰。王者欲治天下。而不求正乎百姓。天下不可得而治也。

目前之感於衷特深。痛切言之。悲憤言之。無不真切如畫。恭士

額吏胥

今天下吏胥之橫。何其甚也。雖少。猶當有以額之。而況其多乎。夫以吾君吾相。朝夕所講求之法。日夜所撫循之民。厲精而施之。跛予而望其治。乃一旦蠹且壞焉於羣吏胥之手。朝廷之上。大聲疾呼。三令五申。遂熟視而無如之何。此其故何也。違令之誅不嚴。而容匿之藪不破也。蘇軾曰。天下之人。有甘於自棄爲惡。甚毒而不可解者。吏胥之謂也。古之馭吏胥也。必有選而任之之道。所謂掾屬者是已。學而後入。材而後試。其賢能略與其官長等。非鄉里所舉者。則不得當也。故其途不雜。其數不可多設。其人亦自愛惜。勉厲於功名之路。有士君子之風。今則不然。姦猾者爲之。無賴者爲之。犯罪之人爲之。縉紳豪強之僕逃叛之奴爲之。吏胥之子孫相沿襲。親若友相援引者。更迭爲之。凡若此者。豈復有毫末之餘地哉。是以鷄鳴

曲盡。

轉得好。

而起。孳孳爲不善。不擇人而食。不擇科而犯。以是爲應然也。嗚呼。吏胥之固結也久矣。爲之官長。有能如

病根。

唐之柳公權。明之況鐘者。不旋踵而制其死命。駢尸於市。庶乎其可也。而精明強固者少。關茸啗利者衆。寫一時官長制骨。

初聞其說。亦未嘗不驚且怒。旣而翫焉。以爲是固吾之左右也。浸假而備顧問。浸假而寄腹心。託爪牙。藉以營其私囊。夫且四顧躊躇。以爲吾非吏胥。誰與爲理。是一郡嘗有數守。一縣嘗有數令也。旣已有吏胥矣。而吏胥又各有貳有副。或一人而兩役。或一役而數名。莫不親近其官長。而以招搖於鄉里。曰。我吏胥也。縣有吏胥焉。郡有吏胥焉。郡縣之佐貳有吏胥焉。其郡縣之人。又有叢蔽於諸道。而爲吏胥者焉。縱橫巡按之署。盤踞督撫之衙。而爲吏胥者焉。嗚呼。天下之官冗。而吏胥日以夥。每縣殆不止千人矣。以三百計。是一城社之中。而有三百狐與鼠。一郊原之中。而有三百虎與狼也。其凶焰之所及者。或代之役代之稅。或無故而魚肉。有事而勾攝。疾首痛心者幾何人。吞聲飲泣者幾何家。是更吏胥一。而受其害者且百也。今天下大縣以千數。縣吏胥三百。是千縣則三十萬也。一吏胥而病百人。三十萬吏胥。是病三千萬人也。天下幸無盜賊之擾。水旱之災。小康無事。而日有三千萬人不得其所。吁。亦大可爲寒心也哉。此皆無

痛快。

以額之之過也。近者數有裁革之詔，亦稍稍奉行之。然今日汰而明日復矣。巡按之署撤，而督撫取而用之矣。吏胥之有罪者，縣發覺之，則入於府；府發覺之，則入於道；道發覺之，則入於院。至於院而人不敢復問，向之所爲府者縣者，轉而與之抗禮。道者降而接之以溫顏，是其不可向邇之勢。始猶處於降殺之間，而其後乃反驅之於積重之地。彼大吏之不賢者，無論其賢者持己有節，而御下無術，吏胥乘其峻刻之

目擊心傷·言之鑿鑿·

風，威猛之性，以市其重權，而取民間之財，顧有倍蓰於往昔者矣。嗚呼！從來天下之亂，固氣運爲之。有洪水之害，有猛獸之害，有暴君之害，豈今之氣運在吏胥耶？夫以朝廷之尊，立意欲革一事去一人，易置大將，如呼小兒，罷遣卿相，朝下而夕出國門，獨於吏胥之至微賤，額而限之，易若舉手，乃若泰山之不可拔，決水之不可禦，天下之患，未有壅蔽因循，怠廢不舉。至於此極者，此其故何也？不悉其不額之弊，與必額

屹然數言·勢爲之大·

之之法，雖欲額之而不可得也。不額之弊在官不在吏，必額之之法，亦在官不在吏。不額之弊有三，而額之之法，維一。官之不能而畏事者，以爲吏胥之多，非自吾始也。吾姑仍之，且觀望其他者之未盡汰焉。交相觀望，而吏胥卒以自若。此其弊一也。月而閱其簿，朔望而稽其名，奉令而裁之，榜而示之，陽以虛文塞

刺開

責而陰據其金錢，還之以故物，此其弊二也。去者去矣，而留者未去，彼此營護，而以浸潤其官長，三窟之免，百足之蟲，必濟其黨，與之私而後已，此其弊三也。夫朝廷而不知吏胥之弊也，倘其知之，而下之令曰：額吏胥原無難，前已說，不如朝廷之去人，只如此曲劃已足。

是皆有額踰三人者，其官謫踰五人者，其官削踰十人者，其官殺無赦，彼吏胥之爲惡而不顧其死者，固

一引喻自委

一掉妙

有之矣，亦有官代其吏死者乎？周書曰：刑罰世輕世重，當其積弊，非重法無以制之。夫殺一人焉，而舉天下三千萬人咸受其福，雖堯舜用心，不過如此，而豈其爲商韓之峻也哉。

了然於心，了然於手。恭士

二策指陳利弊，剴切不讓敬輿，而行文變化奔軼，眉山父子間定當置一座，然恐長公策別，猶未盡如其痛快也。古今人不相及，斯言誠誑我耳。○其好處只是一字，曰達。爾黃

重學校

今與古之相反，名與實之不相副，蓋未有如學校之甚者也。古之學校，所以養才，而今以收不才，名徇其舊，似甚貴，而實失其據，則甚辱。久之穢濫而無可別，并其名亦不足貴，則何以興天下之學，而成天下之

每接處突起。文甚奮揚。

材也。天下之學不興。天下之材不成。雖聖人無以致治。欲反其道。必自重學校始。夫設學校於此。必其才者入。不才者不得入。是才者有以自見。而不才者無所容。倘其雜然并進。是才與不才混也。才與不才混。而天下之才者少。不才者多。是才無以勝不才也。才無以勝不才。其勢必盡化爲不才。而後止。嗚呼。舉好力量。

天下之學校。盡化爲不才。朝廷猶曰。吾養士於此。而他日將以大用之也。豈不誤哉。然則重學校者。必清

起得又好。

其非學校者而後可也。清其非學校者。必嚴其督學校者而後可也。天下之士至衆。天下之學校至廣。今槩曰不才。則學校者怒。而督學校者惑。嗚呼。徒沿其名。而不察其實。誠無以塞其怒。而解其惑也。往者士之遊於校者。十年五年之積累。視其學。而其一曰之短長。視其文。進之者慎。而退之者嚴。蓋有公卿之子弟。望泮宮而不得入。既入而不免於黜革者矣。而況乎商賈富人之資。與隸厮養之賤者哉。今之遊於校者。亦視其積累。與其短長。然而昔之所積者才。而今之所積者財也。昔之短長。才有一定之優劣。而今

適然字妙。今之奴隸。盡朝財而夕才也。

忽然詮釋波瀾妙。然詮釋更妙於精鑿。

之短長。財有適然之厚薄也。才茂於人。謂之茂才。才秀於人。謂之秀才。古之制也。今則謂之請託。熟於人。而賄賂先於人。可乎。自明之中葉。而督學者患在請託。明之末季。患在賄賂。至於賄賂之盛行。而數百金

者爲之。數十金者爲之。甚而至於數金者亦爲之。其有擔石之儲。自乞人以上。無不侈然爲子衿者。葵丘

此等實落點綴。最添文字精神。

之田。父朝市其一牛。而夕以三子入於庠。嗚呼。士之賤不一牛若。而舉世習於不知恥。風化之壞。可爲痛

頓句。

哭流涕者此也。夫苟有其爲之之具。則以卿大夫之奴。郡縣之隸爲之。而無以禁也。且旣爲之。而猶不除

似五十百步之喻。俛仰欲絕。

回合。敘此數輩妙。

役。牙狙市獍之徒。戎卒之伍爲之。而無以禁也。且旣爲之。而猶不徒業。然以其非此數者。而指而擯之。曰。

爾奴也。隸也。爾狙獍而卒伍也。而彼有所不服。何也。以爲我之所不能者。爾亦不能。而爾之所爲有其具

點。

者。我亦得而有之也。往歲校士而兵譁。毆士幾死。其將方且擁大纛於中衢。睨而命之曰。夫夫也。學校者

也。當笞夫夫也。非也。當免。宋之十郡縣之士。數千餘人。舉皆膝行匍匐。甘心受之。卒無有起而與之抗者。

破此兩端假借。直使無懸閃。

說者以爲士氣之靡。而不知其有以致之也。兵不識丁。而士亦多不識丁。鎮將鞭箠我分也。又豈有名實

說出關係。

之異哉。嗚呼。學校之積輕。至不可以盡言。而猶欲以姑息爲有恩寬假。爲有禮。則是天下之穢者。終無時

而清。天下之濫者。終無時而裁也。故慎之而又慎。所以明異也。嚴之而又嚴。所以示尊也。盡去天下之不

才而後真才見。雖得一真才，而不以爲不足也。雖去數百千之不才，而不以爲過也。今者大縣之弟子，殆

合

法度之懷

時弊言之雪亮。盡今日無廉恥之督

不下二千人。中小縣亦各千餘人。此何爲者也。且也有進而無退，其進也無論。試士與不試士，寸檄尺符

學矣。

隨手而下，其退也無幾。又不終朝提掇而復之，攀附夤緣，決歲不絕。彼督學者非不知也，因循之見，狃於

前而貪利之心橫於後。前人之教後人，若貽以規矩。後人之守前人，若奉爲律令。吁！其所由來者漸矣。然

此令真妙，更妙退也無制。

則必何如而後可也。曰：舉明臣張居正之舊令而力行之，其進也有制。大縣必四十人，中縣必二十五人，

舉此實足興學校矣。精盡可見之施行，能此則源流何一之不清。廟謨宜急講也。

小縣必十五人。其退也無制，百人不稱則退，百人千人不稱則退，千人無容僞，容僞者褫不旋踵。無姑徇，

此一着杜隙精

姑徇者，罰不移刻，以作養之意，而寓澄汰之權。以文章之事而行軍旅之法，庶乎其可矣。而其要則尤在

絕。必如此纔無剩義。

不抹倒德行。一住却

勿以文藝爲浮華，而以德行爲借口。蓋其所可飾者行也，而其所不可飾者文也。今使恃其財力，以亂其

要從文字求之。特識。何等作用。

名實，而使人保而舉之。曰：此德行者也。則督學者必俟論定於歲月，而無由一旦以知其然否。設使人保

而舉之，曰：此文章者也。取而試之，閱其數語，不終卷而瞭然矣。夫然後察之，曰：之子也，得無佻達者乎。而

士行亦可以飭矣。故舍文而論其行者，奔競之端也。既論文而後察其行者，齊一之術也。天下固有文學

快絕。

又忽入此文甚橫。

聖賢大道，卓然垂世。

而無德行者，未聞不文不學，而有德行者，道德發聞之謂德，百行卓越之謂行，是文學之所不及也。非謂

快絕。

其遺文學也。且有人於此，策之以經而不對，考之以文而不能問之，以字而不識，無論其實不長者，即果

確。

快絕。

然矣。亦不過市井之愿，擾鋤之老耳。朔望讀法，舉而旌之，里正之事，邑宰之職也。而奈何冒之以學校之

波瀾繁繞作收，此等篇不知此不得也。

名也。或曰：學校所以養士也。居正刻覈之法，非先王寬大之澤。夫士苟才而賢，即居之以夏屋，而享之以

大烹，古之人不以爲泰。不然，育才之地，而今沿以爲惠濟之局，豈不亦羞朝廷而輕當世之士也哉。

子瞻論辭達而已矣之說，曰：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爾黃以此評朝宗諸策，真足以當之矣。更

愛此篇。行文又在前二作上，其筆下提頓緩急，識者自曉。至言之碩畫，今日可用，千年可傳，豈非不朽

之作。恭士

